

# 致正古文觀止

言  
文  
對  
照

精  
校  
詳  
註

姚 稚 翔 譯 註

· 基 本 國 學 讀 本 ·

秀 水 沈 衛 太 史 鑒 定



春 明



春 明 書 店  
精 印 本



卷二 秦文

蘇秦以連橫說秦

國策

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曰：「大王之國，西有巴蜀漢中之利，北有胡貉代馬之用，南有巫山黔中之限，東有殽函之固，田肥美，民殷富，戰車萬乘，奮擊百萬，沃野千里，蓄積饒多，地勢形便。此所謂天府，天下之雄國也。以大王之賢，士民之衆，車騎之用，兵法之教，可以并諸侯，吞天下，稱帝而治。願大王少留意，臣請奏其效。」秦王曰：「寡人聞之，毛羽不豐滿者，不可以高飛；文章不成者，不可以誅罰；道德不厚者，不可以使民；政教不順者，不可以煩大臣。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庭教之，願以異日。」蘇秦曰：「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。昔者神農伐補遂，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，堯伐驩兜，舜伐三苗，禹伐共工，湯伐有夏，文王伐崇，武王伐紂，齊桓任戰而霸天下。由此觀之，惡有不戰者乎？古者使車轂擊馳，言語相結，天下爲一約從。連橫，兵革不藏，文士竝飭，諸侯亂惑，萬端俱起，不可勝理。科條既備，民多僞態，書策稠濁，百姓不足，上下相愁，民無所聊。明言章理，兵甲愈起，辯言偉服，戰攻不息，繁稱文辭，天下不治，舌敝耳聾，不見成功，行義約信，天下不親。於是乃廢文任

武厚養死士，綴甲厲兵，効勝于戰場。夫徒處而致利，安坐而廣地，雖古五帝、三王、五霸，○明主賢君，常欲坐而致之，其勢不能，故以戰續之。寬則兩軍相攻，迫則杖戟相撞，然後可建大功。是故兵勝于外，義強于內，威立于上，民服于下。今欲并天下，凌萬乘，○詘○敵國，制海內，子元元，○臣諸侯，非兵不可。今之嗣主，忽于至道，○皆悟○于教，亂于治，迷于言，惑于語，沈于辯，溺于辭。以此論之，王固不能行也。」「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，黑貂之裘敝，○黃金百斤盡，資用乏絕，去秦而歸。嬴滕履躡，○負書擔囊，形容枯槁，面目黧，○黑，狀有愧色。歸至家，妻不下紉，○媵○不爲炊，父母不與言。蘇秦喟然歎曰：「妻不以我爲夫，媵不以我爲叔，父母不以我爲子，是皆秦之罪也！」乃夜發書，陳篋數十，得太公陰符，○之謀，伏而誦之，簡練以爲揣摩。○讀書欲睡，引錐自刺其股，血流至足。曰：「安有說人主，不能出其金玉錦繡，取卿相之尊者乎？」期年，○揣摩成。曰：「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！」於是乃摩燕烏集闕，○見說趙王，○於華屋之下，抵掌而談。趙王大說，封爲武安君，○受相印。革車百乘，錦繡千純，○白璧百雙，黃金萬鎰，○以隨其後。約從散橫，以抑強秦。故蘇秦相于趙，而關不通，○當此之時，天下之大，萬民之衆，王侯之威，謀臣之權，皆欲決於蘇秦之策。不費斗糧，未煩一兵，未戰一士，未絕一弦，未折一矢，諸侯相親，賢於兄弟。夫賢人任而天下服，一人用而天下從。故曰：「式○于政，不式于勇；式于廊廟，○之內，不式



于四境之外。當秦之隆。黃金萬鎰爲用，轉轂連騎，炫燿。於道，山東之國，從風而服，使趙大重。且夫蘇秦特窮巷掘門，桑戶棊樞之士耳。伏軾擗銜，橫歷天下，庭說諸侯之主，杜左右之口，天下莫之仇。將說楚王，路過洛陽，父母聞之，清宮除道，張樂設飲，郊迎三十里。妻側目而視，側耳而聽；嫪蛇行匍伏。四拜自跪而謝。蘇秦曰：「嫪何前倨而後卑也？」嫪曰：「以季子位尊而多金。」蘇秦曰：「嗟乎！貧窮則父母不子，富貴則親戚畏懼。人生世上，勢位富厚，蓋可以忽乎哉！」

【註釋】

○蘇秦，戰國時洛陽人。連橫，連六國之交以事秦，蓋東西爲橫，秦地偏西，六國在轂山函谷關之東，故云連橫。說音稅，以言語喻人使從己也，下同。惠王，孝公子，自稱爲王。○巴，國名，後滅於秦，置爲巴郡，在今四川東偏蜀。○古蜀國，秦改爲郡，在今四川西北部。漢中，楚地。

秦置爲郡，在今陝西西南及湖北西北之境。○胡，北狄通稱，貉音鶴，獸名，形似狸，毛深厚，溫滑可爲裘。代，卽幽州，古十二州之一，在今山西及河北西北境，其地多產馬。○巫山，山名，在今四川巫山縣東，黔中本楚地，在今湖南北部及貴州東境。○限，界限也。○轂，山名，在今河南洛寧縣北，西北接陝縣，東接滎池，地勢險阻，可以拒敵。○函，函谷關，在今河南靈寶縣東南至轂山，西至潼津，統名函谷。○奮擊，謂士卒之能奮起以擊者。○沃野，肥沃之曠野。○文章，法令也。○使民，驅民而使之戰。○煩，煩大臣，勞大將於外。○神農，古帝名，教民務農者，補遂古國名。○黃帝，古帝名，姓公孫，生于軒轅之丘，故又號軒轅氏。涿鹿，山名，在今河北涿鹿縣東南，禽與擒通。蚩尤，黃帝時之諸侯，暴虐無道。

黃帝徵諸侯之師征之，戰於涿鹿之野，遂擒而戮之。豈音擬。○曠兒，唐堯時人，與共工朋比爲惡，故堯伐之。驩音歡。○三苗，卽有苗，古國名。特衆，衆亂。舜攝位時，伐之而獲其君於三危。○共工，卽顓頊時共工氏之子孫，爲四凶之一，舜命禹伐之，共同恭。○卽伐夏桀。

○崇，崇侯，虎商紂嬖士，助紂爲虐，故文王伐之。○商紂，暴虐，武王伐而滅之。○齊桓，卽齊桓公，任用也，下任武同。霸，諸侯之長。○轂車輪中心圓木，所以利行者。擊馳，相擊而馳。謂使者往來之多。○約從，謂合弱小以抗獨強，卽合齊楚燕趙韓魏六國以拒秦。從，與

秦文 蘇秦以連橫說秦



呢。現在請大王稍加注意，讓我來說明它的功效罷！」秦王道：「我會聽得說：毛羽不會豐滿的，不可以高飛；法令不會妥善的，不可以用刑罰；道德不會修明的，不可以差使百姓；政教不會昌明的，不可以煩勞大臣。如今先生居然不遠千里的來登庭指教我，但願等到將來再說罷！」蘇秦道：「我本來疑惑大王是不能採取我的計劃的。從前神農氏攻打補遂，黃帝攻打涿鹿地方而擒獲蚩尤，唐堯攻打驩兜，虞舜攻打三苗，夏禹攻打共工，商湯攻打夏桀，周文王攻打崇侯虎，周武王攻打商紂，齊桓公用了戰爭而稱霸於天下，從這樣看來，要想兼併天下，那有不戰的道理呢？古時使者的車輛相擊而馳，各國都用言語互相結約，天下就統一起來。後來約縱連橫，便常常要用兵卒作戰；文士互相巧飾，諸侯的見解於是混亂疑惑；萬事因此發生起來，繁複得竟難以治理了；法令固然完備，可是百姓愈多虛偽的態度；文書策籍的衆多而雜亂，百姓反覺不足；君臣互相憂愁，百姓無所依賴；愈講明顯的說話和明顯的道理，兵甲的事情愈多；能言善辯，儒者盛服的人愈多，戰爭愈加不能停止；愈講書籍上的道理，天下卻反而不能治理；雖是說者的舌也疲勞了，聽者的耳也聾了，仍舊看不見有什麼成功；儘你行仁義的事，結信任的約，天下總不能相親。於是就廢棄文治，任用武備，厚養那些勇敢之士，縫好了甲冑，磨礪了兵器，決勝在戰場之上。須知無所作為而想獲得利益，安坐不動而想增廣土地，雖是古時的五帝三王、五霸，以及賢明的君主，常常想達到這樣的願望，然而情勢卻辦不到，所以只得用戰爭來解決它。兩軍的地方距離得遠的，便互相攻伐；距離得近的，便用杖戟來互相撞擊，這樣纔能建立偉大的功業。所以兵在外面打勝仗，君主在國內行仁義；國家的威望既立，下面的百姓自可服從了。現在想併吞天下，侵奪王位，折服敵國，統治海內，親愛百姓，臣服諸侯，那是決計非兵不可的。如今繼世而為君的，忽略了用兵的道理，都昏亂於政教，迷惑

於言語，沈溺於辯論和辭令，照這樣說起來，君王本來是不能實行我的意見的啊！」

蘇秦游說秦王的奏章，上了十次，可是他的學說終究不能實行。弄得黑貂的皮衣已破，百斤的黃金也盡了，旅費用完，只得離了秦國回家。腿上裹着縲腿布，腳上穿着草鞋，背上背了書，肩上挑了擔，形容憔悴，面目黃中帶黑，有一副慚愧的樣子。回到了家裏，他的妻子並不離開織機來迎接他，嫂子也不給他燒飯，父母也不和他講話。蘇秦長嘆了一聲道：「唉！妻子不當我是夫，嫂子不當我是叔，父母不當我是子，這都是我自己的不好啊！」於是在夜裏把書箱中的幾十部書檢出來，得到姜太公所著的一部陰符兵法，便伏案誦讀，揣摩時勢，研究熟習，在讀書讀得倦極要睡的時候，就拿了錐子刺着自己的大腿，腿上的血流到了腳邊，說道：「豈有游說人主，卻不能叫他拿出金玉錦繡來賜贈，讓我得着公卿宰相的尊貴麼？」隔了一年，揣摩已成，蘇秦說道：「這真可以去游說當代的君主了。」於是就經過燕烏集闕的地方，去見趙王，游說於高大華麗的房屋之下，拍手高談。趙王很是歡喜，就封他爲武安君，受那相印，給他兵車一百輛，錦繡一千匹，白璧一百雙，黃金二十萬兩，拿來跟在他的後面；就此訂立合縱的約，解散連橫，去抑制着強盛的秦國。所以蘇秦在趙國做宰相，那函谷關便不和秦國相通。當這個時候，天下的廣大，百姓的衆多，王侯的威武，謀臣的權能，都要取決於蘇秦的政策。不會費過了一斗糧餉，不會疲勞過一個兵卒，不會戰過一個將士，不會斷過一條弓弦，不會折過了一枝箭矢，可是諸侯的親愛，比兄弟還要好多呢。因爲賢人在位，天下的人民都歸服他；一人用事，天下的諸侯都聽從他。所以有句話道：「要圖霸業，只須把策略用於政治，不必用於勇武；只須用於朝廷裏邊，不必用於國境外面。」當蘇秦聲勢盛大的時候，有黃金萬鎰供他的應用，車馬連接，顯赫於道路之上，轂山以東各國，莫不從風悅服，推

尊趙國爲縱主。況且蘇秦不過是一個住在陋巷裏，鑿牆做門，桑木做戶，以屈木做門樞的屋子裏的寒士罷了；他乘了車輛，騎着馬兒，游歷天下，到各國的朝廷裏去游說諸侯，塞住左右之口。天下的人，竟沒有一個抵得過他的。

蘇秦將要游說楚王的時候，路過洛陽，他的父母聽見了，便灑掃房屋，清除道路，舖張了音樂，陳設了酒具，在城外三十里的地方迎接他；妻子側着眼睛看他，側着耳朵聽他；嫂子伏在地上不敢直行，拜了四拜，長跪謝罪。蘇秦道：「嫂！從前你爲什麼那樣的傲慢，現在卻對我這樣的恭敬呢？」嫂答道：「因爲你勢位尊貴，並且有很多的黃金啊。」蘇秦嘆了一聲道：「咳！貧窮了，那末父母就不當我兒子；富貴了，那末親戚就會見我畏懼；這樣說來，一個人生在世界上，對於勢力名位和金錢，那裏可以不看重呢！」

### 司馬錯論伐蜀

國策

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。○司馬錯欲伐蜀。○張儀曰：「不如伐韓。」王曰：「請聞其說！」對曰：「親魏善楚，下兵三川。○塞轅轅，緱氏之口，當屯留之道。○魏絕南陽，楚臨南鄭。○秦攻新城，宜陽以臨二周之郊，誅周主之罪。○侵楚之地。周自知不救，九鼎寶器必出。據九鼎，按圖籍，挾天子以令天下，天下莫敢不聽，此王業也。今夫蜀，西僻之國，而戎狄之長也。敝名勞衆，不足以成名；得其地，不足以爲利。臣聞爭名者于朝，爭利者于市；今三川，周室天下之

市朝也，而王不爭焉。願爭於戎狄，去王業遠矣。司馬錯曰：「不然。臣聞之：欲富國者，務廣其地；欲強兵者，務富其民；欲王者，務博其德。三資者備，而王隨之矣。今王之地小民貧，故臣願從事于易夫蜀，西僻之國也，而戎狄之長也，而有桀紂之亂，以秦攻之，譬如使豺狼逐羣羊也。取其地，足以廣國也；得其財，足以富民；繕兵不傷衆，而彼已服矣。故拔一國，而天下不以爲暴；利盡四海，諸侯不以爲貪；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，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。今攻韓，劫天子，劫天子，惡名也，而未必利也；又有不義之名，而攻天下之所不欲，危臣請謁。其故周，天下之宗室也；韓，周之與國也。周自知失九鼎，韓自知亡三川，則必將二國并力合謀，以因乎齊趙，而求解乎楚魏，以鼎與楚，以地與魏，王不能禁。此臣所謂危，不如伐蜀之完也。」惠王曰：「善！寡人聽子。」卒起兵伐蜀，十月取之，遂定蜀。蜀主更號爲侯，而使陳莊相蜀。蜀既屬秦，秦益強，富厚，輕諸侯。

【註釋】

○司馬錯，戰國時秦人。張儀、魏人與蘇秦同師鬼谷子，以連橫之策說六國，始相秦，後相魏。秦惠王、孝公之子。○蜀，黃帝所封。

國於今四川成都縣。周衰，蜀主蠶叢始稱王。○三川，河洛伊。○輾轅山，在今河南鞏縣西南。音患。緱氏山，在今河南偃師縣南。音鈞。

○屯留地名，在今山西屯留縣。○南陽，在今河南南陽縣。○南鄭，在今河南新鄭縣西北。○新城，今河南洛陽縣有新城故城。宜陽，在今河南宜陽縣東。○二周，東周西周。○謂滅韓，則周無可蔽，可以兵劫之，而討其罪。○禹鑄九鼎，爲傳國之器。桀有昏德，鼎遷於商，商紂暴虐，鼎遷於周，成王定鼎於郊鄆。○戎，古稱西方之種族；狄，古稱北方之種族。○名，當作兵。敵兵，謂疲勞其兵士。○三賞，謂富

國，強兵，王天下。○繕兵，治兵也。○四海，稱四夷。爾雅釋地：「九夷八狄，七戎六蠻，謂之四海。」○謁，告也。○與國，相與交善

之國。○陳莊，秦人。○輕諸侯，輕視諸侯，以諸侯爲不足畏。



【語譯】

司馬錯和張儀在秦惠王的面前爭論。司馬錯要攻打蜀國，張儀道：「不如去攻打韓國的好。」惠王道：「請你們把理由說給我聽。」張儀道：「我們先親近了楚國，和好了魏國，出兵到伊洛河三川的地方，堵塞了轅轅緱氏的要口，當住了屯留的道路，那時魏國堵絕南陽，楚兵臨於南鄭，秦兵攻打新城宜陽，直到東西二周的城外，聲討周主的罪狀，再去侵襲楚魏的地方，周朝自知無法挽回，那末寶貴的九鼎，必定可以獻出了。我們得了九鼎，按照地圖及戶籍，借了周天子的名義去號令天下，天下都不敢不聽我的命令，這真是王業啊！至於蜀國，是西方偏僻的國家，而是戎狄的領袖，我們疲勞了兵士，煩勞了民衆去攻打他，也不能夠成就什麼名望，就是得了他的土地，也是沒有什麼利益的。我聽說爭奪名望的要在朝廷上，爭奪利益的要在市場上；現在三川和周室，是天下的市朝，可是君王不去爭奪，反而去和戎狄爭奪，那是離開王業很遠了！」

司馬錯道：「不是這樣的。我聽說要想富國的，必須要推廣他的土地，要想強兵的，必須要富足他的人民；要想稱王於天下的，必須要博施他的德行。這三件事情完備了，那麼稱王於天下的事業，自然會跟着成就了。現在君王的土地狹小，人民窮困，所以我情願把容易的事情先辦。講到那蜀國，是西方偏僻的國家，而是戎狄的領袖，並且還有夏桀商紂的昏亂，用秦國的兵力去攻打他，那是彷彿差了豺狼去驅逐羣羊一般。得了他的地方，能夠推廣我國土，得了他的財物，能夠富足我人民；只要修整了軍備，不必去勞傷民衆，蜀國就早已降服了。所以滅了一國，天下的人都不以為暴虐；收盡了夷狄的珍藏，諸侯都不以為貪鄙；這是我們做了一件事情，卻可名利雙收，並且還有除暴止亂的美名哩。現在要去攻打韓國，威脅天子，威脅天子，是惡劣的名聲呀，並且也未必有什麼利益啊，還要受到那不義的名聲；所以要去攻打那人家所不願攻打的周室，真是十分危險！如

今我再來說明他的原因：原來周是天下所共仰的，韓是周的親善之國，周自知要失掉九鼎，韓自知要失掉三川，那末兩國必定要協方着一同計劃，一面聯絡了齊趙，去求楚魏的解救，把九鼎給楚，把土地給魏，那是君王所不能禁止的。因此我說他危險，不如伐蜀的穩妥呀。秦惠王道：「對的，我聽從你的意見。」終於領了兵去伐蜀，隔了十個月，得了他的地，就此平定蜀國。蜀國的君主改稱爲侯，派了陳莊做蜀相。蜀既歸附，秦更強盛，富足殷厚，就把諸侯看輕了。

### 范雎說秦王

國策

范雎至，秦王庭迎。范雎敬執賓主之禮。范雎辭讓。是日見范雎，見者無不變色易容者。秦王屏左右，宮中虛無人。秦王跪而進曰：「先生何以幸教寡人？」范雎曰：「唯唯。」有間，秦王復請，范雎曰：「唯唯。」若是者三。秦王曰：「先生不幸教寡人乎？」范雎謝曰：「非敢然也。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，身爲漁父，而釣於渭陽之濱耳。若是者交疏也已，一說而立爲太師，載與俱歸者，其言深也。故文王果收功于呂尚，卒擅天下，而身立爲帝王。鄉使文王疏呂望而弗與深言，是周無天子之德，而文武無與成其王也。今臣羈旅之臣也，交疏於王，而所願陳者，皆君臣之事，處人骨肉之間，願以陳臣之陋忠，而未知王心也，所以王三問而不對者，是也。臣非有所畏而不敢言也，知今日言之於前，而明日伏誅於後，然臣弗敢畏也。大王信行臣之言，

死不足以爲臣患，亡不足以爲臣憂。漆身而爲厲，<sup>①</sup>被髮而爲狂，<sup>②</sup>不足以爲臣恥。五帝之聖而死，三王之仁而死，五霸之賢而死，烏獲<sup>③</sup>之力而死，賁育<sup>④</sup>之勇而死。死者，人之所必不免，處必然之勢，可以少有補於秦，此臣之所大願也。臣何患乎？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，<sup>⑤</sup>夜行而晝伏，至於菱夫，<sup>⑥</sup>無以餬其口，膝行蒲伏，<sup>⑦</sup>乞食於吳市，卒興吳國，闔閭<sup>⑧</sup>爲霸。使臣得進謀如伍子胥，加之以幽囚，<sup>⑨</sup>不復見，是臣說之行也。臣何憂乎？箕子、接輿，<sup>⑩</sup>漆身而爲厲，被髮而爲狂，無益於殷楚。使臣得同行于箕子、接輿，可以補所賢之主，是臣之大榮也。臣又何恥乎？臣之所恐者，獨恐臣死之後，天下見臣盡忠而身蹶，<sup>⑪</sup>也，因以杜口裹足，<sup>⑫</sup>莫肯向秦耳。足下上畏太后<sup>⑬</sup>之嚴，下惑姦臣<sup>⑭</sup>之態，居深宮之中，不離保傅<sup>⑮</sup>之手，終身闇惑，<sup>⑯</sup>無與照奸。大者宗廟滅覆，小者身以孤危，此臣之所恐耳。若夫窮辱之事，死亡之患，臣弗敢畏也。臣死而秦治，賢于生也。」秦王跪曰：「先生，是何言也！夫秦國僻遠，寡人愚不肖，<sup>⑰</sup>先生乃幸至此，此天以寡人恩<sup>⑱</sup>先生，而存先王之廟也。寡人得受命于先生，此天所以幸先王，而不棄其孤也。先生奈何而言若此！事無大小，上及太后，下至大臣，願先生悉以教寡人，無疑寡人也。」范雎再拜，秦王亦再拜。

【註釋】

① 范雎，戰國時魏人。至，由魏至秦。雎，音雖。 ② 秦王，卽昭王。燕王孫，庭迎，降階而迎。 ③ 賁，音丙，除去。左右，謂親近之臣。 ④ 唯，應諧之辭。 ⑤ 有間，謂相隔不多時。 ⑥ 臯，音技，長跪。 ⑦ 呂尚，卽太公望。 ⑧ 涓陽，涓水之陽。按陽者，水之北也。 ⑨ 大師，三公之最尊者。 ⑩ 太公爲武王之師，故有此稱。 ⑪ 鄉使，假設之辭，猶言假使。鄉，讀若向。 ⑫ 匡，輔助。 ⑬ 行臣，卽羈旅之臣。 ⑭ 漆身，以漆聚其身。厲，音

唯，應諧之辭。

⑮ 有間，謂相隔不多時。 ⑯ 臯，音技，長跪。 ⑰ 呂尚，卽太公望。 ⑱ 涓陽，涓水之陽。按陽者，水之北也。 ⑲ 大師，三公之最尊者。 ⑳ 太公爲武王之師，故有此稱。 ㉑ 鄉使，假設之辭，猶言假使。鄉，讀若向。 ㉒ 匡，輔助。 ㉓ 行臣，卽羈旅之臣。 ㉔ 漆身，以漆聚其身。厲，音

唯，應諧之辭。

① 有間，謂相隔不多時。 ② 臯，音技，長跪。 ③ 呂尚，卽太公望。 ④ 涓陽，涓水之陽。按陽者，水之北也。 ⑤ 大師，三公之最尊者。 ⑥ 太公爲武王之師，故有此稱。 ⑦ 鄉使，假設之辭，猶言假使。鄉，讀若向。 ⑧ 匡，輔助。 ⑨ 行臣，卽羈旅之臣。 ⑩ 漆身，以漆聚其身。厲，音

賴癩病也。①被與披通；瘋狂。②鳥獲，古力士。③賁，孟賁，賁育，皆古之勇者。④伍子胥，春秋時楚人，名員，彘，無底之囊。昭

關，山名，因山爲關，乃吳楚交界之地，在今安徽含山縣北。言伍子胥自楚奔吳，藏身於囊而出此關。⑤菱，夫水名，即溧水，在今江蘇溧陽縣。

⑥駢，猶音斃。⑦杜口，閉口不言，裹足，停步不前。⑧太后，即宣太后。⑨姦臣，指太后弟

接與，春秋時楚人，姓陸，名通，伴狂避世。⑩閻，閻音暗。⑪不肖，不賢。⑫恩，音魂，擾亂

穰侯。⑬古任教導之官，如太保太傅等，統稱曰保傅。⑭閻惑，謂昧於事理而被人所惑。閻音暗。⑮不肖，不賢。⑯恩，音魂，擾亂

【語譯】 范雎從魏國到了秦國，秦王就降階來歡迎范雎，很恭敬地和他行賓主之禮，范雎辭謝推讓。這

一天秦國的臣子見了范雎，驚奇得沒有不改變容色的。秦王屏退了左右的臣子，宮中空虛得沒有人了。秦王

跪下去說道：「先生用什麼話來教導我呢？」范雎連聲答應道：「是是！」隔了一會兒，秦王再向他請教，范雎

又連聲答應道：「是是！」這樣接連的三次，秦王長跪道：「先生竟不肯教導我麼？」

范雎謝罪道：「不敢這樣的。我開得從前太公望遇着周文王的時候，他的身份是一個漁翁，垂釣於渭水

北面的水邊罷了；像這個樣子，交情是很疏淡的，可是他向文王一說，文王就立他爲太師，載了他一同歸去，這

是因爲他所說的話很是深切呢。所以文王果然在太公身上收了大功，終於領有了天下，能夠立爲帝王。假使

文王疏遠了呂望，不和他深切地談論，這是周家沒有做天子的德行，而文王武王便不能成功他的王業了。現

在我是寄寓的臣子，對於大王沒有深厚的交情；可是我所願陳述的，都是糾正君臣的事情。處在人家骨肉的

中間，很願意盡我的一點忠心，卻不會知道大王的心思怎樣；所以大王問了三次而不敢對答，就是這個緣故

啊。我並非有什麼畏懼而不敢說，明知今天說在前面，明天便殺在後面；然而我也不敢有什麼畏懼。假使大王

能夠聽信我這個行臣的話，那即使死了，也不能算做我的患害，出亡了也不足以爲我的憂愁；漆了身體去做

癩子披散了頭髮去做瘋子，也不能算做我的恥辱。像五帝那樣的聖哲也要死，像三王那樣的仁義也要死，像五霸那樣的賢明也要死，像烏獲那樣的大力也要死，像孟賁夏育那樣的勇敢也要死；死是人們必難避免的事情，處於必然的情狀之下，如果稍能有補於秦國，那就是死了，也是我的大願，還有什麼患害呢？從前伍子胥逃出楚國的時候，藏身於袋裏，而逃出昭關，夜裏走路，白天躲着，到了菱水的地方，沒有食物吃，只得把膝蓋行着，伏在地上，乞食於吳國的市上，後來畢竟與了吳國，使闔閭做了霸王。假使我也能像伍子胥那樣的進些計謀，就是大王把我拘在黑暗之處，從此不能再見，可是我的說話已經實行了，我還有什麼憂愁呢？殷朝的箕子，楚國的接輿，漆了身體去做癩子，披散了頭髮去做瘋子，並沒有什麼利益於殷楚。假使我有箕子接輿同樣的行爲，可以幫助那賢明的君主，那是我極大的榮耀了，我還有什麼恥辱呢？我所害怕的，獨怕我死了以後，天下的人見我盡忠而致身死，因此閉口不說，裹足不前，沒有人再肯向秦國來了。現在大王在上面怕着太后的尊嚴，在下面惑於奸臣的態度，住在深宮之中，不離開保傅的手裏，終身闇昧昏惑，無從辨明那奸詐的所在。這樣的做去，大的足以把祖先的宗廟傾覆滅亡，小的也將要陷自身於孤立的危險，這是我所恐懼的呢！至於那窮困和恥辱的事情，和死亡的禍患，我是不敢怕懼的。我死了而秦國興盛，那是比活在世上還要好得多哩！

秦王跪下去說道：「先生，這是什麼話啊！秦國地方僻遠，寡人又是愚昧無能，先生幸而到這裏來，這是上天教我來襲瀆先生，而能保存先王的宗廟了！我得能親受訓誨於先生的面前，這是上天所以來寵幸先王，並且不肯拋棄着孤獨的我呢！先生爲何竟這樣說呢？從此以後，事情不論大小，上自太后，下至大臣的事情，願先生都來指教我，不要疑心我啊！」范雎稽首拜謝，秦王也稽首拜謝。

鄒忌諷齊王納諫

國策

鄒忌修<sup>①</sup>八尺有餘，而形貌昳麗。<sup>②</sup>朝服衣冠，<sup>③</sup>窺鏡，謂其妻曰：「我孰與城北徐公<sup>④</sup>美？」其妻曰：「君美甚，徐公何能及君也。」城北徐公，齊國之美麗者也。忌不自信，而復問其妾曰：「吾孰與徐公美？」妾曰：「徐公何能及君也。」旦日，<sup>⑤</sup>客從外來，與坐談，問之：「吾與徐公孰美？」客曰：「徐公不若君之美也。」明日，徐公來，熟視之，自以爲不如，窺鏡而自視，又弗如遠甚。暮寢而思之，曰：「吾妻之美我者，私我也；妾之美我者，畏我也；客之美我者，欲有求于我也。」於是入朝見威王。<sup>⑥</sup>曰：「臣誠知不如徐公美。臣之妻私臣，臣之妾畏臣，臣之客欲有求于臣，皆以美于徐公。今齊地方千里，百二十城，宮婦左右，莫不私王；朝廷之臣，莫不畏王；四境之內，莫不有求于王。由此觀之，王之蔽<sup>⑦</sup>甚矣！」王曰：「善！」乃下令：「羣臣吏民，能面刺<sup>⑧</sup>寡人之過者，受上賞；上書諫寡人者，受中賞；能謗譏于市朝，聞寡人之耳者，受下賞。」令初下，羣臣進諫，門庭若市；數月之後，時時而聞進<sup>⑨</sup>，<sup>⑩</sup>朞年<sup>⑪</sup>之後，雖欲言，無可進者。燕、趙、韓、魏聞之，皆朝于齊，此所謂戰勝于朝廷。<sup>⑫</sup>

【註釋】<sup>①</sup>鄒忌，戰國時齊人。修，長也。

<sup>②</sup>類，同貌。昳麗，有光豔也。昳，讀若逸。

<sup>③</sup>朝服衣冠，言晨起穿衣戴冠。

<sup>④</sup>城北徐公，齊之美男子。

<sup>⑤</sup>旦日，明日。見史記倉公傳。

<sup>⑥</sup>威王，齊大夫田氏之後，戰國時田氏篡齊，爲七雄之一，僭稱王號。

<sup>⑦</sup>蔽，蒙蔽。

<sup>⑧</sup>面刺，指言面責。

<sup>⑨</sup>聞進，謂進諫有暇隙之時，不如前之多。聞，音諫。

<sup>⑩</sup>朞年，一年。朞，同期，音基。

<sup>⑪</sup>謂不待舉兵而獲勝也。



【語譯】 鄒忌的身體有八尺多長，容貌生得很美麗。有一天早上，他穿戴了衣冠，對着鏡子問他的妻子道：「我和城北徐公比較起來，那一個來得美麗？」他的妻道：「你美麗得多，徐公怎能比得上你呢？」城北徐公是齊國美貌的人。鄒忌自己還有些不相信，又去問他的妾道：「我和徐公比較起來，那一個來得美麗？」妾道：「徐公怎能及得到你的美麗呢？」明天，有一個客人從外邊來，鄒忌和他坐了談天，就問他道：「我和徐公比較，誰來得美麗？」客人道：「徐公不及你的美麗啊！」再到了明天，徐公來，鄒忌把他詳細地一看，自己覺得不如再對了鏡子照着自己，又覺得愈加不及了。到了夜裏，睡在牀上細細的一想，不禁恍然大悟道：「我的妻所以說我美麗，那是對我有偏私啊；我的妾所以說我美麗，那是畏懼我啊；客人的所以說我美麗，那是有求於我啊！」於是鄒忌就入朝去見威王道：「我自己知道實在不及徐公的美麗，可是我的妻對我有偏私，我的妾畏懼我，我的客人有求於我，都說我比徐公美麗。現在齊國的地方有千里，城有一百二十個，宮裏的妃子和左右的人，那一個不偏私於王朝廷上的臣子，那一個不對王畏懼，全國的百姓，那一個不有求於王。照這樣看來，王的受蒙蔽，實在已達極點了！」威王道：「不錯！」於是下了一個命令道：「凡是官吏和百姓，如有能夠當面指摘我的錯處者，得上等賞；遞上奏章規勸我者，得中等賞；能在市上或朝裏評論我的錯處，傳入我的耳中者，得下等賞。」這命令纔下，一般臣子來進諫的，門庭熱鬧得像市場一樣。經過幾個月之後，進諫的雖有，卻漸漸地稀少了。一年以後，雖然想說，可是沒有進諫的資料了。

那時燕趙韓魏聽得這樣，大家都來朝見齊王，這就是說戰勝於朝廷之上了。

顏觸說齊王

國策

齊宣王見顏觸，曰：「觸前！」觸亦曰：「王前！」宣王不說。左右曰：「王，人君也；觸，人臣也。王曰觸前，觸亦曰王前，可乎？」觸對曰：「夫觸前為慕勢，王前為趨士。與使觸為慕勢，不如使王為趨士。」王忿然作色曰：「王者貴乎？士貴乎？」對曰：「士貴耳，王者不貴。」王曰：「有說乎？」觸曰：「有。昔者秦攻齊，令『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採者，死不赦。』令曰：『有能得齊王頭者，封萬戶侯，賜金千鎰。』由是觀之，生王之頭，曾不若死士之壟也。」宣王曰：「嗟乎！君子焉可侮哉！寡人自取病耳。願請受為弟子。且顏先生與寡人遊，食必太牢，出必乘車，妻子衣服麗都。」顏觸辭去，曰：「夫玉生于山，制則破焉；非弗寶貴矣，然太璞不完。」士生乎鄙野，推選則祿焉，非不尊遂也。然而形神不全。觸願得晚食，以當肉，安步，以當車，無罪以當貴，清淨貞正以自虞。」則再拜而辭去。君子曰：「觸知足矣，歸真反璞，則終身不辱。」

【註釋】

○齊宣王，名辟疆。顏觸，戰國時齊人。觸，音觸。

○說，與悅通。

○慕勢，仰慕其勢利。

○趨士，趨，嚮往；即求賢之意。

○柳下季，

即魯大夫展禽，食采柳邑，諡曰惠，曰季。壟，墳也。秦攻齊，先經魯，故有此令。

○萬戶侯，食邑萬戶之侯。

○鎰，衡名，二十兩。

○病，辱也。

○太牢，羊豕三牲。

○制，裁製也。謂琢其璞而取之。

○太璞不完，璞，玉之在石中者。謂太璞之本真已失。

○推選，謂推舉而選拔。

○尊

逐顯達也。⊙謂失去士之本真。⊙晚食緩食，即細嚼辨味。⊙安步緩步而行。⊙處與娛同。⊙歸真反璞，言處不羨富貴，猶玉之不失其真而仍爲璞也。

【語譯】齊宣王召見顏觸道：「觸到前面來！」觸也對着王道：「王到前面來！」宣王不悅。宣王的左右對觸道：「王是做人君的，觸是做人臣的，王說觸到前面來，觸也說王到前面來，這可使得麼？」觸回答道：「觸到前面來，是仰慕勢利；王到前面來，是禮賢下士；與其使觸仰慕勢利，還不如使王禮賢下士的好。」宣王就變了面色，怒道：「做王的尊貴呢？還是賢士尊貴呢？」觸答道：「賢士尊貴啊！做王的並不尊貴。」宣王道：「有理由麼？」觸道：「有的。從前秦國攻打齊國時，有一個令道：『如有人敢離開柳下季的墳墓五十步以內去採柴的，定處死罪。』又有一個令道：『如有人能夠得到齊王的頭，封萬戶侯，賞黃金二萬兩。』由此看來，一個活王的頭，還不及一個死士的墳墓呢！」

宣王嘆道：「唉！君子怎麼可以欺侮呢！我自討沒趣罷了。願請先生收我爲弟子，並願顏先生和我同遊，吃的東西一定是牛羊豕，出去一定乘車，使先生的夫人和子女，穿的衣服都很華麗美好。」顏觸辭謝道：「玉本來好好地生在山裏，一旦要製作東西而開了出來，製作的東西並非不寶貴，然而玉的天然價值已經失去了。士人生在鄉野地方，一旦被國家推選便做了官，那也不能不算他尊貴顯達，可是士人的本真也從此失去了。觸情願緩緩地吃，當它吃肉，慢慢地走，當它坐車，安分守己地不犯罪，當它尊貴，清淨自守，凡百事情都依着正理去做，使自己怡情悅性。」顏觸說罷，就拜了兩拜，辭別宣王而去。當時的君子說道：「顏觸可算得知足了，還他的本真，彷彿美玉不會開琢的樣子。那末他的一生一世，永遠不會再受什麼恥辱了。」

馮煖客孟嘗君

國策

齊人有馮煖者，貧乏不能自存，使人屬孟嘗君，願寄食門下。孟嘗君曰：「客何好？」曰：「客無好也。」曰：「客何能？」曰：「客無能也。」孟嘗君笑而受之，曰：「諾。」左右以君賤之也，食以草具。居有頃，倚柱彈其劍，歌曰：「長鋏歸來乎，食無魚！」左右以告。孟嘗君曰：「食之。」比門下之客，居有頃，復彈其劍，歌曰：「長鋏歸來乎，出無車！」左右皆笑之，以告。孟嘗君曰：「爲之駕。」比門下之車客，於是乘其車，揭其劍，過其友，曰：「孟嘗君客我。」後有頃，復彈其劍，歌曰：「長鋏歸來乎，無以爲家！」左右皆惡之，以爲貪而不知足。孟嘗君問：「馮公有親乎？」對曰：「有老母。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，無使乏，於是馮煖不復歌。後孟嘗君出記，問門下諸客：「誰習計會，能爲文收責於薛者乎？」馮煖署曰：「能。」孟嘗君怪之，曰：「此誰也？」左右曰：「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。」孟嘗君笑曰：「客果有能也，吾負之，未嘗見也。」請而見之，謝曰：「文倦於是，憤於憂，而性憊，愚沈於國家之事，開罪於先生，先生不羞，乃有意欲爲收責於薛乎？」馮煖曰：「願之。」於是約車治裝，載券契而行。辭曰：「責畢收，以何市而反？」孟嘗君曰：「視吾家所寡有者。」驅而之薛，使吏召諸民，當償者悉來合券。券偏合，起矯命，以責賜諸民，因燒

其券，民稱萬歲。○長驅到齊，晨而求見。孟嘗君怪其疾也，衣冠而見之，曰：「責畢收乎？來何疾也？」曰：「收畢矣。」「以何市而反？」馮煖曰：「君云：『視吾家所寡有者。』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，狗馬實外廄，美人充下陳。○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。竊以爲君市義。」孟嘗君曰：「市義奈何？」曰：「今君有區區之薛，不拊愛子○其民，因而賈利○之。臣竊矯君命，以責賜諸民，因燒其券，民稱萬歲，乃臣所以爲君市義也。」孟嘗君不說。○曰：「諾！先生休矣！」○後暮年，齊王○謂孟嘗君曰：「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爲臣。」孟嘗君就國於薛。○未至百里，民扶老攜幼，迎君道中終日。孟嘗君顧謂馮煖曰：「先生所爲文市義者，乃今日見之。」馮煖曰：「狡兔有三窟，○僅得免其死耳。今有一窟，未得高枕而臥也。請爲君復鑿二窟。」孟嘗君予車五十乘，金五百斤，西遊於梁。○謂梁王○曰：「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於薛，諸侯先迎之者，富而兵強。」於是梁王虛上位，○以故相○爲上將軍，遣使者黃金千斤，車百乘，往聘孟嘗君。馮煖先驅，誠孟嘗君曰：「千金重幣也；百乘，顯使也；齊其聞之矣。」梁使三反，孟嘗君固辭不往也。齊王聞之，君臣恐懼，遣太傅○齋○黃金千斤，文車二駟，○服劍○一，封書○謝孟嘗君曰：「寡人不祥，被於宗廟之祟，○沈於詔諛○之臣，開罪於君，寡人不足爲也，願君顧先王之宗廟，姑反國，統○萬人乎！」馮煖誠孟嘗君曰：「願請先王之祭器，立宗廟於薛。」○廟成，還報孟嘗君曰：「三窟

已就，君姑高枕爲樂矣。」孟嘗君爲相數十年，無纖介<sup>①</sup>之禍者，馮煖之計也。

【註釋】 ①馮煖，亦作馮驩，又作馮煖。煖，讀若喧。 ②使人屬孟嘗君，屬，音燭，請託。孟嘗君，戰國時齊之公族，姓田，名文。相宣王，封於薛，稱

號曰孟嘗君。 ③食，音寺，以食與人。下食之，同。草具，粗劣之食。 ④缺，劍柄也。缺，音夾。 ⑤記，有所教命之文牘。 ⑥計會，卽會計，謂管理及計

算財物出納之事。會，音僧。 ⑦爲文收責，句文，孟嘗君自稱其名。責，同債。薛，國名，戰國時滅于齊，以爲孟嘗君之封邑。今山東滕縣西南有薛城，

卽其故地。 ⑧署，簽字。謂書姓名于記之上。 ⑨倦於是，謂倦於爲齊相。 ⑩憤，音潰，心亂。 ⑪憚，同憊，柔弱。 ⑫沈，古沉字，陷溺。 ⑬市，

買。反，同返。謂買何物而歸。 ⑭合券，謂令負債者將所藏之半券，持來合驗。 ⑮矯命，矯，假託。謂託言孟嘗君之命。 ⑯萬歲，祝頌之詞。

⑰疾，速也。 ⑱陳，後列。班婕妤自悼賦：「充下陳於後庭。」 ⑲拊，音撫，安撫。愛子，愛民如子。 ⑳賈利，買利。賈，音古，買。 ㉑說，

同悅。 ㉒休矣，表示不滿而歎息之辭，猶言「罷了」。 ㉓齊王，卽宣王。 ㉔就國於薛，謂就任所封之邑，因宣王不欲其爲相。 ㉕狡

兔，狡，奸猾。窟，音闊，穴。噓，藏身之固。 ㉖梁，國名，戰國七雄之一，卽魏。因徙都大梁，故又稱梁。 ㉗遼王，卽惠王。 ㉘虛上位，謂留出上

位以待孟嘗君。 ㉙故相，謂舊時之相。 ㉚太傅，官名。 ㉛齋，音濟，持以與人。 ㉜文車，謂以文采綉飾之車，駟一車四馬。 ㉝服

劍，齊王自佩之劍。 ㉞封，緘也。書，書信。 ㉟崇，讀若歲，鬼神禍人也。 ㊱詔，詔，遠迎人意。 ㊲統，總理之。謂仍請爲相。 ㊳立宗廟

於薛，薛有先王之廟，則爲根本之地，不足以動搖。 ㊴纖介，細微。

【語譯】 齊國有個叫做馮煖的人，貧窮得不能自己過活，便託人去請求孟嘗君，願意做個食客，寄居在

他的門下。孟嘗君問道：「客人可有什麼愛好？」那人道：「客人沒有什麼愛好的。」孟嘗君又問道：「客人可

有什麼本領？」那人道：「客人是沒有本領的。」孟嘗君笑了一笑，答應着他道：「噢！」左右的人以爲孟嘗君

看輕馮煖，就把粗劣的食物給他吃。馮煖住了幾時，靠着庭柱，擊着他的劍柄，唱着道：「長的劍柄呀！不如同你

歸去罷！可憐我吃飯的時候，沒有魚吃！」左右的人便去報告孟嘗君。孟嘗君道：「給他吃罷。」從此依照對待

歸去罷！可憐我吃飯的時候，沒有魚吃！」左右的人便去報告孟嘗君。孟嘗君道：「給他吃罷。」從此依照對待



門下客人的禮節待他。住了幾時，又擊着他的劍柄，唱着道：「長的劍柄呀，不如同你歸去罷！可憐我出門沒有車子坐！」左右的人都笑他，再去報告孟嘗君。孟嘗君道：「給他備車罷。」從此依照對待門下坐車客人的禮節待他。於是馮煖就乘了車子，高舉了他的劍，去訪他的朋友道：「孟嘗君把待客之禮待我了。」後來隔了幾時，又擊着他的劍柄，唱着道：「長的劍柄呀，不如同你歸去罷！可憐我不能照顧家裏！」左右的人都厭惡他，以爲他貪心而不知足。孟嘗君就問道：「馮公有親屬麼？」左右答道：「他家裏有一個老母。」孟嘗君就派人供給他母親的吃用，不使她困乏。於是馮煖就不再唱歌了。

後來孟嘗君拿出手諭，問他門下的許多客人道：「那一個熟悉會計的事情，可能替我到薛地去收債麼？」馮煖在那手諭上簽字道：「我能夠的。」孟嘗君很奇怪的道：「這是誰啊？」左右的人道：「那就是唱長鈇歸來的人啊。」孟嘗君笑道：「客人果然有本領的。我對不起他，沒有和他見過面呀。」便請馮煖來見他。孟嘗君謝罪道：「我被相位纏得煩勞了，被憂患擾得昏亂了，而且我的生性懦弱愚昧，沉溺於國家的事情，以致得罪了先生，先生不以爲恥辱，卻有意要替我到薛地去收債麼？」馮煖道：「我很願意的。」於是備好了車輛，整理了行裝，攜帶了債券契約而去。臨行的時候，向孟嘗君辭別道：「收好了債，要買什麼東西回來？」孟嘗君道：「你看我的家裏所缺少的東西，就買它罷。」馮煖就趕到薛地，差了官吏去召集百姓，凡是應當還債的人，都來對照債券。債券都對過了，便起來假傳命令，說是孟嘗君把這些債都賜給你們，不要你們還了。就此燒燬這許多債券，百姓都歡呼萬歲。馮煖一直回到齊國，早上去求見孟嘗君。孟嘗君奇怪他何以竟有這樣的快，當即穿戴了衣冠見他道：「債都收完了麼？爲什麼回來得這樣的快啊？」馮煖道：「債已收完了。」孟嘗君道：「買了什

麼東西回來呢？」馮煖道：「你說『看我的家裏所缺少的東西。』我替你暗暗地計算，你的宮裏積滿了珍珠寶貝，狗和馬養滿了外面的馬房裏，後房的姬妾，都是美麗的女子，你家所缺少的東西，不過是『義』罷了，所以替你買了『義』回來。」孟嘗君道：「買『義』怎樣買的呢？」馮煖道：「如今你只有一塊小小的薛地，卻不去保養百姓像兒子一樣，反而去盤剝他們的利息，所以我私下假傳了你的命令，把債賜給百姓，燒燬了債券，百姓都歡呼萬歲。這就是我所以替你買到了『義』啊。」孟嘗君不快活道：「哦！先生罷了！」

隔了一年，齊王對孟嘗君道：「我決不敢把先王的臣子來做我的臣子。」孟嘗君祇得退休就國於薛地，到離開薛地百里的地方，百姓都已扶了老人，帶了小孩，整天在路上迎接他。孟嘗君回轉頭來對馮煖道：「先生所說替我買的『義』，卻在今天見到了！」馮煖道：「狡兔有三個洞，纔能避免牠的一死；現在你只有一個洞，還不能夠墊高了枕頭而安睡哩！我願意再替你去開闢兩個洞。」孟嘗君聽了，就給他車子五十輛，黃金五百斤，到西面的梁國去游說，對梁王道：「齊國放逐他的大臣孟嘗君在薛地，諸侯先迎接他的，當可國富而兵強。」梁王聽了，便留出了最高的相位，把原任的宰相調任上將軍，派了使者，拿了黃金千斤，車子百輛，去聘請孟嘗君。馮煖先趕到薛地，叮囑孟嘗君道：「黃金千斤，是貴重的禮物，百輛車子，是顯赫的使節，諒必齊國也知道了。」梁國的使者往來了三次，孟嘗君堅決地辭謝不去。齊王聽見了，君臣都恐慌起來，就派太傅拿了黃金千斤，彩繪的馬車二輛，君上自己所用的劍一把，又備了一封書信，向孟嘗君謝罪道：「我的命運很不好，以致受到宗廟裏鬼神的禍祟，沉溺於一般諂媚姦宄的臣子，所以得罪了你。我原不能算有爲的人，但願你願念先王的宗廟，姑且回國來，仍舊統馭萬人罷。」馮煖又叮囑孟嘗君道：「願你請求先王的祭器，立宗廟於薛地。」

到了宗廟造成，馮煖回來報告孟嘗君道：「三個洞都已開成了，你可以墊高了枕頭安睡，過着快樂的生活了。」孟嘗君做了數十年的宰相，沒有一些兒禍患的緣故，都是靠着馮煖的計策啊。

### 趙威后問齊使

國策

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。書未發，威后問使者曰：「歲亦無恙耶？民亦無恙耶？王亦無恙耶？」使者不說，曰：「臣奉使使威后，今不問王，而先問歲與民，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？」威后曰：「不然。苟無歲，何有民？苟無民，何有君？故有問舍本而問末者耶？」乃進而問之曰：「齊有處士曰鍾離子，無恙耶？是其爲人也，有糧者亦食，無糧者亦食，有衣者亦衣，無衣者亦衣，是助王養其民者也，何以至今不業也？葉陽子，無恙乎？是其爲人，哀鰥寡，卹孤獨，振困窮，補不足，是助王息其民者也，何以至今不業也？北宮之女嬰兒子，無恙耶？撤其環瑱，至老不嫁，以養父母，是皆率民而出於孝情者也，胡爲至今不朝也？此二士弗業，一女不朝，何以王齊國，子萬民乎？於陵子仲，尙存乎？是其爲人也，上不臣于王，下不治其家，中不索交諸侯，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，何爲至今不殺乎？」

【註釋】 ①齊王，姓田，名建，惠王子。趙威后，趙惠文王之后。

②書未發，謂書未開封。

③無恙，勞問之詞，無憂無病之意。

④處士，不仕之士。

鍾離，複姓。

⑤食，音寺，以食物與人。

⑥葉陽子，亦齊之處士。

⑦葉，音攝。

⑧老而無

妻曰：「鯀，音關。老而無夫曰寡，今爲婦人喪夫之通稱。」  
① 卹，與恤同，周濟而撫恤。幼而無父曰孤，今爲無父者之通稱。老而無子曰獨，謂其卑獨而無伴。  
② 振，同賑。  
③ 北宮，複姓。嬰，兒子，女之名。  
④ 撤，其環瑱，撤除去環耳環。瑀，音電，古者婦人飾耳之玉。  
⑤ 朝，謂使之爲命婦而入朝。  
⑥ 於陵，齊邑，故城在今山東長山縣西；讀若烏。子仲，齊人。  
⑦ 索，求也。

【語譯】

齊王派了一個使者去聘問趙威后。那遞上的國書尙未開封，威后便問使者道：「貴國的年歲

好麼？百姓好麼？國王也好麼？」使者不快樂道：「我是奉了使命來聘問威后的，現在你不先問起國王，卻先問起

年歲和百姓，難道是先顧到貧賤而後顧到尊貴的麼？」威后道：「不對的。假使沒有年歲，那裏有百姓？假使沒

有百姓，那裏有君王？所以我要這樣詢問，豈可捨去根本而先去問那枝葉的事情麼？」又進一步問道：「齊國

有一個隱士叫做鍾離子的，他好着麼？他的爲人，歡喜佈施，對於有糧的人也給他們吃，對於沒有糧的人也給

他們吃；對於有衣的人也給他們穿，對於沒有衣的人也給他們穿；這是幫助君王撫養百姓的啊，爲什麼他至

今還沒有官職呢？葉陽子他好麼？他的爲人，能夠哀憐那無妻無夫的人，撫養那無父無子的人，賑濟那困苦貧

窮的人，補助那吃用不足的人；這是幫助君王生息百姓的啊，爲什麼他至今還沒有官職呢？北宮氏的女兒嬰

兒子她好麼？她願意解除了她的耳環和掛在耳上的玉，到老不嫁，以孝養父母；這都是領導百姓到孝道上去

的，爲什麼到現在還沒有教她入朝而論功行賞呢？這兩個賢士沒有官職，一個孝女沒有入朝，試問貴君怎能

統治齊國而保護着千萬的百姓呢？那於陵地方的子仲還在麼？他的爲人，對上不肯做齊王的臣子，對下不肯

治理他的家業，對中不能結交諸侯；這是領導百姓到無用的路上去的，爲什麼到現在還不會把他殺掉呢？」

莊辛論幸臣

國策

臣聞鄙語曰：「見兔而顧犬，未爲晚也；亡羊而補牢，未爲遲也。」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，桀紂以天下亡。今楚國雖小，絕長續短，猶以數千里，豈特百里哉！王獨不見夫蜻蛉乎？六足四翼，飛翔乎天地之間，俛啄蚊蚋，而食之，仰承甘露而飲之，自以爲無患，與人無爭也。不知夫五尺童子，方將調飴膠絲，加己乎四仞之上，而下爲螻蟻食也。夫蜻蛉其小者也，黃雀因是以俯囓白粒，仰栖茂樹，鼓翅奮翼，自以爲無患，與人無爭也。不知夫公子王孫，左挾彈，右攝丸，將加己乎十仞之上，以其類爲招。晝游乎茂樹，夕調乎酸鹹，倏忽之間，墜于公子之手。夫雀其小者也，黃鵠因是以游乎江海，淹乎大沼，俯囓鱖鯉，仰嚙陵衡，奮其六翮，而凌清風，飄搖乎高翔，自以爲無患，與人無爭也。不知夫射者方將修其矜盧，治其矰繳，將加己乎百仞之上，被矰繳，引微繳，折清風而抃矣。故晝游乎江湖，夕調乎鼎鼐。夫黃鵠其小者也，蔡靈侯之事，因是以南游乎高陂，北陵乎巫山，飲茹溪流，食湘波，之魚，左抱幼妾，右擁嬖女，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，而不以國家爲事。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，繫己以朱絲，而見之也。蔡靈侯之事，其小者也；君王之事，因是以左州侯，右夏侯，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。

飯<sup>㊦</sup>封祿之粟，而載方府<sup>㊦</sup>之金，與之馳騁乎雲夢<sup>㊦</sup>之中，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，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<sup>㊦</sup>，填隄塞<sup>㊦</sup>之內，而投已乎隄塞之外！

【註釋】

- 王，楚襄王也。蜻蛉，蟲名，其形似蜻蛉。
- 侏，同儻，鳥啄食。蚤，亦作蚤，音官，蟲名，其形似蠅。
- 調餡膠絲，調餡糖使膠於絲。
- 切音及，八尺曰切。
- 囓，同啄。白粒，米穀之類。
- 公子王孫，貴人之子孫。
- 左挾帶，謂左手執彈弓。
- 右攝丸，謂右手持彈丸。
- 謂以其同類之物招誘之。
- 黃鵠，大鳥名。
- 仰齧，衡，齧噬也。同菱，衡亦作菡，即杜衡，香草名。
- 翻，鳥羽之莖也。
- 濞，音波，以石爲矢，鏃，虛，黑弓。
- 始，音增，酌，弋鳥之具，以繩繫矢而射。
- 被，音監，利也。礪，與礪同。
- 因，因，與因通，從高落下。
- 鼎，音二，器名，皆用以烹調飲食者。
- 蔡，蔡侯名，即靈公，因蔡封侯爵，故亦稱侯。
- 北陸，平，巫山，陸，登也。巫山，山名，即巫峽，在今湖北巴東縣西，與四川巫山縣接界。
- 茹，食也。
- 湘波，即湘水，湖南之大川。
- 馳騁，馬疾驅而直馳，此處係用爲遊樂往來之義。騁，音逞。高蔡，地名，即今河南上蔡縣。
- 子發，楚之大夫。靈王，楚君名。度，朱絲，紅絲。左傳：魯昭公十一年，楚子誘蔡侯，殺之於申，蓋使子發召之，故以此爲喻。
- 州侯，夏侯，二人皆楚襄王左右之幸臣。
- 蠶，讀若連，天子之車。鄂陵君，壽陵君，二人皆楚襄王隨從之幸臣。
- 飯，讀若反，食也。
- 四方，四方所貢獻于府庫者。
- 雲夢，澤名，在今湖北安陸縣南。
- 穰侯，秦相，昭王母宣太后之弟，姓魏，名冉。穰，音攘。秦王，昭王。
- 填塞也。隄，塞，隄之要塞，即今之平靖關，在河南信陽縣南境。

【語譯】

我聽得俗語說：「見了兔就去找狗，還不算晚；失了羊就去修欄，還不算遲。」我聞得從前的成湯和周武王，起初只有百里的地方，便能興起國家；夏桀和商紂，雖然有了天下，卻被人家滅亡。如今楚國的地方雖小，可是截長補短，還有數千里，何止百里呢！大王沒有看見那蜻蛉麼？牠生着六隻脚和四個翅膀，飛翔在天地之間，低着頭去啄那蚊蟲和蠅類吃，抬着頭去接受甜蜜的露水喝，自以爲沒有憂患，和人家無所爭奪了。豈知五尺的童子，正要調了餡糖，使牠黏在絲上，從三丈多高的上面去捉牠下來，給螻蛄和螞蟻作食料呢！蜻



蛤還是細小的東西哩！像那黃雀，牠低着頭啄米粒，抬着頭停在茂盛的樹上，有時振翅張翼地飛着，自以爲沒有憂患，和人家無所爭奪了。那裏知道卻有公子王孫，左手拿了彈弓，右手拿了彈丸，要向八丈高的上面射擊牠，並且用牠同類去引誘牠，所以白天還在樹林裏游散，到了晚上卻已變成了人家的肴饌，一剎那間，就落在公子的手中了。黃雀還是細小的東西哩！像那黃鶴，牠游散在江海的上游，淹沒在池沼的中央，低着頭吃那鱸魚鯉魚，抬着頭嚼那菱角香草，奮起了六根勁羽，直上清風，飄搖地高飛，自以爲沒有憂患，和人家無所爭奪了。豈知射鳥的人，正要修好了池的石製的箭頭和黑弓，整頓了他的弓弦，要向八十丈高的上面射擊牠。牠受了銳利的箭頭，帶了微細的箭絲，便歪斜地從清風裏跌了下來，所以白天還在江湖上游散，到了晚上卻已烹煮在鼎鼎之中了。黃鶴還是細小的東西哩！講到那蔡靈侯的事情，他南游高陂，北登巫山，飲那溪澗中的水，食那湘波中的魚，左手抱了年輕的美妾，右手抱了寵幸的女子，和她們遊樂於上蔡的地方，不把國事顧及；那裏知道子發正在楚王面前受了命令，拿朱紅的絲繩去縛住了他，把他殺死呢！蔡靈侯的事情還算細小哩！講到現在君王的事情，你左邊有個州侯，右邊有個夏侯，車輛後面跟了鄢陵君和壽陵君，吃着封地俸祿的米，拿了四方所貢的金，和他們遊樂於雲夢的中間，卻不顧及天下國家的政事，那裏知道秦相穰侯正在受了秦王的命令，要用兵填塞黽塞的裏面，準備把大王拋棄在黽塞的外面呢！

## 觸讐說趙太后

國策

趙太后○新用事，秦急攻之。趙氏求救於齊。齊曰：「必以長安君○爲質，兵乃出。」太后不肯，

大臣強諫。太后明謂左右：「有復言令長安君爲質者，老婦必唾其面！」左師觸讐願見，太后盛氣而揖之。入而徐趨，至而自謝，曰：「老臣病足，曾不能疾走，不得見久矣。竊自恕，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郤也，故願望見。」太后曰：「老婦恃輦而行。」曰：「日食飲得無衰乎？」曰：「恃輦耳。」曰：「老臣今者殊不欲食，乃自強步，日三四里，少益嗜食，和于身。」曰：「老婦不能。」太后之色少解。左師公曰：「老臣賤息，舒祺最少，不肖，而臣衰，竊愛憐之，願令補黑衣之數，以衛王宮，沒死以聞。」太后曰：「敬諾。年幾何矣？」對曰：「十五歲矣。雖少，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。」太后曰：「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？」對曰：「甚於婦人。」太后曰：「婦人異甚！」對曰：「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，賢於長安君。」曰：「君過矣。不若長安君之甚。」左師公曰：「父母之愛子，則爲之計深遠。媼之送燕后也，持其踵，爲之泣，念悲其遠也，亦哀之矣。已行，非弗思也，祭祀必祝之，祝曰：『必勿使反。』豈非計久長，有子孫相繼爲王也哉？」太后曰：「然。」左師公曰：「今三世以前，至於趙之爲趙，趙王之子孫侯者，其繼有在者乎？」曰：「無有。」曰：「微獨趙，諸侯有在者乎？」曰：「老婦不聞也。」此其近者禍及身，遠者及其子孫，豈人主之子孫，則必不善哉！位尊而無功，奉厚而無勞，而挾重器多也。今媼尊長安之位，而封以膏腴之地，多予之重器，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，一旦山陵崩，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？老臣以媼爲長安君計，短也，故以爲其愛不

若燕后。」太后曰：「諾。」恣君之所使之。」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。齊兵乃出。子義聞之曰：「人主之子也，骨肉之親也，猶不能恃無功之尊，無勞之奉，以守金玉之重也。而況人臣乎？」

〔註釋〕

○趙太后，卽惠文后，孝威太后。

○長安君，惠文后少子，孝成王母弟，長安其號。

○唾其面，辱之甚也。

○左師，官名。響，音摺。

○却，同隙。不敢直言其病，故曰却。

○轝，王者之車。

○響，同粥。

○賤息，自稱其子。

○黑衣，戎服，故謂侍衛之職，卽曰黑衣。

○沒死以

聞，沒，冒也。謂冒死奏聞。

○未填溝壑，言未死之前。

○媪，音媪，老婦。燕后，太后女，嫁於燕。

○反，同返。古王者嫁女，或國滅，或被廢，然

後始返母家，故視其勿返。

○微獨，猶言不但。

○奉，同俸。

○重器，謂金玉重寶。

○山陵崩，諱言太后死。

○恣，聽憑。

○子

義，趙之賢人。

【語譯】

趙太后新掌國政，秦國急急地出兵攻打着。趙國的人到齊國去求救兵。齊人道：「必須把你們的長安君送來做抵押品，我們纔肯出兵。」趙太后不肯，大臣們極力諫勸。太后明白地對左右道：「如有人敢再說起把長安君送去做抵押品的，我一定要把口液吐到他的臉上了！」

左師公觸響情願進見太后，太后就扳起了面孔出去見他。觸響慢慢地進來，走到了太后面前，自己謝罪道：「老臣的腳上有了病，不能很快地走，沒有朝見太后的面，已有好久了；可是實因腳病，所以私下還寬恕自己。但恐怕太后的玉體或有什麼不適，所以情願來朝見朝見。」太后道：「老身只靠了車子行路呢。」觸響道：「每天的飲食能夠沒有減少麼？」太后道：「只靠吃粥罷了。」觸響道：「老臣近來很不想吃，自己勉強行走，每天約走了三四里，便能稍進所喜的食物，用來調和自己的身體。」太后道：「老身卻不能像你那樣呢！」這時太后的面色已稍稍和善些了。左師公觸響道：「老臣的賤子名叫舒祺，年紀最輕，很不能幹，但臣衰老了，私

下很愛惜他，懇求太后令他充一個侍衛，保衛着王宮，所以敢冒死奏聞。」太后道：「可以的。但不知他的年紀已有幾歲了？」觸讐道：「十五歲了；年紀固然還小，可是老臣願意趁着自已未死的時候來懇求太后。」太后道：「大丈夫也愛惜小兒子麼？」觸讐道：「比婦人愛惜得更甚呢！」太后道：「比婦人愛惜得更甚麼？」這倒奇怪極了！觸讐道：「老臣私下以爲太后的愛惜燕后，勝過了愛惜長安君。」太后道：「你錯了，那裏及得到像愛惜長安君那樣呢？」左師公道：「父母的愛惜兒子，總是替他打算久遠的計策。當太后送別燕后的時節，捏着她的腳跟，替她流着眼淚，這是想念她要遠去了，也可說是哀憐極了。燕后既去，並非不想念她了，每逢祭祀的時候，必定禱告道：『望她千萬不要因了不幸的事情而回國。』這豈不是替她打算長久之計，有希望她子子孫孫接續做王的意思麼？」太后道：「對的。」左師公道：「現在的三代以前，講到那趙國的所以成爲趙國，趙王的子孫封侯爵的，他們繼續存在的有幾個呢？」太后道：「沒有。」觸讐道：「不但趙國，就是別國諸侯的子孫，有存在的麼？」太后道：「老身沒有聽見過。」觸讐道：「這樣看來，他的禍患近一些的，輪到他自己的身上，遠一些的，輪到他子孫的身上。難道入主的子孫是一定不好的麼？實因他地位尊貴，卻是毫無功績，俸祿豐厚，卻是毫不操勞，並且取着金玉重寶太多啊。如今太后尊貴了長安君的位置，而封給他肥美的土地，多給他金玉重寶，卻不教他乘現在的時候，給國家建一點功績，將來太后百年之後，長安君怎能在趙國立足呢？老臣以爲太后替長安君所打算的，不是上策呢！因此以爲太后的愛惜長安君，不如愛惜燕后哩！」太后答應道：「是。聽憑你怎樣的教他做罷。」於是就替長安君備車百輛，送他到齊國去作爲抵押品，齊國也就出兵了。

趙國的子義聽得了這件事情，說道：「像人主的兒子，骨肉的親近，還不能靠那沒有功勞的尊貴和沒有

勢力的俸祿，拿來保守他的金玉重寶，何況做臣子的人呢？」

### 魯仲連義不帝秦

國策

秦圍趙之邯鄲，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，畏秦，止於蕩陰，不進。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閒入邯鄲，因平原君謂趙王曰：「秦所以急圍趙者，前與齊閔王爭強爲帝，已而復歸帝以齊故。今齊益弱，方今唯秦雄天下，此非必貪邯鄲，其意欲求爲帝。趙誠發使尊秦爲帝，秦必喜，罷兵去。」平原君猶豫，未有所決。此時魯仲連適游趙，會秦圍趙，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，乃見平原君曰：「事將奈何矣？」平原君曰：「勝也何敢言事，百萬之衆折於外，今又內圍邯鄲而不去。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，今其人在是，勝也何敢言事。」魯連曰：「始吾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，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。」梁客辛垣衍安在，吾請爲君責而歸之。」平原君曰：「勝請爲召而見之於將軍。」辛垣衍曰：「吾聞魯連先生，齊國之高士也，衍，人臣也，使事有職，吾不願見魯連先生也。」平原君曰：「勝已泄之矣。」辛垣衍許諾。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。辛垣衍曰：「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，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。今吾視先生之玉貌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，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也？」魯連曰：「世以鮑焦無從容而死者，皆非也。今衆人不知，則爲一

身。○彼秦棄禮義，上首功。○之國也。權。○使其士虜。○使其民，彼則肆然而爲帝，過而遂正於天下。○則連有赴東海而死耳，吾不忍爲之民也。所爲見將軍者，欲以助趙也。○辛垣衍曰：「先生助之奈何？」魯連曰：「吾將使梁及燕助之。齊楚固助之矣。」辛垣衍曰：「燕則吾請以從矣。若乃梁，則吾乃梁人也。先生惡能使梁助之耶？」魯連曰：「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也。使梁睹秦稱帝之害，則必助趙矣。」辛垣衍曰：「秦稱帝之害將奈何？」魯仲連曰：「昔齊威王。○嘗爲仁義矣，率天下諸侯而朝周，周貧且微，諸侯莫朝，而齊獨朝之。居歲餘，周烈王崩。○諸侯皆弔，齊後往。周怒，赴於齊曰：『天崩地坼，天子下席。○東藩之臣田嬰齊。○後至，則斮。○之。』威王勃然怒曰：『叱嗟而母婢。○也。』卒爲天下笑。故生則朝周，死則叱之，誠不忍其求也。彼天子固然，其無足怪。」辛垣衍曰：「先生獨未見夫僕乎？十人而從一人者，寧力不勝，智不若，邪畏之也。」魯仲連曰：「然。梁之比於秦若僕邪？」辛垣衍曰：「然。」魯仲連曰：「然則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。」魯仲王。○辛垣衍怏然。○不說曰：「嘻，亦太甚矣！先生之言也！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？」魯仲連曰：「固也，待吾言之：昔者鬼侯、鄂侯、文王，紂之三公也；鬼侯有子而好，故入之於紂，紂以爲惡，醢鬼侯；鄂侯爭之急，辨之疾，故脯。○鄂侯；文王聞之，喟然而歎，故拘之於牖里。○之庫百日，而欲令之死。曷爲與人俱稱帝王，卒就脯醢之地也？齊閔王將之魯，夷維子。○執策而從，謂魯人

曰：「子將何以待吾君？」魯人曰：「吾將以十太牢<sup>①</sup>待子之君。」夷維子曰：「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？彼吾君者，天子也。天子巡狩，<sup>②</sup>諸侯避舍，納筦鍵，<sup>③</sup>攝衽抱几，<sup>④</sup>視膳於堂下。天子已食，退而聽朝也。」魯人投其籥，不果納，不得入於魯。將之薛，<sup>⑤</sup>假塗於鄒。<sup>⑥</sup>當是時，鄒君死，閔王欲入弔，夷維子謂鄒之孤曰：「天子弔，主人必將倍，<sup>⑦</sup>殯柩，設北面於南方，然後天子南面弔也。」鄒之羣臣曰：「必若此，吾將伏劍而死。」故不敢入於鄒。鄒魯之臣，生則不得事養，死則不得飯含，<sup>⑧</sup>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，不果納。今秦萬乘之國，梁亦萬乘之國，交有稱王之名，睹其一戰而勝，欲從而帝之，是使三晉<sup>⑨</sup>之大臣，不如鄒魯之僕妾也。且秦無已而帝，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，彼將奪其所謂不肖，而予其所謂賢；奪其所憎，而予其所愛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，爲諸侯妃姬，處梁之宮，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？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？」於是辛垣衍起，再拜，謝曰：「始以先生爲庸人，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！吾請去，不敢復言帝秦。」秦將聞之，爲卻軍五十里。適會公子無忌，<sup>⑩</sup>奪晉鄙軍，<sup>⑪</sup>以救趙，擊秦，秦軍引而去。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，魯仲連辭讓者三，終不肯受。平原君乃置酒，酒酣，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。魯連笑曰：「所貴於天下之士者，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，而無所取也；卽有所取者，是商賈之人也。仲連不忍爲也。」遂辭平原君而去，終身不復見。

【註釋】①邯鄲，戰國時趙都，即今河北省之邯鄲縣。②釐，同倍。③蕩陰，今河南省湯陰縣。④辛垣，姓，衍名。曰客將軍者，非魏人也。

開，同間，謂從間道而入。⑤平原君，趙武靈王子，名勝，為趙相，封於平原。趙王，孝成王。⑥閔王，即湣王。齊宣王。⑦蘇代，說湣王去帝號，

秦亦因去帝號。⑧猶豫，獸名，性多疑，以喻臨事不決之人。⑨魯仲連，齊人，或稱魯連。⑩梁客，謂魏國之客。梁，即魏也。魏惠王徒大梁，改魏

稱梁。⑪齊在山東，故稱東國。⑫鮑焦，言世人見鮑焦之死，皆以為不能自寬容而取死，此言非也。按鮑焦，周時隱者，因憤世，抱木而

死。⑬衆人二句，言衆人只見鮑焦為一己而死，而不知其別有懷抱，以喻己不去圍城之故。⑭上首功，秦法，斬一人首，賜爵一級。猶言

以斬首多少計功者。⑮穢，猶詐也，謂待士以權詐。⑯虛，古以俘虜為家奴，謂使民如奴隸。⑰過而句，謂甚而至於就正位於天下，

過甚也。⑱齊威王，名嬰齊，桓公之子。⑲周烈王，名喜，天子死曰崩。⑳天子，謂烈王之子安王，名驕，下席，守喪禮，即寢苫居廬。

⑳田嬰齊，即齊威王，田姓，嬰齊名。㉑斬音灼，斬也。㉒叱嗟，怒斥聲，而汝也。罵其母曰婢，賤之也。㉓醜，音海，剝肉為醬。㉔快

然，不樂貌。㉕鬼侯，殷之諸侯，侯有女美，入之紂，紂不喜淫，紂殺之，并醜鬼侯，鄂侯亦殷之諸侯，因諫紂罪鬼侯而處死。㉖脯，乾肉。

㉗關里，一作姜里，故城在今河南湯陰縣北。㉘夷維子，夷維，今山東濰縣，因邑為姓。子者，男子之稱。㉙太牢，牛羊豕三牲。㉚巡

狩，天子巡視諸侯守地。㉛鑿，即鑿鑰，鑿同管鑿，音健。㉜攝，在抱几，攝，搯也；在衣襟，言其君親為廝養事。㉝薛國名，故城在今山

東滕縣。㉞鄒國名，即今山東鄒縣。㉟倍，同背。㊱飯舍，以米入死人之口曰飯，以玉曰舍飯，音返。㊲三晉，韓趙魏初皆為晉大

夫，分晉為三，故曰三晉。㊳公子無忌，即信陵君，魏昭王之少子。㊴尊晉鄙軍，晉鄙畏秦兵，不進，無忌奪其軍，殺晉鄙，大破秦兵，解趙圍。

【語譯】秦國圍困了趙國的邯鄲地方，魏國的安釐王差他的將軍晉鄙去救趙，晉鄙因為怕秦，停兵在

蕩陰不進。魏王差了客籍的將軍辛垣衍，從小路入邯鄲，託了平原君轉告趙王道：「秦國所以要急於圍困趙

國的緣故，因為以前曾與齊閔王爭強稱帝，後來秦國仍舊取消了帝號，實在是爲了齊國的緣故。現在齊國愈

加衰弱，只有秦國稱雄於天下，這並非他一定要貪取邯鄲，原來他的意思，要想稱帝呢。趙國果能尊奉秦國爲

帝，秦國必定歡喜，便撤兵而去了。」平原君狐疑着，沒有什麼決定。

帝，秦國必定歡喜，便撤兵而去了。」平原君狐疑着，沒有什麼決定。



這時魯仲連剛纔游到趙國，恰巧秦國來圍困趙國，聽得魏將辛垣衍要叫趙國去尊奉秦國爲帝，就去見平原君道：「這件事情怎麼樣了？」平原君道：「我那裏敢說什麼事情！百萬的兵失敗在外面，現在邯鄲又遭到了包圍，魏王差了他客籍的將軍辛垣衍，教趙國去尊奉秦國爲帝，那人現在還在這裏。我那裏敢說什麼事情！」魯連道：「起初我以為你是天下的賢公子呢，到了現在，我纔知道你不是天下的賢公子了。魏客辛垣衍在那裏？我願意替你責備他，教他歸去。」平原君道：「讓我去召他來見先生。」當時平原君便去見辛垣衍道：「齊國有一位魯連先生，他在這裏，待我來介紹，使他和你將軍一見。」辛垣衍道：「我聽得魯連先生是齊國的高尚之士，衍是人主的臣子，奉了君主的差使，有職務在身，我不願去和魯連先生會面啊。」平原君道：「我已向他說過了，」辛垣衍聽了，方纔答應。

魯連見了辛垣衍，不說什麼話。辛道：「我看住在這圍城裏的人，都是有求於平原君的。現在我看先生的容貌，不是有求於平原君的人，爲麼長久住在這圍城當中而出去呢？」魯連道：「世上的人，批評鮑焦說他不能從容自愛，操切而死，都是錯的。如今一般人不明白他的道理，就以爲他爲了自己的一身而死，那也是不對的。須知那秦國是拋棄禮義，把殺人首級的多少來計功的國家，用權詐的手段，來差使他的將士，用奴隸的待遇，差使他的百姓。倘使他竟肆無忌憚地稱了帝，甚至於統治於天下，那末我只有跳到東海裏去自盡了，我不忍做他的人民呢！今天所以來見你的緣故，是想來幫助趙國啊。」辛垣衍道：「先生用什麼方法來幫助趙國呢？」魯連道：「我將教魏國和燕國幫助他，那齊楚二國，本來已經幫助他了。」辛垣衍道：「若說燕國，我就算是同意你，可以助趙的了，姑且勿論；至於魏國，那末我就是魏國的人，先生怎能使魏國來幫助趙國？」

呢？魯連道：「這是魏國沒有見到秦國稱帝的害處的緣故啊。倘使魏國見到秦國稱帝的害處，那就一定幫助趙國了。」辛垣衍道：「秦國稱帝的害處是怎樣呢？」魯仲連道：「從前齊威王是講究仁義的，他率領了天下的諸侯去朝見周王，那時周朝貧窮而且微弱，諸侯都不去朝見，卻獨有齊國是去朝見的。隔了一年多，周烈王死了，諸侯都去弔喪，獨有齊國到得最遲。周安王生了氣，告訴齊國道：『天子的死，猶如天崩地裂，所以新即位的天子，也要臥着苫席，住着草廬守喪；你東藩的臣子田嬰，齊到得最後，應得死罪。』威王怒不可遏地罵道：『吓！吓！你的母親是婢女，你算得什麼東西呢！』但是威王這一來，終於被天下人所譏笑。原來威王在周烈王活着的時候去朝見他，在他死了就去罵他，實因忍不住他的苛求啊；但是做天子總是這個樣子的，還沒有什麼奇怪。」辛垣衍道：「先生難道不見那僕役麼？十個人去跟一個人，難道他們的力量不敵，智慧不及主人麼？原來是怕着他的威勢啊。」魯連道：「這樣，魏國和秦國比較，魏是他的僕役麼？」辛垣衍道：「是的。」魯仲連道：「那末我要使秦王把魏王煮成肉醬。」

辛垣衍聽了，就露出不快活的樣子，嘆了一聲道：「噫！先生的說話，說得太過份了！先生又怎能使秦王把魏王煮成肉醬呢？」魯仲連道：「當然有道理的，待我說出來：以前鬼侯、鄂侯、文王，是商紂的三公。鬼侯有一個女兒生得很美，所以進獻到紂王那裏，紂王說她不好，就把鬼侯剝成了肉醬；鄂侯爲了這件事情，拚命地諫爭，極力地辯護，所以又把鄂侯煮成了肉乾；文王聽見了，不禁嘆息着，所以又把他拘禁在牖里的地方一百天，並且想把他置之死地。爲什麼本可和人家同稱帝王的，卻自趨於做成肉乾肉醬的地步呢？齊閔王將要到魯國的時候，一個夷維人拿了馬鞭子跟着，他問魯人道：『你們預備怎樣待我們的國君？』魯人道：『我們預備把

十副牛羊豬來待你們的國君。」夷維人道：「這是你們從那裏取來的禮節，卻這樣的來待我們國君。我們的國君是天子啊；天子巡行到諸侯的地方，諸侯應該離開了正屋，奉獻了鑰匙和鎖簧，提起了衣襟，抱了几席，在堂下看天子吃着。天子吃畢了，方纔退下去聽朝。」魯人聽了這話，就閉了他們的關，不去接待他。閔王就不能到魯國去。將到薛國，借路於鄒國，那時鄒國的君主纔死，閔王想進去弔喪。夷維人對鄒國的嗣君說道：「天子來弔喪，主人必須把身體背着棺材，把靈位搬到南面朝北的地方，然後天子朝着南面來弔喪呢。」鄒國的羣臣道：「假使你們一定要這樣做，我們情願用劍自殺。」所以閔王不敢到鄒國去。那鄒魯兩國的臣子們，當他們國君活着的時候，不能够去事奉供養，死了又不能夠把米粒和美玉去塞在君主的口內，然而齊國要把天子的禮節，行到鄒魯的臣子那邊，鄒魯的臣子，尙且還不肯接受。如今齊國是有一萬輛兵車的國家，魏國也是有一萬輛兵車的國家，彼此都有王的名義，可是見他打了一次勝仗，就想乘此去尊他爲帝，這是使三晉的大臣，簡直還不如鄒魯的奴僕婢妾了！況且齊國的野心不死，一旦稱了帝，那末恐怕他要變動諸侯的大臣，他將要撤換他以爲不能幹的人，卻任用他以爲賢明的人；撤換他不歡喜的人，卻任用他所歡喜的人；他還要使那些女兒讒妾，去做諸侯的嬪妃；住在魏王的宮裏，魏王又怎能安逸地過去呢？而且你將軍又怎能得着舊時的寵幸呢？」辛垣衍聽了，就起來拜了兩拜，自己謝罪道：「起初我以爲先生是個平凡的人，到了今天，我方纔知道先生是一位天下的賢士呢！我從此回去了，不敢再講尊秦爲帝的話了。」秦國的將官聽見了，因此退兵五十里。恰巧魏國的信陵君奪了晉鄙的兵來救趙國，攻打秦兵，秦兵就退了回去。當時平原君要想把地方來封給魯仲連，魯仲連辭讓了三次，終於不肯接受。平原君就備酒請他，吃到暢快的時候，平原君走上前來，把千金

送給魯連。魯連笑道：「人家所以要尊貴那天下的豪士，為的是他能替人家排除患難，解除紛亂，並且不受什麼酬報。即使受了酬報，那末他的行為就變成商人，我魯仲連是不肯這樣做的。」就此辭別了平原君而去，終身不再出見。

### 魯共公擇言

國策

梁王魏嬰，觴諸侯於范臺。酒酣，請魯君舉觴。魯君興，避席擇言曰：「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，進之禹，禹飲而甘之，遂疏儀狄，絕旨酒。曰：『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。』齊桓公夜半不寐，易牙乃煎熬燔炙，和調五味而進之。桓公食之而飽，至且不覺。曰：『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。』晉文公得南之威，三日不聽朝，遂推南之威而遠之。曰：『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。』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，左江而右湖，以臨彷徨，其樂忘死，遂盟強臺而弗登。曰：『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。』今主君之尊，儀狄之酒也；主君之味，易牙之調也；左白台而右閭須，南威之美也；前夾林而後蘭臺，強臺之樂也。有一於此，足以亡其國。今主君兼此四者，可無戒與！」梁王稱善相屬。

【註釋】 ① 梁王，即魏惠王，名嬰，篤以酒飲人也。范臺，梁之臺名。 ② 魯君，共公也。舉觴，舉爵而進酒。 ③ 興，起立也。 ④ 避席，離所坐之位。擇言，擇善而言。 ⑤ 帝女，按名義考，謂即禹之女儀狄。夏禹時之造酒者。 ⑥ 旨，酒美酒。 ⑦ 燔，與燻通。不寐，猶言不足。謂口中乏味。 ⑧ 易牙

牙。春秋齊人，善調味。齊桓公用爲侍人，甚寵幸。煎熬燔炙，有汁而煎之，使乾曰煎，乾煎曰熬，燒肉曰燔，舉肉於火上而蕭之，使熟曰炙。燔音煩，炙音實。①覺音教，睡醒。②南之威，卽南威，春秋時美女。③楚王，卽楚莊王。強臺，卽楚之章華臺。崩山，一作京山，在湖北黃境。④江湖洞庭湖。⑤臨，從上視下。彷徨，徘徊。⑥盟，設誓。言誓不再登強臺。⑦尊，同樽，酒杯也。⑧白台，闔須，二人皆美女名。⑨林園臺，皆梁王游觀之處。⑩言稱善不置，屬音燭，連續。

【語譯】梁王魏嬰在范臺上請諸侯們喝酒。喝到興高彩烈的時候，梁王請魯君舉杯進酒。魯君站起來，離開了座位，選擇了善言說道：「從前夏禹的女兒叫儀狄造酒，酒味很好，進呈夏禹，禹喝了，覺得它的滋味很好，就此疏遠了儀狄，戒絕了美酒。說道：『後世的君主，必有因了貪喝美酒而亡國的。』齊桓公在一天夜半的時候，覺得口中無味，易牙就揀那桓公愛吃的東西，經過了煎熬燒炙，調和了五樣的滋味，去進呈桓公，桓公吃得很快，到了天明還沒睡醒。說道：『後世的君主，必有因了貪吃美味而亡國的。』晉文公得到了一個美人南之威，三天不上朝，就此離開了南之威，和她疏遠。說道：『後世的君主，必有因了貪色而亡國的。』楚王到強臺上眺望崩山，但見左面是江，右面是湖，從上面望下，徘徊着不忍離去，快樂得竟忘了死的一般，就此立誓永遠不再上強臺。說道：『後世的君主，必有因了貪着遊覽那高臺和陂池而亡國的。』現在君王酒杯裏的酒，好像是儀狄所造的美酒，君王所吃的滋味，好像是易牙的烹調，左邊有白台，右邊有閭須兩位美人，好像是南之威的美麗，前面有夾林，後面有蘭臺，好像是強臺的快樂，這四件事情犯了一件，已經足以亡國了；如今君王竟完全犯了，可以不警戒麼？」

梁王聽了，就接連稱善不置。

唐雎說信陵君

國策

信陵君殺晉鄙，救邯鄲，破秦人，存趙國。趙王自郊迎。唐雎謂信陵君曰：「臣聞之曰：事有不可知者，有不可不知者；有不可忘者，有不可不忘者。」信陵君曰：「何謂也？」對曰：「人之憎我也，不可不知也；我憎人也，不可得而知也；人之有德於我也，不可忘也；吾有德於人也，不可不忘也。今君殺晉鄙，救邯鄲，破秦人，存趙國，此大德也。今趙王自郊迎，卒然見趙王，願君之忘之也。」信陵君曰：「無忌謹受教。」

【註釋】 ①信陵君，魏昭王之少子，名無忌，封於信陵，故稱信陵君。殺晉鄙，因秦圍趙之邯鄲，魏使將軍晉鄙率師救之，晉鄙畏秦師，止于蕩陰而不進，故殺之。 ②唐雎，戰國時魏人。雎，音雌。 ③卒然，匆遽之貌。卒，同猝。

【語譯】 信陵君殺了晉鄙，救了邯鄲，打敗了秦兵，保全了趙國。趙王親自到城外去迎接他。唐雎對信陵

君說道：「我聽得人家說：事情有不可以知道的，有不可以不知道的，有不可以忘卻的，有不可以不忘卻的。」信陵君道：「這話怎講？」唐雎答道：「人家的憎惡我，我不可以不知道；我的憎惡人家，卻不能給人家知道；人家有恩德給我，我不可以忘卻；我有恩德給人家，那麼我不可不忘。現在你殺了晉鄙，救了邯鄲，打敗了秦兵，保全了趙國，這是很大的恩德啊。如今趙王親自到城外來迎接你，驟然見了趙王，願你把施過恩德的心忘卻罷。」信陵君道：「我無忌謹受你的指教。」

# 唐雎不辱使命

國策

秦王使人謂安陵君曰：「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，安陵君其許寡人！」安陵君曰：「大王加惠，以大易小，甚善。雖然，受地於先王，願終守之，弗敢易。」秦王不說。安陵君因使唐雎使於秦。秦王謂唐雎曰：「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，安陵君不聽寡人，何也？且秦滅韓亡魏，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，以君爲長者，故不錯意也。今吾以十倍之地，請廣於君，而君逆寡人者，輕寡人，與？」唐雎對曰：「否，非若是也。安陵君受地於先王而守之，雖千里不敢易也，豈直五百里哉？」秦王怫然怒，謂唐雎曰：「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？」唐雎對曰：「臣未嘗聞也。」秦王曰：「天子之怒，伏屍百萬，流血千里。」唐雎曰：「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？」秦王曰：「布衣之怒，亦免冠徒跣，以頭搶地耳。」唐雎曰：「此庸夫之怒也，非士之怒也。夫專諸之刺王僚也，彗星襲月；○○ 聶政之刺韓傀也，○○ 白虹貫日；○○ \*要離之刺慶忌也，○○ 蒼鷹擊於殿上。○○ 此三子皆布衣之士也。懷怒未發，休祲降於天，與臣而將四矣。若士必怒，伏屍二人，流血五步，天下縞素，○○ 今日是也！」挺劍而起。秦王色撓，○○ 長跪而謝之曰：「先生坐，何至於此！寡人喻矣。夫韓魏滅亡，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，徒以有先生也。」





動怒。試看那專諸的刺吳王僚，掃帚星侵襲着月亮，聶政的刺韓相傀，白虹貫着太陽，要離的刺王子慶忌，蒼鷹盤旋在殿上。這三個人，都是平民中的勇士呢。藏了怒氣，沒有發洩，吉兆和凶氣，竟從天上降下。現在加上了我，將要有四個了。倘使士果然動了怒，那末橫屍兩人，流血五步，使天下的人都穿素服，就是在今天啊！」說罷，便拔了劍起立上前。

那時秦王的面色忽而變成柔和的樣子，長跪着謝罪道：「先生請坐！何至於這樣呢！此刻我已明白了。那韓魏滅亡，而安陵能夠以五十里的地方保存者，不過靠着有你先生啊！」

### 樂毅報燕王書

國策

昌國君樂毅，為燕昭王合五國之兵而攻齊，下七十餘城，盡郡縣之以屬燕，三城未下，而燕昭王死，惠王即位，用齊人反間，疑樂毅，而使騎劫代之將。樂毅奔趙，趙封以為望諸君。齊田單詐騎劫，卒敗燕軍，復收七十餘城以復齊。燕王悔，懼趙用樂毅，乘燕之敝以伐燕，燕王乃使人讓樂毅，且謝之曰：「先王舉國而委將軍，將軍為燕破齊，報先王之讎，天下莫不振動，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？會先王棄羣臣，寡人新即位，左右誤寡人，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，為將軍久暴露於外，故召將軍，且休計事。將軍過聽，以與寡人有隙，遂捐燕而歸趙。將軍自為計則可矣，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？」望諸君乃使人獻書報燕王曰：「臣不佞，不能奉承先

王之教，以順左右之心，恐抵斧質<sup>①</sup>之罪，以傷先王之明，而又害於足下之義，故遁逃奔趙，自負以不肖之罪，故不敢爲辭說。今王使使者數<sup>\*</sup>之罪，臣恐侍御<sup>②</sup>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<sup>\*</sup><sup>③</sup>。幸臣之理，而又不白於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，故敢以書對。臣聞賢聖之君，不以祿私其親，功多者授之，不以官隨其愛，能當者處之。故察能而授官者，成功之君也；論行而結交者，立名之士也。臣以所學者觀之，先王之舉錯<sup>④</sup>，有高世之心，故假節於魏王<sup>⑤</sup>，而以身得察<sup>⑥</sup>。于燕先王過舉，擢之乎賓客之中，而立之乎羣臣之上，不謀於父兄，而使臣爲亞卿。臣自以爲奉令承教，可以幸無罪矣，故受命而不辭。先王命之曰：『我有積怨深怒於齊，不量輕弱，而欲以齊爲事。』臣對曰：『夫齊，霸國之餘教<sup>⑦</sup>，而驟勝<sup>⑧</sup>之遺事也。閑<sup>⑨</sup>於甲兵，習於戰攻。王若欲伐之，則必舉天下而圖之，舉天下而圖之，莫徑於結趙矣。且又淮北宋地，楚魏之所同願也。趙若許，約楚魏同盡力，四國攻之，齊可大破也。』先王曰：『善。』臣乃口受令<sup>⑩</sup>，具符節<sup>⑪</sup>。南使臣於趙，願反命，起兵隨而攻齊。以天之道，先王之靈，河北<sup>⑫</sup>之地，隨先王舉而有之於濟上<sup>⑬</sup>。濟上之軍，奉令擊齊，大勝之。輕卒銳兵，長驅至國<sup>⑭</sup>。齊王逃遁走莒<sup>⑮</sup>，僅以身免。珠玉財寶，車甲珍器，盡收入燕。大呂陳於元英<sup>⑯</sup>。故鼎反乎歷室<sup>⑰</sup>，齊器設於寧臺<sup>⑱</sup>。薊邱之植，植於汶篁<sup>⑲</sup>。自五伯以來，功未有及先王者也。先王以爲順於其志，以臣爲不頓命<sup>⑳</sup>，故裂地而封之，使之得比乎小國諸侯。臣不佞，自以爲

奉令承教，可以幸無罪矣。故受命而弗辭。臣聞賢明之君，功立而不廢，故著於春秋；蚤知<sup>①</sup>之士，名成而不毀，故稱於後世。若先王之報怨雪恥，夷萬乘之強國，收八百歲<sup>②</sup>之蓄積，及至棄羣臣之日，遣令詔後嗣之餘義，執政任事之臣，所以能循法令，順庶孽<sup>③</sup>者，施及萌隸<sup>④</sup>，皆可以教於後世。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，善始者不必善終。昔者伍子胥說聽乎闔閭，故吳王遠迹至於郢<sup>⑤</sup>。夫差弗是也，賜之鴟夷<sup>⑥</sup>，而浮之江。夫吳王夫差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，故沈子胥而弗悔；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，故入江而不改。夫免身全功，以明先王之迹者，臣之上計也；離<sup>⑦</sup>毀辱之非，墮先王之名者，臣之所大恐也；臨不測之罪，以幸爲利者，義之所不敢出也。臣聞古之君子，交絕不出惡聲；忠臣之去也不潔其名<sup>⑧</sup>。臣雖不佞，數<sup>⑨</sup>奉教于君子矣。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，而不察疏遠之行也，故敢以書報，唯君之留意焉！

〔註釋〕

①樂毅，中山人。樂羊之後，燕昭王禮爲亞卿，以兵攻齊，入臨淄，下七十餘城，封昌國君。昭王卒，惠王立，不快於毅，毅乃至趙，趙封爲望諸君。

②五國，韓、魏、趙、楚、燕也。

③三城，聊、莒、即墨。未下之城，實爲莒與即墨，而曰三城者，因聊爲燕守將所說，復齊之本在此也。

④騶，封

劫燕人。

⑤田單，齊人，敗燕復齊，封安平君。

⑥讒，責備。

⑦暴露，謂因出征而晒于日，露于野。暴，音曝。⑧不佞，自謙之詞，猶言不才。⑨斧

質，皆刑人之具。質同鑕，古腰斬之具，式如後世之劍刀。

⑩侍御，給事左右之人，不敢直言，惠王故托稱其侍御。

⑪畜，養也。⑫舉錯，即

舉動，錯，同措。

⑬假節，即持節。古者使臣持符節以示信。樂毅見燕昭王有大志，故假魏節使燕。

⑭察，考驗而舉之。

⑮餘教，餘業。言

齊桓霸諸侯，餘業猶存。

⑯驟勝，猶言屢勝。

⑰閑，同媯，熱習其事也。

⑱口受令，親口受先王之命。⑲符節，古使臣執以示信之

物。⑳河北，謂黃河以北，今密雲、縣等地，指燕。

㉑濟上，濟水之西，爲齊國之界。

㉒攻至齊之國都。

㉓齊王，潘王。莒，音舉，今山東

宮縣。①大呂齊鐘名。元英，燕宮名。②故鼎，本爲燕鼎，輸于齊者。歷室，燕宮名。③寧臺，燕臺名，在今河北薊縣西。④薊邱二句，薊邱，燕都，今河北大興縣。汶，卽汶水，在山東省，屬齊。竹田，曰篁，卽以燕竹植齊地。⑤頓命，辱命。⑥蚤知，謂有遠見也。蚤，同早。⑦八百歲，齊自太公至湣王約八百年。⑧庶孽，庶子，係世子以外之衆子。孽，旁生之枝，故爲庶子之稱。順庶孽者，以新立之君皆患庶孽之亂，故須撫順之。⑨萌隸，民人隸役。萌，同氓。⑩郢，楚都，卽今湖北江陵縣北十里之紀南城。⑪鴟夷，革囊。鴟音鴟，吳王殺伍子胥，以鴟夷盛尸，投之江。⑫離，同罹，遭也。⑬不潔其名，言不勝其君而自潔其名。⑭數音朔，屢次。

【語譯】 昌國君樂毅替燕昭王聚合了韓魏趙楚燕五國的軍隊去打齊國，攻下了七十多個城池，盡把它收做郡縣，作爲燕國的屬地。還有三個城池不會攻下，可是燕昭王死了，惠王卽位，聽信了齊人的反間之計，疑心樂毅，卻差騎劫去代他領兵，樂毅因此就逃到趙國，趙國封他爲望諸君。這時齊國的田單得悉樂毅已離燕國，便設計欺騙騎劫，終於打败了燕軍，收復了七十多個城池，得以恢復齊國。燕惠王那時便懊悔起來，恐怕趙國用了樂毅，趁着燕國疲乏的時候，領了趙兵來伐燕，於是燕王就差了一個人去一方面責備樂毅，一方面卻向他謝罪道：「先王拿整個國家來委託將軍，將軍替燕國打败齊國，報了先王的冤仇，天下的人都很震驚，我怎敢有一天忘卻將軍的功勞呢？恰巧先王駕崩，我新卽王位，左右的臣子們誤了我，我要差騎劫來代替將軍，實因鑒於將軍辛苦地奔走在外，已經很久了，所以召回將軍，姑且來休息一回，替我計謀國事。將軍誤會了我的意思，以爲和我有嫌隙，就此離開了燕國去歸附趙國。在將軍自己替自己打算，果然好了，可是怎樣報答先王對待將軍的盛意呢？」

望諸君就派人拿了一封回信去送給燕王道：「我沒有才幹，不能奉承先王的教訓，來順你君王左右的心思；因此恐怕受刀斧的刑罰，以致損壞先王的明察，並且又陷你君王於不義，所以逃奔到趙國。自己想來，擔

負了不肖的罪名，所以不敢有所辯白。如今君王派了使者來責備我的過失，我恐怕君王左右的人不明白先王的所以蓄養我幸臣的道理，並且還沒有明白我的所以委身於先王的心跡，所以敢把這封信來回答你。

我聞得聖賢的君主，不把俸祿私給他的親信，必須功勞多的人，方纔給他；不拿官職隨意給他歡喜的人，必須才能相當的人，方纔給他。所以審察才能而授人官職的，是成功的君主；選擇品行而結交朋友，是立名的士人。我根據自己所有的學識看來，覺得先王的舉動，實有高出世人的心理，所以我做魏王的使者，到了燕國，得蒙錄用。先王逾格推舉，提拔我在許多賓客之中，把我立在羣臣之上，也不和宗室大臣們商議，就命我做了亞卿。我自以為奉行命令，承受教訓，可以微幸無罪了，所以受了命令而不敢推辭。先王下一個命令道：『我和齊國有極深的仇恨和不懈的忿怒，因此不量自己的輕重強弱，要和齊國較量一下。』我就對答道：『那齊國是霸國的餘業，屢次戰勝他國，他的遺事，至今還流傳衆口呢。並且兵馬嫻熟，善於作戰，大王要想攻打他，那未必定要結合了天下人的力量去對付纔好；要結合天下人的力量，沒有比結合趙國更爲便捷了。並且還有淮北宋地，又是楚魏二國所共同願望的；趙國倘若答應了，約了楚國和魏國共同盡力，合四國的力量去攻打他，定可大破齊國了。』先王說道：『好的。』我就親口受了先王的命令，手中拿了出使的符節，往南面到趙國去說妥，立刻就返燕覆命，起兵和他去攻打齊國。靠了上天的照應，先王的聲威，和我們在黃河以北的地利，我隨着先王攻打到齊國的邊界濟水之上。濟水上的軍士，奉了命令去攻打齊國，打得大勝，輕裝的士卒，精銳的兵將，一直趕到他們的國都。齊王逃到莒國，只逃出了他自己的一个身體。所有珠玉、財寶、車輛、甲冑、各種珍貴的東西，完全收入燕國。把他們的大呂鐘、陳設在元英宮，把故鼎歸還到歷室宮，齊國的器具，都陳設在寧臺、薊邱。

的竹木，都種植在汶上的竹田裏。從五霸到現在，功勞之大，實在沒有勝過先王的了。先王以爲達到了他的目的，並且以爲我並未辱命，所以劃出了一部份地方封給我，使我得像一個小國的諸侯。我沒有才幹，但自以爲奉行命令，承受教訓，可以徼幸免罪了，所以受了封命，不敢推辭。我聞得賢明的君主，立了功便不肯廢棄，故能顯著於春秋上面；有遠見的士人，立了名便不肯毀壞，故能稱揚於後世。像那先王的報仇洗恥，平服萬乘的強國，沒收人家八百年的積蓄，等到拋棄羣臣的那一天，遺命詔告後王的餘義，使一般執政任事的大臣，所以能夠遵守着法令，撫順着庶子的，把恩惠施到百姓身上，這是都可以教導後世的。我聞得善於創作的人，不一定善於成功；善於開始的人，也不一定善於終局。從前伍子胥的說話給吳王闔閭聽從了，所以吳王的足跡，能夠遠遠地到那楚國郢都；夫差不聽從他的話，賜他一隻皮袋，裝了他的身體，把他浮在江中；只因夫差不明白有遠見的議論可以立功，所以沉了子胥而不知懊悔；子胥不早見君主的不能容納，所以到了投江的地步而不能改變。至於免除了我身體的刑罰，成全了取齊的功勞，藉以表明先王的舊功者，這是我的上策啊；遭了毀謗，受了誅戮，以致墮落先王的名望者，這是我最怕的事情；負了不可測度的罪名，乘着燕國疲敝的機會，而幸災樂禍地自圖私利，那是在道義上所不敢出此的。

我聞得古時的君子，和人絕交，不出惡聲；忠臣離去國家，不肯說君王的壞話而爲自己的名譽作辯護。我雖沒有才能，可是常常受教於君子的了。不過恐怕君王聽信了左右的說話，以致不能明瞭我所以疏遠的行爲，故敢寫了這封信來答復君王，望君王細細地留意纔是！

# 李斯諫逐客書

秦文

秦宗室大臣，皆言秦王曰：「諸侯人來事秦者，大抵爲其主游間。於秦耳。請一切逐客。」李斯亦在逐中。斯乃上書曰：「臣聞吏議逐客，竊以爲過矣。昔穆公求士，西取由余於戎，東得百里奚於宛，迎蹇叔於宋，求丕豹、公孫支於晉。此五子者，不產於秦，而穆公用之，并國二十，遂霸西戎。孝公用商鞅之法，移風易俗，民以殷盛，國以富彊，百姓樂用，諸侯親服。獲楚魏之師，舉地千里，至今治彊。惠王用張儀之計，拔三川之地，西并巴蜀，北收上郡，南取漢中，包九夷，制鄢郢，東據成皋之險，割膏腴之壤，遂散六國之從，使之西面事秦，功施到今。昭王得范雎，廢穰侯，逐華陽，彊公室，杜私門，蠶食諸侯，使秦成帝業。此四君者，皆以客之功。由此觀之，客何負於秦哉？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，疏士而不用，是使國無富利之實，而秦無強大之名也。今陛下致崑山之玉，有隨和之寶，垂明月之珠，服太阿之劍，乘織離之馬，建翠鳳之旗，樹靈鼉之鼓。此數寶者，秦不生一焉，而陛下說之，何也？必秦國之所生，然後可，則是夜光之璧，不飾朝廷；犀象之器，不爲玩好；鄭魏之女，不充後宮；而駿馬馱騏，不實外廐；江南金錫不爲用，西蜀丹青不爲采。所以飾後宮，充下陳，娛

心意說耳目者，必出於秦，然後可，則是宛珠<sup>①</sup>之簪，傅璣之珥<sup>②</sup>，阿縞<sup>③</sup>之衣，錦繡之飾，不進於前，而隨俗雅化，佳冶窈窕<sup>④</sup>，趙女<sup>⑤</sup>不立於側也。夫擊甕，叩缶，彈箏，搏髀<sup>⑥</sup>，而歌呼鳴，快耳目者，真秦之聲也；鄭衛桑間<sup>⑦</sup>，韶虞武象者<sup>⑧</sup>，異國之樂也。今棄擊甕而就鄭衛，退彈箏而取韶虞，若是者何也？快意當前，適觀而已矣。今取人則不然，不問可否，不論曲直，非秦者去，爲客者逐。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，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。此非所以跨海內，制諸侯之術也。臣聞地廣者粟多，國大者人衆，兵強則士勇。是以泰山<sup>⑨</sup>不讓土壤，故能成其大；河海不擇細流，故能就其深；王者不卻衆庶，故能明其德。是以地無四方，民無異國，四時充美，鬼神降福。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。今乃棄黔首<sup>⑩</sup>以資敵國，卻賓客以業諸侯，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，裹足不入秦。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<sup>⑪</sup>者也。夫物不產於秦，可寶者多；士不產於秦，而願忠者衆。今逐客以資敵國，損民以益讎，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，求國之無危，不可得也。秦王乃除逐客之令，復李斯官。

【註釋】 ①游說，謂來游說而偵察國情。 ②猶言間諜。 ③李斯，楚上蔡人，初爲秦客卿，後爲秦相。 ④秦穆公，名任好，春秋五霸之一。

⑤由余，西戎人，使秦，穆公賢之，以計間戎王，由余入秦，武，古稱西方之異族，其地在今甘肅慶陽境。 ⑥百里奚，虞人，虞亡，入秦，宛，秦置宛縣，今河南南陽縣。

⑦蹇叔，岐州人，嘗遊宋。 ⑧不豹，不鄒之子，鄭見殺，豹奔秦，公孫支，名子桑。 ⑨孝公，穆公十六世孫，名渠，商鞅，衛人，相秦，孝公，封於商，又號商君。

⑩惠王，秦孝公之子，自稱爲王。 ⑪張儀，魏人，相秦，惠王，以連橫之策說六國，使背縱約而事秦。 ⑫三川，秦置爲郡，其地有河



伊洛三川，故云。今河南省北部黃河兩岸皆其地。○巴蜀古國名，均在今四川省境。○上郡魏地，共十五縣，秦收而置爲郡。○漢中，楚地，秦置爲郡。在今陝西西南及湖北西北之境。○九夷，東夷有九種之不同。○鄧，在今湖北宜城縣境。鄧，楚都，在今湖北江陵縣境。○成皋，今河南汜水縣。○范雎，戰國時魏人。○穰侯，秦相，昭王母宣太后之弟，姓魏名冉。○華陽，宣太后同父弟華戎。○內，同納。○陸下，臣民對天子之稱。崑山，崑崙山之簡稱；其岡出玉。○隨和，楚下和氏得玉璞於楚山，楚文王使人理其璞而得玉，稱和璧。隨侯見大蛇傷，以藥敷之，後蛇啣大珠以報之，是爲隨珠。○明月，夜光珠。○太阿，楚劍名。阿，音烏。○織離，駿馬名。按織離爲北狄國名，出良馬，名曰織離。○以翠羽爲鳳形而飾旗。○豐音陀，形似鱷魚，皮可蒙鼓。○夜光，玉名，其光夜可以鑒。○犀角，與象牙所製之器。○鄉魏之女，因其國風淫靡，故稱女之美者，必曰鄉魏。○駘驪，音決堤，良馬。○下陳，侍妾。○宛珠，宛縣所出之珠。○傅，同附。璣，珠不圓者。耳音耳，飾耳之玉。○阿繚，齊東阿縣之絹帛。阿音烏。○窈窕，嫺好貌。○趙女，趙地之美女。○嬰音翁，卽嬰也。缶音否，盆也。琴瑟，十三絃。髀音陸，股肉。搏髀，謂拍股以節樂也。○鄭衛，指鄭衛之樂。桑間，本地名，在濮水之上。惟此處係指靡靡之樂而言。昔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，已而延自沉於濮水。後晉國樂師涓夜過此水，聞水中作樂，因聽而寫之，爲平公奏之。師曠曰：「此亡國之音也，得此必於桑間濮上乎？」○韶虞，虞舜之樂。武象，大武，爲周武王樂。樂象舞，故云象。○泰山，高山名，在今山東省。○黔首，秦謂民曰黔首，以其首黑之故。○噍，供敵國利用。噍音香，送給。

【語譯】秦國的宗室大臣們都向秦王說道：「各國諸侯手下的人來委身事秦的，大都是替他的國主來游說，並且來偵察我國的情形罷了，所以請君王頒下命令，把所有客卿一概驅逐出去。」商議下來，李斯也列在逐客的命令之中。

李斯就上了一張奏章道：「我聽得一般的官吏，建議驅逐客卿，照我私下的意見，以爲這件事情，實在是錯了。從前程公微求賢士，西面聘請由余於戎地，東面得到百里奚於宛城，迎接蹇叔於宋國，徵求丕豹和公孫

支於晉國，這五個人都不是秦國人，可是穆公用了他們，併吞了二十個國家，就稱霸西戎。孝公用了商鞅的法令，改變風俗，人民因此殷盛，國家因此富強，百姓願爲國家所用，諸侯都來親近服事，得了楚魏的軍隊，奪地千里。直到現在，還是政治修明，國家強盛。惠王用了張儀的計策，滅亡了河伊洛三川的地方，西面併吞了巴蜀，北面收得了上郡，南面取得了漢中，包圍了九種東夷，控制了鄢郢，東面佔領了成皋的險要，割據了肥美的地方，就此解散六國的合縱，使他們向西面來服事秦國，直到如今，功績還在。昭王得到了范雎，就此廢棄了穰侯，驅逐了華陽，強盛了公室，杜絕了私門的請託，彷彿蠶食桑葉一般的征伐諸侯，使秦國成就了帝王之業。這四個君主都是靠了客卿的功勞，纔能獲得成功。由此看來，客卿有什麼對不住秦國呢？要是這四個君主不能容納客卿，不肯任用賢士，這是使得國家沒有富厚的實際，而且更沒有強大的名望呢。

如今君王得了崑岡的美玉，有了隨和的珍寶，掛了明月的珍珠，佩了太阿的寶劍，騎了織離的駿馬，豎起了翠鳳的旗子，樹立了靈鼉的皮鼓。這幾種寶物，沒有一件是生在秦國的，可是君王都很喜歡它，這是什麼道理呢？假使必須是秦國所生的，然後可用，那末夜光的璧，不能裝飾於朝廷上，犀角和象牙製成的器具，不能做你的玩好；鄭魏兩國的美女，不能充數於後宮；而馱駝的駿馬，不能飼養於馬棚裏；江南的金錫，不能當做器用；西蜀的丹青，不能當做采色；所以裝飾後宮的，充作姬妾的，賞心樂意的事情，悅耳悅目的聲色，必須是秦國所生的，然後可用，那末宛珠的簪，飾着珠璣的耳環，阿地的綢衣，各種錦繡的裝飾，便不進呈到君王的面前；並且時髦風雅，美豔窈窕的趙女，不立在君王的身旁了。須知擊着瑟兒，敲着瓦器，彈着竹箏，拍着股肉，這樣嗚嗚的唱歌，用以悅耳悅目的，真是秦國的聲音；那鄭衛桑間的音樂，韶虞武象的歌曲，都是別國的音樂。現在拋棄了

擊鑿而欣賞那鄭衛的音樂，除去了彈箏而採取那韶虞的歌曲這樣的舉動是什麼緣故呢？也無非是爲了快意當前，但求稱心罷了。如今用人卻不是這樣，不問他的可否，不論他的曲直，只要不是秦人，一概不用，凡是客卿，一概驅逐。那末所看重的是聲色珠玉，所看輕的是人民；這不是所以統治天下，制服諸侯的方法呢！

我聞得地方廣闊的，米糧必多；國家強大的，人民必衆；軍隊強大的，士卒必定很勇敢。泰山不排斥泥土，故能成功它的大河海不剔去小水，故能成就它的深；做君王的不棄去百姓，都一視同仁，故能顯明他的德行。所以土地沒有四方的分別，人民沒有別國的界限，四時的享用常能充足美滿，鬼神降福；這便是從前五帝三王的所以無敵於天下呢。現在君王卻拋棄了人民，去資助敵國，驅逐了賓客，去替諸侯建立功業，使天下的士子退縮不敢西來，裹足不進秦國；這就是所謂借兵給寇，送糧給盜了。須知物品不生在秦國，可以寶貴的正多；士子不生在秦國，卻情願效忠的正不少；現在驅逐客卿而資助敵國，損害人民而增多冤仇，裏面既沒有賢人，外面又結怨於諸侯，這樣要求國家的沒有危險，是不能得到的了。秦王看了這張奏章，於是就取消了逐客的命令，恢復了李斯的官職。

## 卜居

楚詞

屈原 既放，三年不得復見，竭智盡忠，而蔽障於讒，心煩慮亂，不知所從。乃往見太卜 鄭詹尹曰：「余有所疑，願因先生決之。」詹尹乃端筮拂龜，曰：「君將何以教之？」屈原曰：「吾寧悃悃款款，以忠乎？將送往勞來，斯無窮乎？寧誅鋤草茆，以力耕乎？將遊大人，以成名乎？」

寧正言不諱，以危身乎？將從俗富貴以媮。生乎？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？將唶訾慄斯，<sup>①</sup> 喔咿嚅  
 唶，<sup>②</sup> 以事婦人。乎？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？將突梯滑稽，<sup>③</sup> 如脂如韋，<sup>④</sup> 以絜楹乎？<sup>⑤</sup>  
 寧昂昂，<sup>⑥</sup> 若千里之駒乎？將汜汜若水中之鳧，<sup>⑦</sup> 乎？與波上下，偷以全吾軀乎？寧與騏驥亢軛  
 乎？<sup>⑧</sup> 將隨駑馬之迹乎？寧與黃鵠比翼乎？<sup>⑨</sup> 將與鷄鶩，<sup>⑩</sup> 爭食乎？此孰吉孰凶，何去何從？世  
 溷濁，<sup>⑪</sup> 而不清，蟬翼為重，千鈞，<sup>⑫</sup> 為輕；黃鐘，<sup>⑬</sup> 毀棄，瓦釜雷鳴；讒人高張，賢士無名。吁嗟默  
 默兮，<sup>⑭</sup> 誰知吾之廉貞！詹尹乃釋筮而謝曰：「夫尺有所短，寸有所長；物有所不足，智有所不  
 明；數有所不逮，神有所不通。用君之心，行君之意，龜筮誠不能知此事。」

【註釋】<sup>①</sup> 屈原戰國時楚人，名平，字靈均。仕楚為三闖大夫，懷王重其才，靳尚輩譖而疏之，遂被放逐。<sup>②</sup> 太卜官名，為卜官之長。

<sup>③</sup> 端，正也。筮，音箴，著草，用以筮者。拂，拭。龜，靈龜，用以卜者。<sup>④</sup> 悃悃，款款，極其誠懇之意。<sup>⑤</sup> 朴，同樣，樸實也。<sup>⑥</sup> 勞，迎也。謂隨俗高下而迎送。

<sup>⑦</sup> 汜，通莽。<sup>⑧</sup> 大人，謂顯貴之人。<sup>⑨</sup> 媮，媮，同偷。<sup>⑩</sup> 唶訾，慄斯，敬謹奉承顏色貌。唶訾，謂以言求媚。唶，音足。訾，音子。慄，一作栗，斯，語助詞。慄斯，言承顏色也。

<sup>⑪</sup> 喔咿嚅唶，皆強笑貌。嚅唶，一作儒兒。<sup>⑫</sup> 婦人，指懷王寵姬鄭袖。<sup>⑬</sup> 突梯，猶言圓滑。滑稽，謂辯捷之人，言非若是，說是若非，能亂同異也。滑，音骨。

<sup>⑭</sup> 謂如膏之凝而肥澤，如皮革之柔軟。<sup>⑮</sup> 絜，音真，比量。楹，室之圓柱。言本方而求圓之意。<sup>⑯</sup> 昂昂，馬行貌。

<sup>⑰</sup> 汜汜，浮游不定。汜，音泛。鳧，音扶，野鴨。<sup>⑱</sup> 騏驥，千里馬。亢，猶當也。軛，車衡兩端之橫木，作缺月形，以扼馬頸者。<sup>⑲</sup> 黃鵠，大鳥名。比翼，並飛。比，音界。

<sup>⑳</sup> 鷄鶩，音務，鴨也。<sup>㉑</sup> 溷，音混，污濁。<sup>㉒</sup> 鈞，古量名，三十斤。千鈞，喻極重也。<sup>㉓</sup> 黃鐘，一作黃鍾，十二律之一。

<sup>㉔</sup> 吁嗟，嘆息。默默，不得意也。

【語譯】 屈原既被放逐，有三年不能再見君王，竭盡了智力忠心，卻被讒言所障隔，弄得心煩意亂，不知

道走那一條路好；因此就去謁見太卜鄭詹尹道：「我有疑惑的事情，願請先生替我一決。」詹尹端整了蓍草，拂拭了靈龜，說道：「先生有何見教呢？」屈原道：「我寧可誠懇樸實去效忠呢？還是隨着世俗的高下去免除窮困呢？寧可割除茅草去盡力耕種呢？還是去游說大人先生們而求名呢？寧可正言直論，不避忌諱，因而危及身體呢？還是從俗以圖富貴，因而苟全性命呢？寧可拋棄官爵以保我的天真呢？還是諂媚人家，強顏歡笑，去事奉婦人呢？寧可廉潔正直使自己清高呢？還是滑稽圓轉，像那脂肪軟皮般的去求媚呢？寧可超然不俗，像那千里駿馬呢？還是糊糊塗塗像那水裏的野鴨，隨着波浪的起伏，苟且保全我的身體呢？寧可和騏驎一同駕車呢？還是跟着劣馬的足跡呢？寧可和黃鶴同飛呢？還是和雞鴨爭食呢？這種種的事情，究竟那一樣是吉？那一樣是凶？應該避去那一樣？順從那一樣呢？想那世上混濁不清，把極輕的蟬翼當做重，把極重的千鈞當做輕，那寶貴的黃鐘聲音反而毀棄，那惡劣的瓦釜聲音反而爭鳴。讒人趾高氣揚，賢士身窮名絕。唉！還有什麼說呢？有誰知道我的廉潔清貞呢！」

詹尹聽了，就放下了蓍草，辭謝屈原道：「爲尺而不足，便有所短；爲寸而有餘，便有所長。靈龜也有不足的時候，智慧也有不明的地方，命數也有窮盡的時候，鬼神也有不通的地方。用你的心思，行你的意志，靈龜和蓍草，簡直是不能知道這事的。」

## 宋玉對楚王問

楚詞

楚襄王問於宋玉。曰：「先生其有遺行？」與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。」宋玉對曰：「唯。」

然有之。願大王寬其罪，使得畢其辭。客有歌於郢中者，其始曰下里巴人，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；其爲陽阿薤露，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；其爲陽春白雪，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；引商刻羽，雜以流徵，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。是其曲彌高，其和彌寡。故鳥有鳳，而魚有鯤；鳳凰上擊九千里，絕雲霓，負蒼天，足亂浮雲，翱翔乎杳冥之上。夫藩籬之鷄，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？鯢魚朝發崑崙之墟，暮宿於孟諸，夫尺澤之鯢，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？故非獨鳥有鳳，而魚有鯢也。士亦有之。夫聖人瑰意琦行，超然獨處，世俗之民，又安知臣之所爲哉！

【註釋】 ①楚襄王，懷王之弟，爲楚之大夫。 ②遺行，謂行爲之缺失。 ③唯，音緯，答應之詞。 ④下里巴人，俚俗之曲名。下里，鄉里，巴蜀水蠻地，故稱下里巴人者，猶言鄉里蠻歌也。 ⑤屬，音燭，連續。 ⑥陽阿薤露，古樂曲名。阿，音烏，薤，音械。 ⑦陽春白雪，古樂曲名。其曲最高雅。 ⑧商羽皆五聲之名，引之刻之，皆所以協律。 ⑨雜，相合。徵，音止，亦五聲之名。言使五聲協律，爲最高之曲。 ⑩鯢，音昆，大魚名。 ⑪絕，橫度也。霓，音倪，虹霓，謂橫度雲漢。 ⑫謂飛至極高之處，如負蒼天於背。 ⑬謂浮雲在其足下。 ⑭杳冥，高遠至不可見也。 ⑮鷄，音嬰，小鳥名，卽鷓鴣。 ⑯崑崙，山名，爲我國最大之山脈，西自帕米爾高原之蔥嶺發脈，沿新疆西藏之邊境入內地，墟，大邱也。 ⑰暴，音曝，露也。薤，音奇，魚脊也。碣石，山名，地理今釋云：「考肇域志：『山東濟南府海豐縣有馬谷山，卽古碣石山。』」按海豐縣今爲無棣縣。 ⑱孟諸，澤名，亦曰望諸，在今河南商邱縣東北。 ⑲尺澤，言一尺之水。鯢，音倪，一名山椒魚，常居溪流中。 ⑳瑰意琦行，言其不凡。

【語譯】

楚襄王問宋玉道：「先生也有缺失的品行麼？爲什麼士人和百姓們都這樣的不稱讚你呢？」宋玉答道：「是的，很對，確有這件事。願大王饒恕我的罪，使我得以說完我的話。有一個在郢中唱歌的客人，起

初他唱的曲子是下里巴人，國中連續着和他的人有幾千個；後來唱着陽阿薤露的曲子，國中連續着和他的人有幾百個；等到唱着陽春白雪的曲子，國中連續着和他的人，不過幾十個了；最後他引商刻羽，用徵音而唱，國中連續着和他的人，只有幾個罷了。由此看來，那曲調愈高，和的人就愈少。所以鳥類中有鳳，魚類中有鯢，鳳高飛九千里，橫越了雲霓，背負了蒼天，脚下揮動着浮雲，飛來飛去在絕遠的上面，那籬笆上的鶴鶉，怎能和牠較量天地的高低呢？鯢魚早晨出發在崑崙的地方，露出背脊在碣石山旁邊，晚上宿在孟諸的大澤中，那小水裏的鮑魚，又怎能和牠測量江海的大小呢？所以不獨是鳥類中有鳳，魚類中有鯢，士人之中也有的。要知道聖人有偉大的意志，優美的行爲，超出庸俗而獨處，那世上鄙俗的百姓，又怎能了解我的所作所爲呢？」

### 卷三 漢文

#### 五帝本紀贊

史記

太史公曰：「學者多稱五帝，尙矣。然尙書獨載堯以來，而百家言黃帝，其文不雅馴，<sup>①</sup>薦紳<sup>②</sup>先生難言之。孔子所傳宰予<sup>③</sup>，問五帝德及帝繫姓<sup>④</sup>，儒者或不傳。余嘗西至空峒<sup>⑤</sup>，北過涿鹿<sup>⑥</sup>，東漸<sup>⑦</sup>於海，南浮江淮矣，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，風教固殊焉，總之不離古文<sup>⑧</sup>者，近是。予觀春秋國語<sup>⑨</sup>，其發明五帝德、帝繫姓章<sup>⑩</sup>矣。顧弟<sup>⑪</sup>弗深考，其所表見

皆不虛。書缺有聞矣。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，非好學深思，心知其意，固難為淺見寡聞者道也。余并論次，擇其言尤雅者，故著為本紀書首。」

【註釋】 ①太史公，漢司馬遷之自稱。遷世官太史，屬於天官；古主天官者皆上公，故自稱太史公。 ②五帝，黃帝、顓頊、帝嚳、堯、舜。

③尚書，經書名，亦曰書經。本百篇，孔子所授。秦焚典籍，書遂無存。惟故秦博士濟南伏生壁藏之，其後因兵亂散亡。漢定，伏生求其書，得二十九篇，即以之教於齊魯之間。漢文帝時，詔晁錯往受之，是為今文尚書。（本為古文，漢改為通行之文，故曰今文。）後武帝末，魯恭王壞孔子宅，乃得古文尚書。（用籀書，漢時已不通行，故稱古文。）

④雅馴，雅而美。 ⑤蕪紳，即縉紳，又作縉紳，仕宦也。 ⑥宰予，孔子弟子，字子我，魯人。 ⑦五帝，帝嚳、帝堯、帝舜、皆大戴禮及孔子家語諸名。二書非正經，故儒者不甚傳信。 ⑧空峒，山名，亦作崆峒，在今甘肅平涼縣西。 ⑨涿鹿山名，在今河北涿鹿縣東南。黃帝曾誅蚩尤於此。 ⑩漸，音尖，入也。 ⑪即古文尚書。 ⑫春秋，經書名，孔子據魯史而制作者。國語，書名，周左丘明作；孔子據魯史而作春秋。左丘明論其本事以為之傳，又纂異同而為國語。 ⑬章，明顯也。 ⑭弟，同第，俱也。 ⑮書缺有聞，言尚書圖曾缺失，然尚有間隙可尋。問，同問。 ⑯軼，散失。 ⑰論次，以次敘述。 ⑱史傳紀帝王之事者曰本紀。

【語譯】 太史公道：「那些研究學問的人，都說起五帝的事情，這是由來已久的了。但是尚書上祇記載唐堯以來的事情；至於那百家記載黃帝時的事情，文辭很不高雅，所以就是縉紳先生們，也很難斷定它的真偽。孔子所傳下的宰予問那五帝德和帝繫姓兩篇，一般的讀書人以為不是聖人說的話，也往往不肯傳述。我曾經西到崆峒山，北過涿鹿山，東到海邊，南到長江和淮水；凡是經過的地方，父老們常常說起黃帝堯舜的事情，風俗和教化，固然有不同之處，總而言之，不和古文尚書差得很遠，那就近於事實而可信了。我看春秋國語二書，其中有可與五帝德和帝繫姓兩篇互相印證的，很是明顯，不過一般人但觀大略，不加深考罷了。它所表見的事情，實在都不空虛的。至於那尚書雖有缺失，然而還有線索可尋，它的遺聞軼事，能夠時常散見



於別的書籍中不是好學深思，心裏明白它的意思，不能擇取；這本來難以爲見識淺薄的人所講及的呢。我並且把黃帝顓頊、帝嚳、堯、舜，次第敘述，選擇那記載中最雅馴的，寫在本紀中的開端。」

### 項羽本紀贊

史記

太史公曰：「吾聞之周生，曰：『舜目蓋重瞳子。』」又聞項羽，亦重瞳子，羽豈其苗裔邪？何興之暴也？夫秦失其政，陳涉首難，豪傑蠶起，相與並爭，不可勝數。然羽非有尺寸，乘勢起隴畝之中，三年，遂將五諸侯，滅秦，分裂天下而封王侯，政由羽出，號爲霸王，位雖不終，近古以來，未嘗有也。及羽背關懷楚，放逐義帝，而自立，怨王侯叛已，難矣！自矜功伐，奮其私智而不師古，謂霸王之業，欲以力征，經營天下，五年，卒亡其國，身死東城，尙不覺寤而不自責，過矣！乃引「天亡我，非用兵之罪也。」豈不謬哉！

【註釋】○周生，漢初儒者。○重瞳子，日中有兩眸子。

○項羽，秦末下相人，名籍，楚將項燕之子，項梁之姪。

○苗裔，後代。○暴，急

速。○謂秦施行亂政。

○陳涉，秦陽城人，名勝。二世元年七月，與吳廣起兵伐秦，首難，謂首先發難。

○尺寸，言尺寸之土。○隴畝，猶言田

間。○五諸侯，燕、齊、韓、魏、趙。○背關，謂其引兵東歸而背秦關中。懷楚，謂思東歸而都彭城。

○義帝，卽楚懷王孫心，項梁立之，項羽尊

爲義帝，徙之長沙，陰令人擊殺於江中。○伐，功勞。○東城，縣名，在今安徽定遠縣東南。

【語譯】

太史公道：「我聽得周生說道：『舜的眼睛是有兩個眸子的。』」又聽得項羽的眼睛也有兩個

眸子，項羽難道是舜的後代麼？爲什麼他興起得這樣快呢？想那秦朝施行亂政，陳涉首先發難，當時的豪傑像

蜂一般的起來，互相爭奪的，不知有多少人。然而項羽沒有一尺一寸的土地，不過乘了時勢，從田野中崛起，隔了三年，就此領了五國諸侯的兵，去滅亡秦朝，分裂天下，封人王侯，一切政令都由他發出，自己竟稱爲霸王，他的王位雖然沒有結局，可是近古以來，卻沒有過這樣的人物呢。到了項羽背棄關羽，想東歸而定都於彭城，把義帝驅逐出去，自立爲帝；他自己先離叛了，卻又怨恨王侯們的離叛，這真是難的了！自己誇張戰爭的功勞，用他個人的見識，卻不學古時聖賢的方法，還說霸王的事業，要用武力去征伐，纔能治理天下，可是隔了五年，終究亡了他的國家；身子死在東城，仍不覺悟，不肯責備自己，那真錯了！並且還要引着「天要亡我，不是我用兵的罪過」這句話來掩飾着，豈不是荒謬的麼！

### 秦楚之際月表

史記

太史公讀秦楚之際，曰：「初作難，發於陳涉，虐戾滅秦。自項氏撥亂誅暴，平定海內，卒踐帝祚，成於漢家。五年之間，號令三嬗。自生民以來，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。昔虞夏之興，積善累功數十年，德洽百姓，攝行政事，考之於天，然後在位。湯武之王，乃由契后稷，修仁行義十餘世，不期而會孟津。八百諸侯，猶以爲未可，其後乃放弑。秦起襄公，章於文繆，獻孝之後，稍以蠶食六國，百有餘載，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。以德若彼，用力如此，蓋一統若斯之難也。秦既稱帝，患兵革不休，以有諸侯也；於是無尺土之封，墮壞名城，銷鋒鏑，鉏豪傑，維萬

世之安。然王跡之興，起於閭巷。合從討伐，軼於三代。鄉秦之禁，適足以資賢者爲驅除難耳。故憤發其所爲天下雄，安在「無土不王」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？豈非天哉！豈非天哉！非大聖，孰能當此？受命而帝者乎？

〔註釋〕

○秦楚之際，謂二世失政，項羽起兵之時。

○謂陳涉暴虐，屠秦咸陽，殺二世子嬰。

○項氏，指項羽。

○禮，音傳，更替也。三禮，

謂自陳涉更替至項羽，自項羽更替至高祖。

○契，音薛，商之祖。后稷，周之祖。

○孟津，地名，在今河南孟縣南。周武王伐紂，會諸侯於此。

○放弑，謂湯放桀，武王弑紂。

○襄公，秦仲之孫，討西戎有功。平王東遷，賜以岐豐之地，秦始大。

○章顯，大文，文公，經同，穆公，獻公，孝公。

○六國，齊楚燕趙韓魏。

○謂其併吞六國，統一天下也。

○以德荅彼，指處夏商周，用力如此，指秦。

○之制而改爲郡縣也。

○鉏，同鋤，誅也。

○閭巷，謂鄉里。謂高祖起于泗上亭長。

○謂與豪傑併力攻秦。

○軼於三代，軼，過也。三代，夏商周。

○鄉，同向，禁，謂無尺土之封，墮壞名城等事。

○當此，謂當豪傑並爭之時。

【語譯】

太史公讀秦楚時代的史書，說道：「起初發難的人是陳涉，他用暴虐的手段去滅亡秦朝。自從

項氏撥除禍亂，誅伐兇暴，平定天下，終於得到了帝業，成功於漢家。五年之間，號令改了三次，自從有了生民到現在，受天命實在沒有這樣急速的呢！以前虞夏的興起，積了數十年的善行功德，把恩惠施給百姓，攝行天子的政權，還要考察天意，方纔敢就王位。湯武的成就王業，是從他們的祖先契和后稷，修行仁義了十幾代，不約而同的與八百諸侯相會於孟津地方，他們還以爲未可，直到後來，方纔放了桀，殺了紂。秦國在襄公時候興起，在文公時候名聲纔大起來，到了獻公、孝公以後，漸拿蠶食桑葉的手段去侵佔六國，又過了一百多年，到了始皇，方纔能併吞諸侯。用德像虞夏，商周，用力像秦，原來要一統天下，竟是這樣的難呢！

秦既稱帝，以爲兵革不休，實因有了諸侯的緣故，所以就廢除了封建制度，拆壞了有名的城池，銷熔了鋒刃箭頭，殺掉了英雄豪傑，以謀萬代的安寧。然而帝王偏偏從民間的閭巷裏興起來，聯合了天下英雄，討伐暴虐的秦朝，其情形超過那湯武的放弑。從前秦朝的禁令，恰巧足以幫助賢人，替他解除施政的困難罷了。所以高祖發憤自強，就成了天下的豪傑，怎說「沒有地方不能做王」呢？這就是傳上所說的大聖吧？豈非天意麼？豈非天意麼？如其不是大聖，誰能當這豪傑並爭的時候，獨受天命而成帝王呢？」

### 高祖功臣侯年表

史記

太史公曰：「古者人臣，功有五品，以德立宗廟，定社稷，曰勳；以言曰勞；用力曰功；明其等曰伐；積日曰閱。封爵之誓曰：『使河如帶，泰山若厲。』國以永寧，爰及苗裔。』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，而枝葉稍陵夷，衰微也。余讀高祖功臣，察其首封，所以失之者，曰異哉所聞。書曰：『協和萬國。』遷于夏商，或數千歲。蓋周封八百，幽厲之後，見於春秋，尙書有唐虞之侯伯，歷三代千有餘載，自全以蕃衛天子，豈非篤于仁義，奉上法哉？漢興，功臣受封者，百有餘人。天下初定，故大城名都，散亡戶口，可得而數者十二三。是以大侯不過萬家，小者五六百戶。後數世，民咸歸鄉里，戶益息。蕭曹絳灌之屬，或至四萬，小侯自倍，富厚如之。子孫驕溢，忘其先，淫嬖。至太初，百年之閒，見侯五，餘皆坐法隕命亡國，耗矣。罔亦少密焉，然皆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云。」

居今之世，志古之道，<sup>①</sup>所以自鏡<sup>②</sup>也，未必盡同。帝王者，各殊禮而異務，要以成功爲統紀，<sup>③</sup>豈可緼<sup>④</sup>乎？觀所以得尊寵，及所以廢辱，亦當世得失之林也，何必舊聞？於是謹其終始，表見其文，頗有所不盡本末，著其明疑者闕之。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，得以覽焉。」

【註釋】

① 伐，通開，積功。明其等，謂明其積功之等級。

② 積日，謂計其任事之長久。閱，經歷。

③ 泰山、東嶽，厲，同礪，砥也。

④ 失之，謂失

侯。

⑤ 萬國，堯以前所封。

⑥ 幽厲，幽王厲王，皆爲周之暴君。

⑦ 善，與藩通，原也。

⑧ 息，生長衆多。

⑨ 謂蕭何、曹參、周勃、灌嬰。

邪僻。

⑩ 太初，漢武帝年號。

⑪ 耗，音毛，盡也。

⑫ 罔，同網。

⑬ 兢兢，小心戒慎也。言皆不能戒慎於當世之禁網。

⑭ 志，同誌，記

也。謂記夏商周之道。

⑮ 自鏡，猶言自鑑。

⑯ 統紀，卽綱紀。

⑰ 緼，讀若袞，緼而合之。言帝王之道，原各不同，不可以強合也。

【語譯】

太史公道：「古時做人臣的功勞有五等：用德行建立王朝，安定國家的，叫做『勳』；用言論的，

叫做『勞』；用武力的，叫做『功』；記明他立功的等級的，叫做『伐』；計算他任事的長久的，叫做『閱』；在

封爵時的誓辭道：『使那黃河如同衣帶，使那泰山如同砥石，國家得以永遠安寧，因而傳到後代的子孫。』大

概當初封建的原意，未嘗不想堅固他的根本；可是他的枝葉，後來卻漸漸地衰頹起來了。我讀了高祖功臣侯

年表，細察他初封的時候和那所以失侯的緣故，那真是和上面所聽得的不同了。書經上說：『你們萬國的諸

侯，都應該和睦。』這萬國到了夏商，有的已經數千年了。周朝所封的八百個諸侯，經過幽厲二王以後，見於春

秋書經的，還有唐虞的侯伯，經過了三代一千多年，仍舊是完全擁護天子的。這些侯伯難道不是篤守仁義，奉

行上面的法令麼？

漢朝開國時，功臣受封的有一百多人。這時候天下剛才平定，所以大城和名都，戶口散亡的不少，計算起

來，僅存十分之二三。因此大侯的封地不過萬家，小的祇有五六百戶罷了。後來隔了幾代，百姓都回到鄉里，戶口方纔繁盛，蕭何、曹參、周勃、灌嬰等，或者到了四萬的戶口，就是小侯也自然比前加了一倍，富貴殷實，也是照他一樣。可是他們的子孫，驕奢淫逸，忘卻了祖先創業的艱難，專做淫邪的事。到了武帝太初時，百年之間，當時封侯的卻只有五個了；其餘的諸侯，都犯了罪，喪了生命，亡了國家，就此完結了。當時禁網也稍加嚴密，然而他們自身仍不能小心戒慎於當世的禁網呢！

在現在的時世，而記那虞夏商周的道理，固然可以自鑑得失，可是時有古今之分，情形也未必盡同。做帝王的，各有各的禮法，各有各的政策，只要用成功做標準就是了；難道可以強使相同麼？看他們所以得到尊貴寵愛，和所以遭到廢棄恥辱，這也是當世得失的聚集之處，何必定要聞及舊時的事情呢？於是謹慎地記載它的始末，表明它的事情在文章上面，但有許多的地方，不能原原本本地說出，所以把那顯明的說了出來，疑惑的暫且不寫。倘有後世的君子，想廣為敘述，也可以把它參看呢！

### 孔子世家贊

史記

太史公曰：「詩有之：『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。』雖不能至，然心鄉之。往之。余讀孔氏書，想見其爲人。適魯，觀仲尼之廟堂，車服禮器，諸生以時習禮其家。余低回留之，不能去云。天下君王，至於賢人，衆矣；當時則榮，沒則已焉。孔子布衣，傳十餘世，學者宗之。自天子王侯，中國言六藝者，折中於夫子，可謂至聖矣。」

【註釋】

①高山二句，止語助詞。景行，大道也。謂高山足供仰望，天道足供循行也。此處喻誠仰慕孔子德行之高尚。②鄉同向。

③仲尼，孔子字。④車服禮器，皆孔子之遺器。⑤諸生，學官弟子。⑥低回，留戀不忍去。⑦布衣，謂無官服之人，猶言平民也。⑧六藝，指

六經。⑨折中，言取孔子之言，斷事之中，而定其疑也。

【語譯】

太史公道：「詩經上有句詩道：『高山足供我們的仰望，大道足供我們的循行。』高山和大道

這樣的偉大，我雖不能到達，然而我的心早已傾慕神往了。我讀孔子的書，想見他的做人。到了魯國，參觀仲尼的廟堂和車服禮器，那些學官弟子，時常在他家裏習禮。我看了以後，很是留戀，真覺得不忍離去呢。想那天下

的君主和歷代的賢人，實在多極了；當時固然榮耀，死了也就完了。孔子是一個沒有官服的人，傳了十幾代，讀書人都信仰他的學說，自天子而至王侯，中國講六經的人，都把夫子的學說作標準，他真可算是至聖的了。」

### 外戚世家序

史記

自古受命帝王，及繼體守文之君，非獨內德茂也，蓋亦有外戚之助焉。夏之興也，以塗山，而桀之放也，以妹喜。殷之興也，以有娥，紂之殺也，嬖妲己。周之興也，以姜原及大任。而幽王之禽也，淫於褒姒。故易基乾坤，詩始關雎，書美釐降，春秋譏不親迎。夫婦之際，人道之大倫也。禮之用，唯婚姻為兢兢。夫樂調而四時和，陰陽之變，萬物之統也。可不慎與人能弘道，無如命何甚哉！妃匹之愛，君不能得之於臣，父不能得之於子，況卑下乎？既驩，合矣，或不能成子姓；能成子姓矣，或不能要其終。豈非命也哉！孔子罕稱命，蓋難言之也。非

# 通幽明 ① 之變，惡能識乎性命哉！ ②

【註釋】 ① 繼體，嗣位。守文，守成法。

② 外戚，后妃之族。

③ 塗山，國名。夏禹娶塗山氏之女爲妃。

④ 放，謂成湯放桀于南巢。妹喜，一作

妹喜，亦作末喜；有施氏女，夏桀妃。

⑤ 有娥，國名。帝嚳娶其女簡狄爲次妃，爲殷始祖契母。娥，音嵩。

⑥ 妲己，有蘇氏女，殷紂之妃。

⑦ 姜原，一作姜嫄，帝嚳妻。有邰氏女，姜原爲元妃，爲周始祖后稷之母。大任，王季妻，即周文王之母。大與太通。

⑧ 褒姒，周幽王寵妃，褒國之女，以其姓姁通。⑨ 基，始也。乾坤，即天地。易，二卦名。

⑩ 關雎，詩國風首篇名，思得淑女爲偶也。

⑪ 以二女料理下嫁於舜，故美之。

⑫ 親迎，增自迎娶也。春秋魯隱公二年，紀履緌來適女。公羊傳：「外逆女不書，此何以書？讓始不親迎也。」

⑬ 弘，大也。弘道，謂人能將道續而大之。

⑭ 妃匹，夫婦。妃，同配。

⑮ 驩，同歡。

⑯ 子姓，猶言子孫。不能成者，指惠帝之后薄皇后、陳皇后、懷夫人、尹姬等無子者而言。

⑰ 要，求也。不能要其終者，指戚夫人、王皇后、栗姬、王夫人、李夫人等不能善終者而言。

⑱ 幽，闇也。明亮也。即陰陽之意。

⑲ 惡，何也。性命者，天生之質，若剛柔遲速之別。命者，人所稟受，若貴賤壽夭之類。

【語譯】 古來受天命創業的帝王，和那繼續血統遵守法度的君主，不但裏面的德行修明，而且也要靠着外戚來幫助他呢。

夏朝的興盛，由於禹娶了塗山氏的女兒；而桀王的遭到放逐，由於寵幸了妹喜。殷朝的興盛，由於娶了有

娥國的女兒；而紂王的喪失性命，由於寵幸了妲己。周朝的興盛，由於娶了姜嫄和太任；而幽王的被擒，由於和

褒姒荒淫的緣故。所以易經的始基是乾坤二卦，詩經的開端是關雎一章，書經讚美堯的二女下嫁給舜，春秋

譏諷娶不親迎。夫婦的關係，是人道中最大的倫常。禮記的作用，只有婚姻最是留心。原來音樂協調，然後四時

融和，陰陽的變化，是萬物的綱領，怎可不謹慎呢？人雖然能擴大那各種的道理，但是對於天命，實在沒法把它

自主的。那夫婦間的愛情，可算至乎其極了，雖是做君王的，也不能從臣子身上得到它；雖是做父的，也不能從

自主的。那夫婦間的愛情，可算至乎其極了，雖是做君王的，也不能從臣子身上得到它；雖是做父的，也不能從



兒子身上得到它何況是卑下的人呢。既經歡合了，也許還不能得到子孫，能夠得到子孫了，也許還不能保他的終身，這豈不是天命麼！孔子所以少談命理，就是爲了它很難講啊。不是通達了陰陽的變化，又怎麼能夠明白那性命呢！

## 伯夷列傳

史記

夫學者載籍極博，猶考信於六藝。詩書雖缺，然虞夏之文可知也。堯將遜位，讓於虞舜，舜禹之閒，岳牧咸薦，乃試之於位，典職數十年，功用既興，然後授政，示天下重器，王者大統，傳天下若斯之難也。而說者曰：「堯讓天下於許由，許由不受，恥之，逃隱。及夏之時，有卞隨、務光者，此何以稱焉？」太史公曰：「余登箕山，其上蓋有許由冢。」云。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，如吳太伯、伯夷之倫，詳矣。余以所聞，由光義至高，其文辭不少概見，何哉？孔子曰：「伯夷、叔齊，不念舊惡，怨是用希。求仁得仁，又何怨乎？」余悲伯夷之意，睹軼詩，可異焉。其傳曰：「伯夷、叔齊，孤竹君之二子也，父欲立叔齊，及父卒，叔齊讓伯夷，伯夷曰：『父命也。』遂逃去。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，國人立其中子。於是伯夷、叔齊聞西伯昌，善養老，盡往歸焉。及至，西伯卒，武王載木主，號爲文王，東伐紂。伯夷、叔齊叩馬而諫曰：『父死不葬，爰及干戈，可謂孝乎？以臣弑君，可謂仁乎？』左右欲兵之。太公曰：『此義士也。』扶而去之。武王已平殷亂，天下宗周，而伯夷、叔齊

恥之，義不食周粟，隱於首陽山。采薇而食之。及餓且死，作歌，其辭曰：「登彼西山兮，采其薇矣。以暴易暴兮，不知其非矣。神農虞夏，忽焉沒兮。我安適歸矣。于嗟徂兮，命之衰矣。」遂餓死於首陽山。由此觀之，怨邪非邪？或曰：「天道無親，常與善人。」若伯夷、叔齊，可謂善人者，非邪？積仁絮行，如此而餓死，且七十子之徒，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，然回也屢空，糟糠不厭，而卒蚤夭。天之報施善人，其何如哉？盜跖日殺不辜，肝人之肉，暴戾恣睢，聚黨數千人，橫行天下，竟以壽終。是遄何德哉？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。若至近世，操行不軌，專犯忌諱，而終身逸樂，富厚累世不絕，或擇地而蹈之，時然後出言，行不由徑，非公正不發憤，而遇禍災者，不可勝數也。余甚惑焉！儻所謂天道，是邪非邪？子曰：「道不同，不相為謀。」亦各從其志也。故曰：「富貴如可求，雖執鞭之士，吾亦為之；如不可求，從吾所好。」「歲寒，然後知松柏之後凋。」舉世混濁，清士乃見。豈以其重若彼，其輕若此哉？「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。」賈子曰：「曰：『貪夫徇財，烈士徇名。』」夸者死權，衆庶馮生。『同明相照，同類相求。雲從龍，風從虎，聖人作而萬物覩。』伯夷、叔齊雖賢，得夫子而名益彰；顏淵雖篤學，附驥尾而行益顯。巖穴之士，趨舍有時，若此類，名堙滅而不稱，悲夫閭巷之人，欲砥行立名者，非附青雲之士，惡能施於後世哉！」

【註釋】

①六藝指六經。即詩、書、禮、易、樂、春秋。

②尙書有典與舜典及大禹謨，備言禪讓事，故虞夏之文可考而知也。

③岳四岳，即

和之四子，分掌四方之諸侯。牧九牧九州之長。言岳與牧皆舉舜舉禹。

④大統天子之位。⑤許由，堯時高士，堯以天下讓之，不受，乃逃隱於箕山。湯伐桀，克之以讓卞隨，卞隨辭，自投潁水而死。又讓務光，務光不受，負石自沈于蓼水。

⑥言許由、卞隨、務光雖見他說，而六經孔子所不道，何從稱說而徵信。

⑦司馬遷父談爲太史令，此處「太史公曰」四字，係遷引父談之言。

⑧箕山，在河南登封縣南。⑨冢，同塚，高墳。

⑩吳太伯、周太王長子，讓位於弟季歷，避吳。孔子稱其至德。伯夷，殷孤竹君之長子。⑪叔齊，伯夷之弟。⑫軼詩，指下夷齊歌辭。言孔子謂其求仁得仁無怨，而觀其詩似有怨意，是可異焉。

⑬孤竹，國名，湯時所封，姓墨胎氏。⑭西伯，西方諸侯之長，昌文王名。⑮武王，文王子，木主，即文王神主。

⑯太公，呂尚。⑰首陽山，在今山西永濟縣南。⑱西山，指首陽山。⑲于，同吁，徂，同徂，死也。⑳累，同潔。

㉑七十子，孔子身通六藝之弟子。㉒顏淵，名回，空窮乏，厭不厭，不飢飽，登天淵三十二歲死。㉓盜跖，柳下惠弟，古大盜。

㉔肝人之肉，言以人肉炙之爲脯。㉕恣睢，縱恣兇惡。㉖語見論語衛靈公。㉗語見論語述而。㉘語見論語子罕。㉙言自聖賢言之，豈以若彼之貴貴適樂爲重，若此之困窮災厄爲輕，蓋君子所謂重輕與俗不同。

㉚語見論語衛靈公。㉛語見論語靈公。㉜賈子，即賈誼。

㉝食夫兩旬，徇通殉，以身從物。貪者因財死，烈士爲名死。㉞考者兩旬，好大喜功之人，以貪權勢而死。普通之人則以維護自己之生命爲重。

㉟同明五句，語見易乾卦。㊱謂蒼蠅附驥尾而致千里，以喻顏回因孔子而名彰。

【語譯】

那讀書人所有的書籍很多，還要到六經上去考證。詩經和尙書雖有缺失，但是關於虞夏的文

字，是可以知道的。唐堯打算退位的時候，讓給虞舜。舜和禹的中間，四岳九牧，都相推薦，纔叫他先就位試政，擔

任了他的職務幾十年，功勞和信用已有了顯著的成績，然後纔正式授給他政權，把那天下的寶器和帝王的

位置交付他，所以傳讓天下有如此的不容易哩。但是有的人卻說道：「堯讓天下給許由，許由不肯接受，以爲

這是可恥的事情，反而逃去隱居了。到了夏朝的時候，也有兩個不肯受天下的人，叫做卞隨和務光的，這些事

情，也許未必確實吧。」太史公道：「我到過箕山上面，山上好像有許由的墳墓呢。孔子依次排列古代的仁人

情，也許未必確實吧。」太史公道：「我到過箕山上面，山上好像有許由的墳墓呢。孔子依次排列古代的仁人

情，也許未必確實吧。」太史公道：「我到過箕山上面，山上好像有許由的墳墓呢。孔子依次排列古代的仁人

聖賢像那吳大伯、伯夷的一類，很是詳細了。就我所聽見過的，許由、務光兩人，行義很高，可是敘述他們的文辭，在詩書上不能看見，這是什麼緣故呢？孔子道：「伯夷、叔齊，不念着人家舊時的惡事，怨他們的人，因此很少，他們餓死於首陽山，就是求仁得仁，還有什麼怨恨呢？」我悲痛着伯夷的用意，看那遺下來的詩，似乎也有怨艾，實在有些奇怪呢。

他的傳上說：「伯夷、叔齊，是孤竹國君的兩個兒子，當他們父親在世的時候，想立叔齊做太子。等到父親死了，叔齊讓給伯夷，伯夷道：「這是父親的命令啊。」就此逃去。叔齊也不肯做國君，又是逃奔出去。國人就立了那當中的一個兒子。這時候伯夷、叔齊聽得西伯昌是善於養老的，何不去歸附他。到了那邊，西伯已死，武王載了神主，追稱西伯爲文王，向東面去伐紂。伯夷、叔齊叩在他的馬前進諫道：「父親死了不葬，反而起來用兵，可以算得孝嗎？做臣子的去弑國君，可以算得仁嗎？」那時武王左右的人就要把他們殺掉。太公道：「這是有義氣的人啊！」便扶了起來，放他們離去。後來武王已經平定了殷亂，天下的人都來歸附周室，獨有伯夷、叔齊羞恥着他的行爲，立志不吃周朝的米粟，隱在首陽山上採些薇草來吃着。等到餓得將死的時候，作了一首絕命歌道：「登那西山呀，採食那薇草呀！把兇暴來壓制兇暴呢，不知道自己的錯誤啊！神農、虞夏已是匆匆地過去了，叫我們歸到那裏去呢！唉！唉！死期到了！命運何以如此的衰微呢！」就此餓死在首陽山上。」這樣看來，是怨呢，還是不怨呢？

有人說道：「天道沒有隨便相親的，相親的惟有善人。」像那伯夷、叔齊這等人，可以算善人，還是不是善人呢？積着仁義，潔修德行，這樣竟會餓死，還有那七十二賢的一流人，仲尼獨稱顏淵是好學，然而顏淵常常窮

困，吃的糟糠，也還不飽，而且很早就死。上天的報答善人，竟是這樣的麼？盜跖天天殺了無罪的人，把人肉炙爲肉脯，強暴兇惡，聚了黨徒幾千人，橫行天下，後來竟終其天年，他是靠着什麼德行呢？這是格外彰明顯著的事情啊！即如到了近代，有的人品行不正，專犯忌諱，卻是一生安樂，富貴殷實，隔了幾代不斷。有的人揀了地方，纔去行事，應該說話時纔去說話，走路不走小路，不是公正的事情不肯發憤去做它；但是這種人遭到災禍的，實在多得不能計算。我真很疑惑呢！或者這就是上天的道理，究竟是不是呢？孔子說道：『志趣不同的，不能夠互相計議。』也只得各從其志了。所以說道：『富貴如果可求，那末即使叫我做執鞭的人，我也願意做的；如果不能求得到的，還是依我所喜歡的去做。』『天氣寒了，纔知道松柏的後凋。』世上的人都是混濁了，清高的士子方纔顯露。難道有德的人以富貴壽考爲重，而以窮愁天死爲輕麼？君子最恨身死了，不能把名譽流傳於後世。』賈子說道：『貪錢的人死於錢財，義烈的人死於名譽，好大喜功的人死於權勢，平常的人只知道保持自己的生命。』『同是明的，自然互相照着；同類之物，自然互相應求；雲是跟着龍的，風是跟着虎的，聖人興起，人民都看得見了。』像那伯夷、叔齊雖是賢人，得了孔子的稱揚，名譽就更加彰明；顏淵雖是力學，能夠附着了驥尾，德行便更加顯著。山野的士子，行藏依着時候進退，像這一類的人，竟埋沒了名聲，不能稱揚於後世，真是可悲的了！那閭巷中的人，要砥礪行爲，自立名譽的，不是附着聖賢立言傳世的人，怎能把聲名傳於後世呢！』

## 管晏列傳

史記

管仲夷吾者，潁上人也。少時常與鮑叔牙游，鮑叔知其賢。管仲貧困，常欺鮑叔。鮑叔

終善遇之，不以爲言。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，管仲事公子糾。及小白立爲桓公，公子糾死，管仲囚焉。鮑叔遂進管仲。管仲既用，任政于齊，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，一匡天下，管仲之謀也。管仲曰：「吾始困時，嘗與鮑叔賈分財利，多自與，鮑叔不以我爲貪，知我貧也；吾嘗爲鮑叔謀事，而更窮困，鮑叔不以我爲愚，知時有利不利也；吾嘗三仕三見逐于君，鮑叔不以我爲不肖，知我不遭時也；吾嘗三戰三走，鮑叔不以我爲怯，知我有老母也；公子糾敗，召忽死之，吾幽囚受辱，鮑叔不以我爲無恥，知我不羞小節，而恥功名不顯于天下也。生我者父母，知我者鮑子也。」鮑叔既進管仲，以身下之。子孫世祿于齊，有封邑者十餘世，常爲名大夫。天下不多管仲之賢，而多鮑叔能知人也。管仲既任政相齊，以區區之齊在海濱，通貨積財，富國彊兵，與俗同好惡，故其稱曰：「倉廩實而知禮節，衣食足而知榮辱，上服度，則六親固。」四維不張，國乃滅亡。下令如流水之源，令順民心，故論卑而易行。俗之所欲，因而予之；俗之所否，因而去之。其爲政也，善因禍而爲福，轉敗而爲功，貴輕重，慎權衡。桓公實怒少姬，南襲蔡，管仲因而伐楚，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。桓公實北征山戎，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。於柯之會，桓公欲背曹沫之約，管仲因而信之，諸侯由是歸齊。故曰：「知與之爲取，政之寶也。」管仲富擬於公室，有三歸，反坫。齊人不以爲侈。管仲卒，齊國逾其政，常彊於諸侯。後百餘年而有晏子焉。晏平仲

嬰者，萊之夷維<sup>①</sup>人也。事齊靈公、莊公、景公，以節儉力行，重于齊。既相齊，食不重肉，妾不衣帛。其在朝，君語及之，卽危言語不及之，卽危行<sup>②</sup>。國有道，卽順命；無道，卽衡命<sup>③</sup>。以此三世<sup>④</sup>顯名於諸侯。越石<sup>⑤</sup>父<sup>⑥</sup>，賢，在縲繼<sup>⑦</sup>中。晏子出，遭之途，解左驂<sup>⑧</sup>，贖之，載歸，弗謝，入闈久之。越石父請絕<sup>⑨</sup>。晏子懼然<sup>⑩</sup>，攝衣冠謝曰：「嬰雖不仁，免于於厄，何子求絕之速也？」石父曰：「不然。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己，而信於知己者<sup>⑪</sup>。方吾在縲繼中，彼不知我也；夫子既已感寤而贖我<sup>⑫</sup>，是知己。知己而無禮<sup>⑬</sup>，固不如在縲繼之中。」晏子於是延入爲上客。晏子爲齊相，出其御之妻，從門闕<sup>⑭</sup>而闕其夫。其夫爲相御，擁大蓋<sup>⑮</sup>，策駟馬<sup>⑯</sup>，意氣揚揚，甚自得也。既而歸，其妻請去。夫問其故，妻曰：「晏子長不滿六尺，身相齊國，名顯諸侯。今者妾觀其出，志念深矣，常有以自下者。今子長八尺，乃爲人僕御，然子之意，自以爲足，妾是以求去也。」其後，夫自抑損，晏子怪而問之，御以實對，晏子薦以爲大夫。

太史公曰：「吾讀管氏牧民、山高、乘馬、輕重、九府<sup>⑰</sup>及晏子春秋<sup>⑱</sup>，詳哉其言之也。既見其著書，欲觀其行事，故次其傳。至其書，世多有之，是以不論，論其軼事。管仲世所謂賢臣，然孔子小之，豈以爲周道衰微，桓公既賢，而不勉之至王，乃稱霸哉？語曰：『將順其美，匡救其惡。』故上下能相親也。」豈管仲之謂乎？方晏子伏莊公尸<sup>⑲</sup>，哭之成禮，然後去，豈所謂見義不爲無勇者邪？至

其諫說，犯君之顏，此所謂進思盡忠，退思補過者哉！假令晏子而在，余雖爲之執鞭，所忻慕焉。

【註釋】 ①管仲，名夷吾，春秋時齊桓公之賢相。 ②穎上，在今安徽省潁上縣南。 ③鮑叔牙，春秋齊大夫。 ④歟，多取其利。 ⑤公子

糾，小白弟。 ⑥囚，有罪被禁錮者。齊將亂，鮑叔奉小白奔莒，管仲召忽奉糾奔魯。亂作，小白自莒先入，魯納糾，小白以齊師戰，敗魯師。小白請魯

殺公子糾，而請管仲、召忽、召忽死之。管仲自請囚。 ⑦謂鮑叔言管仲於桓公以爲相。 ⑧九合，謂桓公合兵車之會三，乘車之會六也。 ⑨召

忽，公子糾之傅。 ⑩世祿，世代食祿。 ⑪多，稱美。 ⑫稱，言也。謂夷吾所著管子。 ⑬上服度，謂君之行政有法度。大親，父母妻子兄弟

⑭四維，禮義廉恥。 ⑮輕重，謂事之輕重緩急。管子有輕重篇，所言皆錢法之事。 ⑯權衡，稱物之具。噲，審察。 ⑰少姬，桓公姬，蔡

出也。姬，仲公歸之於蔡而未絕。蔡人嫁之，故伐蔡。 ⑱包，裹也。茅，青茅，祭祀所用，向爲楚所貢。仲以包茅不入貢於周，因譏蔡而伐楚，以示

其用兵不爲少姬之事而有正義。 ⑲山戎，亦曰北戎，在今河北遷安縣境，常爲齊燕之患。山戎伐燕，桓公因救燕而伐之。 ⑳周武王封

召公奭於薊，是爲北燕，即今河北大興縣。按，文王庶子，子孫除就封者外，世爲周之卿士。 ㉑柯之會，齊桓公伐魯莊公，請成會於柯，曹沫

以匕首規桓公，求反魯之侵地。桓公許而欲背約，從管仲言，終興之以示信。 ㉒三歸，壘名。一作管仲娶三姓女。反坫，坫音店，爲古燕享所設

之具，以土爲之，獻酬禮畢，則反爵於其上。 ㉓晏子，即晏平仲，齊大夫，名嬰。 ㉔萊，即萊州，今山東掖縣，其舊治夷維，萊之邑名。 ㉕危

言危行，即正言正行。 ㉖順命，直道而行。衡命，謂權衡斟酌而行。 ㉗三世，謂靈公、莊公、景公。 ㉘越石父，齊之賢人。 ㉙縲，繫罪

人之黑索。 ㉚左驂，駕車之馬在兩旁者，左曰驂，右曰駟。 ㉛請絕，請絕交。 ㉜懼然，驚異貌。懼，讀若懼。 ㉝吾聞二句，語音屈，屈也

信，同伸。 ㉞夫子，指晏子，本爲先生長者之稱。寤，通悟。 ㉟無禮，謂晏子入室久之，不待以敬禮。 ㊱大蓋，車蓋，俗稱蓋曰傘。 ㊲駟

馬，即四馬，古人駕車皆用四馬。 ㊳牧民等，皆管子篇名。 ㊴將順，謂順而行之。匡救，謂救而正之。句出孝經。

㊵伏莊公尸，崔子弑莊公，晏子枕公尸股而哭之。語見左傳。 ㊶執鞭，言願爲其執鞭駕御車馬之僕役。

【語譯】 管仲名叫夷吾，是穎上地方的人。他年輕的時候，常常和鮑叔牙交遊，鮑叔知道他是一個能幹

的人。管仲很貧困，常佔鮑叔的便宜，鮑叔終是好好的待他，沒有一些怨言。後來鮑叔事奉齊國的公子小白，管



仲事奉公子糾。等到小白做了桓公，公子糾死了，管仲做了囚犯。鮑叔就在桓公那裏稱讚管仲的才幹，薦他做宰相。管仲既被任用，執掌齊國的政權，桓公因此成了霸業。九次合了諸侯，做一番匡正天下的事業，這都是管仲的計策呢。

管仲說道：「當初我在窮困的時候，曾經和鮑叔合夥經商，分起利潤來，往往自己多拿些，鮑叔不以我爲貪財，知道我很貧窮啊；我曾經替鮑叔謀劃事業，偏偏愈加窮困了，鮑叔並不以我爲愚笨，知道時運有利有不利啊；我曾經三次出仕，三次被君主黜職，鮑叔並不以我爲沒有才幹，知道我不逢着時機啊；我曾經三次作戰，三次敗走，鮑叔並不以我爲懦弱，知道我有老母的緣故啊；公子糾敗了，召忽不屈而死了，我遭着囚禁的恥辱，鮑叔並不以我爲不知羞恥，知道我是不羞恥小節，卻羞恥那功名不能顯揚於天下啊。生育我的是父母，知道我的是鮑叔了。」

鮑叔既經推薦了管仲，情願做他的僚屬，他的子孫，世世代代在齊國吃俸祿，有封地的足有十幾代，常常做有名的大夫。所以天下不稱讚管仲的賢明，卻稱讚鮑叔的能夠識人。管仲既在齊國做了宰相，握着政權，因爲小小的齊國在海邊，便流通貨物，積聚錢財，富國強兵，和百姓同其好惡。所以他自己稱述道：「倉廩充滿了，方纔知道禮法和節操，衣食足夠了，方纔知道榮耀與恥辱；在上的行政有度，那末父母兄弟妻子方纔安穩；禮義廉恥的觀念不能樹立，國家就要滅亡。」發下的命令，好像流水的源頭，要使它順着百姓的意思。所以議論淺近，容易實行。百姓所要的就去給他，百姓所不要的就除卻他。他所行的國政，能把禍患變爲福利，把失敗變爲成功。注意於事情的輕重，謹慎考慮而行。桓公實在恨着蔡國，嫁了少姬，向南面去侵襲蔡國；管仲就乘此去

伐楚國，責備他不把包茅進貢到周室；桓公要向北方去征伐山戎，管仲因此叫燕國修明以前召公的政治；桓公在柯地的那次會盟，本想違背和曹沫所訂的約定，管仲便力勸桓公踐約；各國諸侯，從此都歸附齊國。所以說道：「知道給與就是取得的法子，是施政之寶呢。」管仲的富厚和公室相等，他有三歸的臺，又有安放酒爵的坵，但齊人並不說他奢侈。管仲死後，齊國執政的人，一直奉行他的法規，常常勝過那各國諸侯。

後來隔了一百餘年，出了一個晏平仲。晏平仲的名字叫嬰，是萊州夷維地方的人，事奉齊國的靈公、莊公、景公，努力行着節儉的德行，被齊國人所推重。既經做了齊國的宰相，吃的東西沒有兩種肉味，妻妾不穿綢衣。他在朝廷上，國君有話問他，他就很謹慎地回答；沒有話問他，就很謹慎地辦事；在國家有道的時候，就順着命令而行，無道的時候，就斟酌命令而行。所以做了三代的臣子，他的名望顯揚於各國諸侯。

越石父很是賢明，在犯罪被囚的時候，晏子出來，在路上遇見了他，便解了左邊的馬，贖他的罪，載在車裏，一同歸家。越石父沒有致謝，晏子就進內室，隔了許久不出來，越石父便請求絕交。晏子吃了一驚，連忙整着衣冠謝罪道：「嬰雖沒有才幹，可是總算能夠解除了你的禍患，爲什麼你請求絕交這樣的快呢？」石父道：「不是這樣說的。我聽得君子受屈於不知己的，卻伸展於知己的面前；當我在被囚時，那是他們沒有明白我；先生既已明白我了，肯來贖我，就是知己；知己而待我無禮，還不如被拘禁的好。」晏子於是請他進來，做了上客。

晏子做齊國的宰相，有一天，坐車出外，他的車夫的妻子的從門縫裏偷看她的丈夫，看見她丈夫替宰相駕車，遮了車蓋，鞭着四馬，意氣洋洋，很有自鳴得意的樣子。後來那車夫回家，他的妻子請求離去。車夫問她爲了什麼緣故，妻子道：「晏子的身長不滿六尺，卻做了齊國的宰相，名顯諸侯；方纔我看他出來，意志很是深沉，卻

常常存着自居人下的態度。現在你有了八尺長的身體，倒做人家的車夫；可是看你的意思，很是滿足，我所以要求離去了。」後來她丈夫就自己謙卑拘謹起來，晏子十分奇怪，就去問他，車夫據實說了出來，晏子就薦他做了一個大夫。

太史公道：「我讀管氏的牧民、山高乘馬輕重、九府這幾篇，和晏子春秋，其中所說的事情，真是詳細得很了！既已見了他所著的書，再要看到他所行的事，因此編列他們的傳記。至於他的書，世上多已有了，所以不論單論他們的軼事，管仲是世上所說的賢臣，然而孔子卻看輕他，難道因為周道衰微，桓公既是賢明，管仲不勉勵他做王道的事業，卻教他經營霸業麼？有句古語道：『助長他的好處，糾正他的惡處，所以上下能夠互相親近。』豈不是說那管仲麼？當晏子伏着莊公的尸身哭着，哭畢，成了禮，方纔出去，這豈不是見義不做，便是沒有勇氣麼？至於他的進諫，能夠直言不諱，不怕觸犯君王的顏面，這就是所謂走進了朝廷想盡忠心，退了出來想自察過失的吧！假使晏子現在還活着，我雖然替他做着執鞭駕車御馬的僕役，也是很歡喜而情願的呢！」

## 屈原列傳

史記

屈原者，名平，楚之同姓也。爲楚懷王左徒。博聞彊志，明於治亂，嫻於辭令。入則與王圖議國事，以出號令；出則接遇賓客，應對諸侯。王甚任之。上官大夫與之同列，爭寵而心害其能。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，屈平屬草稟。未定，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，屈平不與，因讒之。曰：「王使屈

平爲令，衆莫不知。每一令出，平伐其功曰：「以爲非我莫能爲也。」王怒而疏屈平。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，讒諂之蔽明也，邪曲之害公也，方正之不容也，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。離騷者，猶離憂也。夫天者，人之始也；父母者，人之本也；人窮則反本，故勞苦倦極，未嘗不呼天也；疾痛慘怛，未嘗不呼父母也。屈平正道直行，竭忠盡智，以事其君，讒人間之，可謂窮矣；信而見疑，忠而被謗，能無怨乎！屈平之作離騷，蓋自怨生也。國風好色而不淫，小雅怨誹而不亂，若離騷者，可謂兼之矣。上稱帝嚳，下道齊桓，中述湯武，以刺世事，明道德之廣崇，治亂之條貫，靡不畢見。其文約，其辭微，其志潔，其行廉。其稱文小，而其指極大；舉類邇，而見義遠。其志潔，故其稱物芳；其行廉，故死而不容自疏。濯淖○汙泥之中，蟬蛻○於濁穢，以浮游塵埃之外，不獲世之滋垢，矜然○泥而不滓者也。推此志也，雖與日月爭光可也！屈平既絀○，其後秦欲伐齊，齊與楚從親○，惠王患之，乃令張儀詳○去秦，厚幣委質○。事楚曰：「秦甚憎齊，齊與楚從親，楚誠能絕齊，秦願獻商於○之地六百里。」楚懷王貪而信張儀，遂絕齊，使使如秦受地。張儀詐之曰：「儀與王約六里，不聞六百里。」楚使怒去，歸告懷王。懷王怒，大興師伐秦。秦發兵擊之，大破楚師於丹淅○，斬首八萬，虜楚將屈匄，遂取楚之漢中地○。懷王乃悉發國中兵，以深入擊秦，戰於藍田○。魏聞之，襲楚至鄧○。楚兵懼，自秦歸。而齊竟怒不救楚，楚大困。明年，秦割漢中地與楚，以和。楚王曰：「不願得地，願得張

儼而甘心焉。張儀聞，乃曰：「以一儀而當漢中地，臣請往如楚。」如楚，又因厚幣用事者，臣斬尙，而設詭辨於懷王之寵姬鄭袖。懷王竟聽鄭袖，復釋去張儀。是時屈平既疏，不復在位，使于齊。顧反，諫懷王曰：「何不殺張儀？」懷王悔，追張儀不及。其後諸侯共擊楚，大破之，殺其將唐昧。時秦昭王與楚婚，欲與懷王會。懷王欲行，屈平曰：「秦，虎狼之國，不可信，不如無行。」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：「奈何絕秦歡？」懷王卒行，入武關。秦伏兵絕其後，因留懷王，以求割地。懷王怒，不聽。亡走趙，趙不內。復之秦，竟死於秦而歸葬。長子頃襄王立，以其弟子蘭爲令尹。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。屈平既嫉之，雖放流，捲顧楚國，繫心懷王，不忘欲反，冀幸君之一悟，俗之一改也。其存君興國，而欲反覆之，一篇之中，三致意焉。然終無可奈何，故不可以反，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。人君無愚智賢不肖，莫不欲求忠以自爲，舉賢以自佐，然亡國破家相隨，而聖君治國，累世而不見者，其所謂忠者不忠，而所謂賢者不賢也。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，故內惑於鄭袖，外欺於張儀，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，令尹子蘭，兵挫地削，亡其六郡，身客死於秦，爲天下笑。此不知人之禍也。易曰：「井渫不食，爲我心恻。」王明並受其福。王之不明，豈足福哉！令尹子蘭聞之，大怒，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。頃襄王怒而遷之。屈原至於江濱，被髮行吟澤畔，顏色憔悴，形容枯槁。漁父見而問之曰：「子非三閭大夫歟？何故

而至此？「屈原曰：『舉世混濁，而我獨清，衆人皆醉，而我獨醒，是以見放。』」漁父曰：『夫聖人者，不凝滯於物，而能與世推移。舉世混濁，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？衆人皆醉，何不鋪其糟而啜其醢？何故懷瑾握瑜，而自令見放爲？』屈原曰：『吾聞之：『新沐者必彈冠，新浴者必振衣。』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，受物之汶汶者乎？寧赴常流，而葬乎江魚腹中耳；又安能以皓皓之白，而蒙世之溫蠖乎！』乃作懷沙之賦。於是懷石，遂自投汨羅，以死。屈原既死之後，楚有宋玉、唐勒、景差之徒者，皆好辭，而以賦見稱，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，終莫敢直諫。其後楚日以削，數十年，竟爲秦所滅。自屈原沈汨羅後，百有餘年，漢有賈生，爲長沙王太傅，過湘水，投書以弔屈原。

太史公曰：「余讀離騷、天問、招魂、哀郢，悲其志，適長沙，觀屈原所自沈淵，未嘗不垂涕，想見其爲人。及見賈生弔之，又怪屈原以彼其材，游諸侯，何國不容，而自令若是。讀鵬鳥賦，同生死，輕去就，又爽然自失矣。」

〔註釋〕 ① 屈原，名平，字靈均。 ② 左徒，官名，即左右拾遺之類，掌供奉諷諫之事。 ③ 彊志，猶言強記。 ④ 上官大夫，楚官名，姓靳，名尙，爲

楚懷王寵臣。一說，姓上官而爲大夫者，非也。 ⑤ 靈令，法令。 ⑥ 屬，音燭，綴輯，彙同稿。 ⑦ 離騷，楚辭篇名，離騷之義，謂遭憂也。 ⑧ 詩，周南至幽

風十五國詩曰國風。 ⑨ 時，有大小雅之分，小雅多燕饗酬答感事述懷之作。 ⑩ 微妙也。 ⑪ 淖，音鬧，泥也。 ⑫ 蟬蛻，蛻音稅，蟬所脫之皮。

喻解脫。 ⑬ 皜然潔白灼灼，音皜。 ⑭ 皜，同皜，退也。 ⑮ 從親，謂約縱而相親，從，同縱。 ⑯ 詳，通伴，詳也。 ⑰ 委實，實通贊，古時始相

見之禮。①商於地名，在今河南淅川縣西。②丹、浙，皆地名，在今河南洛陽縣以西。③漢中，戰國楚地，在今陝西西南及湖北西北之境。④藍田，地名，今陝西藍田縣。⑤鄧，古國名，在今湖北襄陽縣。⑥靳尚，即上官大夫。⑦鄭袖，鄭國之女，美而善舞，懷王之寵妃。⑧武關，地名，爲秦之南關，在今陝西商縣東。⑨內，同納。⑩令尹，官名，楚執政者之稱。⑪屬，音燭，連也。⑫易，井卦又辭，音泄，除去井之停污。⑬言井之停污已除而不飲，故使我心惻然。⑭汲，取水于井。⑮言王如明察而用之，則上下並受其福。⑯遷，放逐。⑰三閭大夫，楚官名，閭者，聚族而居之義，因其職掌王族三姓，曰昭、屈、景，故名。⑱鮪，音進，食也。糟，酒滓。暖，嘗也。醜，薄酒。⑲瑾瑜，皆美玉。⑳察察，明淨。汶汶，污穢。㉑溫蠖，猶言昏憤。㉒汨羅水名，即汨羅江，在今湖南湘陰縣北。㉓宋玉，屈原弟子，唐勒、楚人，景差，楚公族大夫，差，音雌。㉔賈生，即賈誼，漢洛陽人。㉕長沙王，漢景帝之子，名發。㉖湘水，一名湘江，湖南巨川。㉗天問，招魂，哀郢，皆離騷篇名。㉘長沙，即今湖南省治。㉙鵬鳥賦，楚人名鶩曰鵬，爲不祥之鳥，賈生作此賦，以自傷其志。㉚爽然，驚悟貌。

### 【語譯】

屈原的名字叫平，是楚國的同姓，他做着楚懷王的左徒官，學問很高深，記憶力很強，明白治亂

的道理，熟習應對的說話。走進朝廷，就和懷王計議國事，發號施令，走到外面，就接待賓客，應對諸侯。懷王很信任他。這時候有一個上官大夫靳尚，職位和屈原同等，和他爭奪寵幸，心裏妬忌他的才能。懷王叫屈原制作法令，屈原做的草稿還沒有完畢，靳尚見了，想要奪取，屈原不肯給他，因此他在懷王面前進讒道：「君王叫屈平制作法令，大家沒有一個不知道。每一令出，他誇張自己的功勞道：『除了我以外，誰也不能擔任這事的。』」懷王便發了怒，從此疏遠屈平。屈平怨着君王的聽信讒言，讒諂的遮蔽了賢明，邪曲的傷害着正直，方正的不能容納，所以從憂愁幽思中作成了離騷。離騷的解釋，猶如遭逢憂患的意思。天是人的起原，父母是人的根本，人們到了困迫的地步，便要回想着根本，所以一個人到了勞苦倦極的時候，沒有不叫天的，到了疾痛悲傷的

時候，沒有不叫父母的。屈平依了正道直行，竭盡了忠心目力，去事奉他的國君，竟被讒人離間着，命運可以算得惡劣了！素來信實的，倒受了嫌疑，忠心事主的，倒給人誹謗，怎能不怨呢！屈平的作離騷，實在是自己怨恨着他可悲的命運呢。國風的詩，好色而不淫蕩，小雅的詩，怨恨誹謗而不胡亂，像那離騷，可算得兼有其美了。書中的所載，上面稱述帝嚳，下面稱道齊桓，中間敘述湯武的事，用以譏諷世事，彰明那道德的廣博崇高；關於治亂得失的條理系統，莫不逐一可見。他的文章簡約，他的辭句佳妙，他的志向高潔，他的行為清廉。他所稱述的文章雖小，他的本旨卻是很大；他所稱引的物類雖是淺近，他的意義卻是很遠。他的志向高潔，所以稱引的物類都好；他的行為清廉，所以到死不肯自己懈怠。處在污泥的當中，能夠像蟬兒脫殼一般的不着一些污穢；因而浮游於塵世的外面，不受世上的垢濁，清清白白地一塵不染。將這樣的志向推廣開來，雖是和日月爭光，也未嘗不可以呢！

屈原既經革去了官職，後來秦想伐齊，齊和楚約縱相親，秦惠王很覺憂慮，因此派了張儀假意離開秦國，拿了厚幣去獻給楚國，對楚王道：「秦很恨齊，但因爲楚和齊約縱相親，不敢去攻伐，倘使楚能和齊絕交，秦國願意獻奉商於六百里的地方給楚國。」楚懷王起了貪心，相信了張儀的話，就此和齊絕交，一方面差了使者到秦國去接收地方。張儀背約道：「儀和王約定的是六里，沒有聽見過六百里這句話。」楚使懷怒而離開秦國，回國告訴懷王。懷王大怒，便派了大兵去伐秦。秦國出兵迎戰，大破楚兵於丹淅的地方，斬獲首級八萬，俘虜了楚將屈匄，就此奪了楚國的漢中地方。懷王於是盡起國中的兵將，深深地攻入秦國，在藍田地方交戰。魏國聽見了，就乘機襲擊到楚國的鄧地。楚兵恐懼，急忙從秦國退了回來。這時齊竟恨着楚國而不肯援救，楚國因



此遭到了嚴重的困難。到了明年，秦割漢中的地方來和楚國講和。楚王道：「我不願得地，但願得到張儀，方纔甘心。」張儀聽得了這事，就說道：「拿一個張儀去抵當那漢中的地方，那真很上算，我願意自告奮勇到楚國去。」到了楚國，又用了厚幣去結交當權的寵臣靳尚，更用了詭詐的話去籠絡懷王的寵姬鄭袖。懷王竟聽了鄭袖的話，仍把張儀放還。這時屈原既已疏遠了，不再在位，出使在齊國，恰巧回到國裏，向楚王進諫道：「爲什麼不殺張儀？」懷王懊悔起來，立刻派了人去追張儀，可是已經來不及了。後來各國諸侯，一同攻楚，大破楚國，殺死了楚將唐昧。其時秦昭王和楚通婚，要和懷王會面。懷王要去了，屈平道：「秦國好像是虎狼一般的國家，不可信任的，還是不去的好。」懷王的幼子子蘭，力勸王去道：「怎麼可以失去秦的歡心呢？」懷王終於前往。進了武關，秦國預設的伏兵，截斷他的歸路，因此留住懷王，要求割地。懷王發怒，不答應他的要求，逃到趙國。趙國不肯收留，仍舊回到秦國，結果竟身死於秦，祇把棺木運回楚國安葬。懷王的長子頃襄王卽了君位，用他的弟子蘭做令尹。楚國的人都怪怨子蘭因爲勸懷王入秦，以致懷王一去不返。屈平對於子蘭主張懷王入秦這件事，既已表示痛恨，當時雖是放逐流亡在外，然而顧念楚國，關心懷王，自己想回國盡忠的心，一天沒有忘卻，還希望國君的一悟，世俗的一改。他那存君興國的願望，想要反覆聲明着，在一篇離騷的中間，再三致意呢。然而畢竟無可奈何，所以不能再回國任事。從這裏，我們可以見到懷王的終於不能覺悟了。

人君不論愚笨、智慧、賢明、不肖，沒有不想求忠臣做自己的幫手，舉賢人做自己的輔佐；然而亡國破家的前後相接，那賢君的治國竟幾世不見的，這是由於所說的忠臣，君主未必以爲忠；所說的賢人，未必以爲賢呀。懷王因不知道忠臣的辨別，所以內遭鄭袖的惑亂，外受張儀的欺騙，疏遠了屈平，卻信任了上官大夫和令尹

子蘭兵敗地削，失去了六郡；自己的身子客死在秦國，被天下的人所譏笑。這是不識人的禍害呢！易經上說：「井裏有了清潔的水，不去取用，我的心便擔憂了，因他本來應該汲取它的啊！所以王如賢明，能夠取用賢人，那麼全國都受其福了。」王的不明，難道可算得福麼？令尹子蘭聽得屈原痛恨他，很是憤怒，終於叫靳尚，在頃襄王面前說屈原的壞話。頃襄王動了怒，又把屈原謫到了長江以南的地方。

屈原到了汨羅江邊，披散了頭髮，在澤畔一面走着，一面吟着，面色乾枯，容貌灰白。漁夫見了他，便問他道：「你莫非是三閭大夫麼？爲什麼到這裏來？」屈原道：「世上都是混濁，獨有我卻是清潔；衆人都是醉着，獨有我卻是清醒的，所以遭到放逐。」漁夫道：「想那聖賢的人，往往不拘泥於物，而能夠順着世事轉移。世上都是混濁，何不跟着他隨波逐流？衆人都是醉着，何不吃他的糟，喝他的酒，何必保守自己的美德，而自己促成給人家放逐呢？」屈原道：「我聽得人家說：『凡是新沐的人，必定要整潔他的帽子；新浴的人，必定要整潔他的衣服。』不論那一個人，誰能把潔淨的身體，去沾染世上的污穢呢？我情願跟了長流，葬身在江裏魚腹的中間，又怎肯把自己的潔白，去跟了世俗一樣的昏憤呢？」於是做了一篇懷沙賦，抱了一塊石頭，就投在汨羅江中，自盡而死了。屈原既死以後，楚國有宋玉、唐勒、景差之類的人，都喜歡辭章，以詩賦出名，可是都學着屈原的從容說話，終沒有敢直諫的。後來楚國的土地日漸削小，幾十年之後，竟被秦國所滅亡。從屈原沉在汨羅江後，隔了一百多年，漢朝有一個賈誼，做長沙王的大傅，路過湘水，做了文章去弔屈原。

太史公道：「我讀了離騷中的天問、招魂、哀郢這幾篇文章，很悲傷屈原的志向。到了長沙，經過屈原所自沉的汨羅江，未嘗不落了眼淚，想到他的爲人。但是等到看見賈生弔他的文章，又怪屈原有這樣的才幹，如果

去游說諸侯，怕那一國不能容納，何必要自己弄到這個地步呢？讀了賈生所作的鵬鳥賦，對於生死看得一樣。對於去就看得很輕，又不禁使自己突然有所覺悟。」

### 酷吏列傳序

史記

孔子曰：「道<sup>○</sup>之以政，齊之以刑，民免而無恥；道之以德，齊之以禮，有恥且格。」<sup>○</sup>老氏<sup>○</sup>稱：「上德不德，是以有德；下德不失德，是以無德。法令滋章，盜賊多有。」太史公曰：「信哉是言也。法令者，治之具，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。昔天下之網<sup>○</sup>嘗密矣，然姦僞萌起，其極也。上下相遁，<sup>○</sup>至於不振。當是之時，吏治若救火揚沸，<sup>○</sup>非武健嚴酷，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？言道德者，溺其職矣。<sup>○</sup>故曰：『聽訟，<sup>○</sup>吾猶人也，必也使無訟乎！』下士聞道，大笑之。』非虛言也。漢興，破觚而爲圓，<sup>○</sup>斲雕而爲朴，<sup>○</sup>網漏於吞舟之魚，<sup>○</sup>而吏治蒸蒸，<sup>○</sup>不至於姦，黎民艾<sup>○</sup>安。由是觀之，在彼不在此。」<sup>○</sup>

【註釋】

○道，與導同。下同。

○格，感動。

○老氏，姓李，名耳，又稱老聃，其所著書，名曰老子。

○滋章，更爲明顯。

○網，謂秦之法令。

○上下相遁，謂借法爲奸。

○救火，卽抱薪救火，喻欲除其害而反助其勢。揚沸，卽揚湯止沸，喻急迫之事，濟之以寬也。

○溺職，猶言失職。

○聽訟，斷獄也。語出大學。

○語見老子下士下愚之人。

○觚，音孤，飲器之有稜角者。圓，與圓同。破稜角而爲圓器，喻除去嚴法。

○斲，言去華崇實。

○吞舟之魚，極言魚大。喻有罪幸免，以見法網之疏。

○蒸蒸，純壹貌。

○艾，同艾，治也。

○彼，指道德；此，指嚴酷。

【語譯】孔子說：「用政治來引導他，再用刑罰來糾正他，那百姓便多存苟免的觀念，沒有恥辱的心了；用道德來引導他，再用禮教來糾正他，那百姓便有恥辱的心，並且容易感動了。」老子說：「上德的人，德行不顯露，所以常常有德；下德的人，常常把德行顯露，所以常常沒有德。法令愈是彰明，盜賊偏偏愈多。」太史公道：「這幾句話是確實極了！原來法令祇是治理天下的工具，並不是制治清濁的本源。從前秦朝的法網，可算得嚴密了，但是姦詐欺偽的事情，屢有發生出來；到了極點的時候，甚至上下的人，互相玩弄法律，狼狽為奸，弄到國勢不振。當這個時候，做官的治理百姓，好像抱薪救火，揚湯止沸一般，不是用激烈嚴酷的手段，怎能當這責任而辦得妥善呢？談道德的人，治理百姓，就要失職了。所以孔子說：『審理訟獄的方法，我和別人沒有什麼兩樣；必定要使他沒有訟案，纔是根本的辦法吧！』老子說：『下愚的人，聽見了大道一定要大笑。』這的確不是虛話呢！漢朝興起的時候，除了嚴厲的刑法，去華崇實，禁網寬大，竟能漏出吞舟的大魚；可是吏治方面，卻能井井有條，不到姦邪的地步，天下百姓，都能安居樂業。由此看來，治理天下的道理，是在道德而不在嚴酷呢。」

### 游俠列傳序

史記

韓子○曰：「儒以文亂法，而俠以武犯禁。」二者皆譏，而學士多稱於世云。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，輔翼其世主，功名俱著於春秋，固無可言者。及若季次、原憲、閻巷人也。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，義不苟合當世，當世亦笑之。故季次、原憲終身空室蓬戶，褐衣疏食，不厭死而已。四百餘年，而弟子志之不倦。今游俠其行雖不軌于正義，然其言必信，其行必果，已諾必誠，不愛其軀，赴士

之阨困，既已存亡死生矣。而不矜其能，羞伐其德，蓋亦有足多者焉。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。太史公曰：「昔者虞舜窘于井廩，伊尹負於鼎俎，傅說匿於傅險，呂尚困於棘津，夷吾桎梏，百里飯牛，仲尼畏匡，菜色陳蔡。」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，猶然遭此菑。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？其遇害何可勝道哉！鄙人有言曰：「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爲有德？」故伯夷醜周，餓死首陽山，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，跖躡暴戾，其徒誦義無窮。由此觀之，「竊鉤者誅，竊國者侯。」侯之門，仁義存。非虛言也。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，久孤于世，豈若卑論儕俗，與世浮沈，而取榮名哉？而布衣之徒，設取予然諾，千里誦義，爲死不顧世，此亦有所長，非苟而已也。故士窮窘而得委命，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閒者？邪？誠使鄉曲之俠，予季次原憲，比權量力，効功於當世，不同日而論矣。要以功見言信，俠客之義，又曷可少哉？古布衣之俠，靡得而聞已。近世延陵、孟嘗、春申、平原、信陵之徒，皆因王者親屬，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，招天下之賢者，顯名諸侯，不可謂不賢者矣。比如順風而呼，聲非加疾，其勢激也。至如閭巷之俠，修行砥名，聲施於天下，莫不稱賢，是爲難耳。然儒墨皆排擯不載，自秦以前，匹夫之俠，湮滅不見，余甚恨之。以余所聞，漢興有朱家、田仲、王公、劇孟、郭解之徒，雖時扞當世之文罔，然其私義，廉潔退讓，有足稱者。名不虛立，士不虛附。至如朋黨宗彊，比周，設財役貧，豪暴侵凌孤弱，恣欲自快，游俠亦

醜之。余悲世俗不察其意，而猥以朱家、郭解等，令與豪暴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。」

【註釋】 ①韓子，名非，戰國時韓之諸公子，擅刑名之學，著有韓非子。 ②春秋國史也。因魯史名春秋，故後記史事多以此名之。 ③季

次，即公質衰。原憲，字子思。皆孔子弟子。 ④褐衣，毛布之衣。疏食，粗飯。食音寺。 ⑤亡者存之，死者生之。 ⑥舜父使舜上修廬，縱火下焚之，又

使舜下浚井，而以石蓋之，欲置舜於死地。 ⑦伊尹，商之賢相，名摯，鼎俎調五味之器。言伊尹以割烹事湯而為相。 ⑧傳說，殷高宗賢相，嘗隱

於傅巖之野，以為人築牆為生，說音悅。險，同巖。 ⑨呂尚，太公望，年七十，嘗賣食於棘津。 ⑩夷吾，管仲名。枉楛，音質谷，刑具。管仲請囚而見桓

公。 ⑪百里奚，初事虞公，七年而無所遇，去之秦，為人飼牛。後相秦穆公。 ⑫匡，地名。陽貨嘗暴匡，匡人以孔子貌似貨，圍之，故孔子有戒

心。 ⑬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間，故有飢色。 ⑭苗，同災。 ⑮已，同以。嚮，同享。言享受其利者，即以為有德，何知仁義也。 ⑯因，因，即盜

跖與莊蹻，皆古之大盜。躡音躡。言受其利者即以為義。 ⑰竊鉤二句，言罪小而見誅，罪大而封侯。語出莊子。 ⑱謂與其拘學守義，孤立

無助，不若隨俗以取榮名。 ⑲委命，託命求助。 ⑳延陵，即吳季札。孟嘗，即齊田文。春申，即楚黃歇。平原，即趙勝。信陵，即魏公子無忌。

⑳儒，儒家，其宗師為孔子。墨，墨家，戰國時墨翟所創之教。 ㉑朱家，漢初豪俠，魯人。田仲，楚人，喜劍術。王公，即王孟，俠名喚於江淮間。劇孟，

漢洛陽人，以任俠顯諸侯。郭解，漢軹人。漢之遊俠，自朱家而後，首推郭解。 ㉒文罔，猶言法禁。罔，同網。 ㉓宗彊比周，謂崇尙強權，互相親

附。 ㉔設財役貧，謂施財以役使貧民。

【語譯】 韓非子道：「儒者用了文字而亂法，俠士用了武力而犯禁。」這兩種人，都被他譏笑；然而學者

偏偏多被人稱道於世呢。至於像用手段來取得宰相和公卿大夫的職位，輔佐他的國君做事，功名都顯耀在

國史上的，更是不必說了。像那季次、原憲，都是鄉僻的人，他們讀了許多書，懷抱着君子獨特的德行，崇尚大義，

不肯苟合於當世，當世的人也就譏笑他們。所以季次、原憲終身空室蓬門，布衣粗飯，毫不厭棄，死了已有四百

多年，然而弟子們的紀念着他們，卻沒有停止。現在游俠的人，他的行為雖不合正義的軌道，可是他的說話必

信，他的行事堅決，已經答應了人家，必定很誠懇的做去，不愛惜自己的身體，肯救人家的急難，既已有使亡者

信，他的行事堅決，已經答應了人家，必定很誠懇的做去，不愛惜自己的身體，肯救人家的急難，既已有使亡者

得存，使死者得生的功勞了，可是他不肯矜誇自己的能幹，羞稱自己的功德，這也的確有值得稱讚之處呢！並且緩急的事情，是人所常有的。太史公道：「從前虞舜幾乎喪身在下井和修廩的時候，伊尹擔任過烹調食物的差使，傅說隱居在傅巖替人家築牆，呂尚困頓在棘津賣食，夷吾做過囚犯，百里奚替人家餵牛，仲尼在匡地被圍，絕糧在陳蔡，面有飢色。這些人都是學士們所說有道的仁人，尚且要逢着這種災難，何況那些中等的人，又生在亂世的末俗，他們遇害之多，怎能計算得盡呢？鄙俗的人有句話道：『有什麼仁義不仁義，只要受過他的利益的，便把他認爲有德。』所以伯夷厭惡周朝，餓死在首陽山上，然而文王、武王並不因此而貶損其王號；盜跖和莊蹻兇暴異常，但是他們的黨徒，讚揚着他們的義氣無窮。這樣看來，莊子所說的『偷竊鈎子的犯死罪，偷竊國家的做王侯；在王侯的門第裏纔有仁義。』這句話真不是空言哩！現在很固執的一般士子，或抱着很淺薄的道義，好久孤立在世上；那裏及得到那議論卑俗，與世浮沉的人，能够去取榮名的好呢？然而一般民間的俠士，卻能很有信義，凡是取別人的，或是答應別人做的事，能使千里以外的人，都稱讚他有義氣，甚至要死，也不顧世人說着。這也有特長的地方，不是苟且所能做到的呢！所以士子窮困的時候，便要向這種人託命求助，這豈不是人家所說的聖賢豪傑之間的人麼？假使真的使鄉僻地方的俠士，和季次、原憲比量權力，那在世上所立的功績，就不可同日而語了。總之，要說到功勞顯著，言語信實，那末俠客的義氣，又怎可缺少呢？古時民間的俠士，如今不能再聽得的了，近世的吳季札、孟嘗君、春申君、平原君、信陵君這些人，都因爲是王者的親屬，靠了有封地和卿相的富厚，招致天下的賢者，顯名在諸侯那裏，這不可不算他們是不賢的了。他們好比是順風呼喊着，聲音並不加響，但是總比尋常高幾倍，這是那勢力厲害啊。至於像那鄉僻地方的俠士，

卻能修德立名，使他的聲譽發揚到天下，沒有人不說他是賢的，這纔難極了！然而儒家墨家對於他們都擯棄不載，從秦朝以前，平民的俠義，埋沒不見，令人很覺可恨！照我所聽見的，漢興以後，有朱家、田仲、王孟、劇孟、郭解的一流人物，雖然時常觸犯當世的禁網，可是他們的私德，清廉高潔，退讓不爭，實在是很可稱述的。他們的名聲並不虛立，士子也並不虛附。至於像那結合朋黨，崇拜強權，互相親附，用了錢財去役使窮人，靠了豪暴去欺侮孤弱，放縱物欲而自快心意，這種事情，游俠的人也以爲恥辱，不肯做的。我悲痛世俗的人不明白這種意思，竟把朱家、郭解這些人和豪暴的一流同樣看待，並且同樣的譏笑他們啊！

### 滑稽列傳

史記

孔子曰：「六藝於治一也。禮以節人，樂以發和，書以道事，詩以達意，易以神化，春秋以道義。」太史公曰：「天道恢恢，豈不大哉！談言微中，亦可以解紛。淳于髡者，齊之贅壻也。長不滿七尺，滑稽多辨，數使諸侯，未嘗屈辱。齊威王之時，喜隱，好爲淫樂長夜之飲，沈湎不治，委政卿大夫。百官荒亂，諸侯並侵，國且危亡，在於旦暮。左右莫敢諫。淳于髡說之以隱曰：「國中有大鳥，止王之庭，三年不蜚，又不鳴。王知此鳥何也？」王曰：「此鳥不蜚則已，一蜚沖天；不鳴則已，一鳴驚人。」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，賞一人，誅一人，奮兵而出。諸侯振驚，皆還齊侵地。威行三十六年，語在田完世家中。」威王八年，楚大發兵加齊，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，齎金百斤，車馬十



駟。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。○王曰：「先生少之乎？」髡曰：「何敢！」王曰：「笑豈有說乎？」  
髡曰：「今者臣從東方來，見道傍有穰田者。○操一豚蹄，酒一盃，而祝曰：『甌窶滿篝。○汙邪  
滿車。○五穀蕃熟，穰穰。○滿家。』臣見其所持者狹，而所欲者奢，故笑之。」於是齊威王乃益  
齋黃金千鎰，白璧十雙，車馬百駟。髡辭而行，至趙。趙王與之精兵十萬，革車○千乘。楚聞之，夜引  
兵而去。威王大說，置酒後宮，召髡，賜之酒，問曰：「先生能飲幾何而醉？」對曰：「臣飲一斗亦醉，一  
石亦醉。」威王曰：「先生飲一斗而醉，惡能飲一石哉！其說可得聞乎？」髡曰：「賜酒大王之前，執  
法○在傍，御史○在後，髡恐懼俯伏而飲，不過一斗徑○醉矣。若親有嚴客，○髡舂鞣  
臚，○侍酒於前，時賜餘瀝，奉觴上壽，數起，飲不過二斗徑醉矣。若朋友交遊，久不相見，卒然○相  
覩，歡然道故，私情相語，飲可五六斗徑醉矣。若乃州閭之會，○男女雜坐，行酒稽留，六博投壺，○  
相引爲曹，○握手無罰，目眙○不禁，前有墮珥，○後有遺簪，髡竊樂此，飲可八斗而醉二  
參○日暮酒闌，○合尊促坐，男女同席，履舄交錯，杯盤狼藉，堂上燭滅，主人留髡而送客，羅襦○  
襟解，微聞薜澤，○當此之時，髡心最歡，能飲一石。故曰：『酒極則亂，樂極則悲。』萬事盡然，言不  
可極，極之而衰。」以諷諫焉。齊王曰：「善。」乃罷長夜之飲，以髡爲諸侯主客。○宗室置酒，髡嘗  
在側。」

【註釋】 ①六藝，指六經。 ②恢恢，言天道廣大，無所不包。

③淳于髡，戰國時齊人。髡，音坤。

④滑稽，謂善辯之人，言非若是，說是若非。

⑤數音朔，歷次。

⑥喜隱，謂好作隱語。

⑦沉湎，沈溺於酒。湎，音勉。不治，不理國事。

⑧畫，同飛。

⑨數音朔，歷次。

⑩喜隱，謂好作隱語。

⑪沉湎，沈溺於酒。湎，音勉。不治，不理國事。

⑫畫，同飛。

⑬賞一人，謂封卽墨大夫。誅一人，謂烹阿大夫。

⑭田完，春秋時陳之子孫，奔齊，曰田敬仲。桓公使爲工正，子孫世爲齊卿。周安王時，其後田和始併齊而爲諸侯。田完世家，史記篇名。

⑮冠纓，冠上之帶，所以結冠者。素，盡也。

⑯積田，爲田祈禱豐稔。

⑰汗邪，低下之田。謂求低下之田，亦有豐收。

⑱積穰，豐盛貌。

⑲輿，音畫，高地狹小之區。籒，音澁，籠也。

⑳徑，猶言簡直。

㉑指父有尊客。

㉒音卷，收斂也。韠，音滂，臂衣，以紿爲之。鞞，同踞，小跪。

㉓卒然，突然也。卒，同猝。

㉔州闔鄉里。

㉕六博，古遊戲，約如今之弈棋。投壺，古賓主燕飲時爲之，設壺一，賓主以次投矢於其中，勝者酌酒飲不勝者。

㉖曹，同輩。

㉗胎，音翅，直視不移。

㉘珥，以珠玉爲耳飾。

㉙參，同三。

㉚酒闌，飲酒者半離半在也。

㉛羅襪，羅製之短衣。襦，音儒。

㉜薺，澤香氣，薺，通香。

㉝主客，官名，掌接待諸侯賓客。

【語譯】 孔子說道：「六藝對於治道方面的作用，是有同樣的價值的。禮記所以節制人民，樂經所以發揚人們的和氣，書經所以記載事實，詩經所以傳達情意，周易所以闡明天理的變化，春秋所以標明人們的正義。」

太史公說道：「天道無所不包，豈不是廣大的麼？那滑稽之流的談言微中，也能够解除各種的紛亂呢。淳于髡是齊國的入贅女婿，他的身體不滿七尺長，可是談諧善辯，屢次出使到諸侯那裏，從來不曾受到

過屈辱。當時齊國的威王喜歡聽隱語，並且愛好那淫樂通夜的喝酒，沈溺着不理國事，把國政委託給公卿大夫，百官荒亂，諸侯都來侵伐，國家危亡，就在旦夕了。左右的人，都不敢進諫。淳于髡就用隱語去促威王覺悟道：「國中有一隻很大的鳥，停留在君王的庭上，三年不飛，也不叫一聲，你可知道這隻鳥是爲的什麼呢？」威王道：「這隻鳥不飛便罷，一旦飛起來，就要沖上天去，不叫便罷，一旦叫起來，就要驚嚇人家。」於是他就朝見縣

令七十二人，賞了一人，誅了一人，整頓了兵馬出去作戰，諸侯很是驚懼，都歸還以前侵奪齊國的土地。威力施行了三十六年，這些話記在田完世家的裏面。

在威王八年的時候，楚國派了大兵侵犯到齊國來；齊王差了淳于髡到趙國去請救兵，給他黃金百斤，車馬十駟。淳于髡仰天大笑，笑得連帽上的帶子也都斷掉了。威王道：「先生嫌它少麼？」髡道：「那裏敢呢！」威王道：「先生的大笑，難道有什麼意思麼？」淳于髡道：「剛才我從東方來，看見路旁有一個祈禱田裏豐收的人，拿了一隻豬腿和一壺酒，禱告着道：『高狹的田地，頗有滿籠的收成；低下的田地，頗有滿車的收成；希望五穀豐熟，禾實很豐盛的堆滿在我的家裏。』我看見他所拿的東西很小，希望卻是極大，所以笑的。」於是齊威王就加了黃金二萬兩，白璧十雙，車馬一百駟。髡就辭別出行，到了趙國，趙王給他精兵十萬，兵車一千輛，來救齊國。楚國聽見了，當夜便領兵退去。威王大悅，在後宮備了酒席，召了髡來，賜他飲酒，問道：「先生能飲多少酒纔醉呢？」髡回答道：「我飲一斗也醉，飲一石也醉。」威王道：「先生既然飲了一斗就要醉，又怎能飲到一石呢！這理由可以說給我聽麼？」髡道：「賜酒在大王的面前，執法的人在旁邊，做御史的人在後面，髡就嚇得伏地飲酒，只不過一斗光景，簡直就要醉倒了。假使父親有尊貴的賓客，髡捲起了衣袖，彎着身體跪在那裏，侍酒在他們的面前，有時賜下喝剩的餘滴，舉了酒杯，上壽稱祝，約有幾次；這樣的飲酒，不過兩斗光景，簡直就要醉了。假使有知己的朋友，好久不看見了，忽然相逢，很欣喜地談談從前的事情，再談那私下的情分，這樣的飲酒，可以飲到五六斗，方纔醉倒。假使在那鄉里集會的時候，男女雜坐，斟酒留連，弈棋投壺，大家來尋伴入局，握了婦女們的手也不責罰，一眼不眨地看她們，也沒有人禁阻，前面有落下的耳圈，後面有遺失的髮簪，髡覺得很是

愉快，這樣可以飲酒八斗，即使醉，也不過二三罷了。到了太陽下山，飲酒的人一半離去了，一半還在，大家把酒杯合起來，很貼近的坐着，男女同在席上，鞋兒屐兒，互相接觸，酒杯菜盤，零零亂亂，堂上的燭光隱滅，主人卻是留了髡送去了客人，把羅衣的小襟解開，可以微微的聞着一些香氣，當這個時候，髡的心裏最快樂，竟能飲到一石。所以古語說道：「飲酒過了分就要昏亂，快樂過了分就要悲傷。」萬百事情都是如此，這是說不可過分，過了分就要衰敗。淳于髡用這樣的話來隱隱地規諫齊王。齊王道：「不錯！」就此戒除了通夜的飲酒，叫髡做接待諸侯的「主客」。每逢齊國宗室備酒的時候，髡總是陪在旁邊的。

### 貨殖列傳序

史記

老子曰：「至治之極，鄰國相望，雞狗之聲相聞，民各甘其食，美其服，安其俗，樂其業，至老死不相往來。」必用此爲務。輓近世塗民耳目，則幾無行矣。太史公曰：「夫神農以前，吾不知已。至若詩書所述，虞夏以來，耳目欲極聲色之好，口欲窮芻豢之味，身安逸樂，而心誇矜勢能之榮，使俗之漸，民久矣。雖戶說以少論，終不能化。故善者因之，其次利導之，其次教誨之，其次整齊之，最下者與之爭。夫山西饒材、竹、穀、纒、旄、玉石，山東多魚、鹽、漆、絲、聲色，江南出柶、梓、薑、桂、金、錫、連丹、沙、犀、瑇瑁、珠璣、齒、革，龍門、碣石，北多馬、牛、羊、旃、裘、筋、角，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，棊置，此其大較也。皆中國人民所喜好，謠俗被服，飲食，奉生，送死之具也。故待農而食之，虞而

出之工而成之，商而通之。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？人各任其能，竭其力，以得所欲。故物賤之徵貴，貴之徵賤，各勸其業，樂其事，若水之趨下，日夜無休時，不召而自來，不求而民出之，豈非道之所符，而自然之驗邪？周書曰：「農不出，則乏其食；工不出，則乏其事；商不出，則三寶絕。」虞不出，則財匱少；財匱少，而山澤不辟矣。此四者，民所衣食之原也。原大則饒，原小則鮮。上則富國，下則富家。貧富之道，莫之奪予，而巧者有餘，拙者不足。故太公望封於營丘，地瀉鹵，人民寡，於是太公勸其女功，極技巧，通魚鹽，則人物歸之，繼至而輻湊。故齊冠帶衣履天下，海岱之間，斂袂而往朝焉。其後，齊中衰，管子修之，設輕重，九府，則桓公以霸，九合諸侯，一匡天下。而管氏亦有三歸，位在陪臣，富於列國之君，是以齊富彊至于威宣也。故曰：「倉廩實而知禮節，衣食足而知榮辱。」禮生於有，而廢於無。故君子富，好行其德；小人富，以適其力。淵深而魚生之，山深而獸往之，人富而仁義附焉。富者得勢益彰，失勢則客無所之，以而不樂。夷狄益甚。諺曰：「千金之子，不死於市。」此非空言也。故曰：「天下熙熙，皆爲利來；天下壤壤，皆爲利往。」夫千乘之主，萬家之侯，百室之君，尚猶患貧，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！

【註釋】

○輓，與晚通。

○則幾無行矣，謂晚近之世，祇知塗飾人民耳目，則至治不能行矣。

○芻豢，草食曰芻，如牛羊之類；穀食曰豢。

如犬豕之類。

○漸，音尖，染也。

○眇，與妙通。眇論，即妙論。

○山，指太行山；下山，東同穀音谷，與穀不同，與楮同科，果實可食，皮可造紙。纒，音

慮，山中之草，可爲夏布。旄，音毛，旄牛也。

○擊色，擊色之娛。

○楫，音南，梓，音子，二木名，均可製器。連，未鍊成之鉛。丹沙，即朱砂，礦物名。犀，犀牛，

角可製器並入藥。瑋瑋亦作瑋瑋，音代妹，龜類，甲可爲飾。璣，不圓之珠。齒如象牙。皮去毛曰革。龍門礪石，二山名。府與甞通。毛織物。裘，皮衣。

① 山出，山多產銅鐵。碁置，如碁之布置甚密，喻其多。② 大較，大略。③ 謠俗，風俗。④ 虞，掌山澤之官。括，森林礦產。⑤ 三寶珠。

玉，金。⑥ 辟，同關。⑦ 太公望，即姜尚。營丘，地在今山東昌樂縣東南。⑧ 鴻臚，海邊鹹地。⑨ 緝，通緝，縛小兒於背之帶。緝至，言負

其子而至。車輪中直木，言四方人物來集，如輻之聚於輪心。⑩ 海東，海岱，泰山。⑪ 斂袂，整斂衣袖，示肅敬之意。⑫ 輕重，錢也。九

府，藏財物之府庫。⑬ 三歸，臺名，管仲所築。⑭ 陪臣，諸侯之上卿。⑮ 威宣，威王與宣王也，皆戰國時齊君。⑯ 語出管子牧民篇。

⑰ 富有，無貧乏。⑱ 言千金之子，雖有罪，亦可設法，不致竟伏法而死於市。⑲ 壤，通攘，攘攘往來紛錯貌。⑳ 編戶之民，謂平民編入戶口冊者。

民編入戶口冊者。

【語譯】 老子說：「時世太平到了極點，鄰國可以互相望見，雞啼狗叫的聲音，可以互相聽見；百姓都能

夠吃他愛吃的食物，穿他愛穿的衣服，安於他的習俗，樂於他的事業，到老死彼此不相往來。」太平盛世，必定

要達到這樣的境地纔對。近世祇知塗飾人民的耳目，那末從前太平盛世的習俗便不能行了。太史公道：「講

到神農以前的事情，我是知道了；至於像詩經和書經裏所講虞夏以來的生活，耳目要窮極聲色之好，口腹

要窮極犬豕牛羊之味，身體安於逸樂，而心裏誇張着權勢和能力的榮耀，這種習俗的薰染人民已有好久了，

雖是拿巧妙的理論去挨戶說明，終究不能感化的了！所以善於施政的人，是根據了社會的趨勢而謀人民的

幸福；次一等的，便因勢利導，教人民做有利的事業；再次一等的，就教誨人民經營；再次一等的，便是整理人民

的經濟，使他們不致窮困；最下等的是和人民爭利了。像那山西多產木材，竹頭，穀，繡，犛牛，玉石；山東多產魚，鹽，

漆，絲和聲色的器具；江南多產枏，梓，蠶，桂，金，錫，連，丹砂，犀牛，玳瑁，珠璣，齒，革，龍門，礪石的北面，多產馬，牛，羊，氈，裘，

筋，角，銅鐵則千里的山都有出產，像棋子一般布置得很繁密；這是四方出產的大略。以上所說的東西，都是中

國人民所喜歡的，也是一切習俗中的衣服飲食和養生送死的用具啊。所以必須有農人把它種植出來吃，有山澤之官把它生產出來，有做工的人把它加工製成，有經商的人把它運輸流通。這難道有政治教化，去命令他們做事，或是約會他們的嗎？不過人人各盡他的才能，各竭他的力量，藉此以滿足他的欲望罷了。所以物價賤了，是貴的預兆；物價貴了，是賤的預兆。各人自己勉力他的職業，歡喜他的事情，如同水的向下流着，一天到晚沒有休息的時候，不必召集，他自己會來，不必徵求，百姓自會出產。這豈非合着道義和自然的應驗麼？周書上說：「農人不去耕種，糧食便要缺乏；工人不去做工，器用便要缺乏；商人不去經商，那末珠、玉、金、三寶便要斷絕；山澤之官不去管理，那末財貨便要缺少；財貨缺少了，那末山澤便不能開闢了。」這四種人，是百姓衣食的本原呢。本原大便能富饒，本原小就要缺少，他們上面可以富國，下面可以富家。貧富的道理，是不能够任意爭奪或施與的。於是巧妙的人，常能有餘，愚笨的人，常嫌不足。所以太公望封於營丘，地質鹹鹵，人民稀少。於是太公就勸勉他們做女工，從事工業，通魚鹽的利益，四方的人物，都來歸附，有背負了小孩而來的，接連不斷，像車輻的聚集於車轂一般。因此齊國能把冠帶衣履供給天下；東海和泰山之間的人，都整斂着袖子去朝見齊國。後來齊國中衰，管子繼續修政，研究經濟的原理，設立皮藏財物的寶庫，桓公因此成了霸業，九次會合諸侯，做一番匡正天下的事業。那管子也有三歸的臺，位置雖屬陪臣，富厚卻和各國的君主相等。因此齊國的富強，直到那威王、宣王，還是不衰。所以管子說道：「倉廩充實，纔知道禮節，衣服豐足，纔知道榮辱。」禮生於富有，卻廢棄於窮困。故而君子富厚，喜歡行他的道德；小人富厚，用以自適他的欲望。江河深了，魚便產生在那裏；山勢高深，野獸就住到那裏去；人富厚了，仁義就依附他了。富人得了勢，愈加顯赫，失了勢，那些依附他的客人，也便無

處容身，因此不快樂起來。這種情形，在夷狄的人愈加厲害。俗語說：「千金之子，不會受刑而死在市上。」這並不是空談呢！所以古時的歌謠道：「天下的快快樂樂，都爲利來；天下的紛紛擾擾，都爲利往。」講到那千乘的國君，萬戶的王侯，百室的君主，尙且還要憂患那貧窮，何況那些尋常的百姓呢！」

### 太史公自序

史記

太史公曰：「先人有言：『自周公卒，五百歲而生孔子。孔子卒後，至於今五百歲，有能紹明世。』正易傳，繼春秋，本詩書禮樂之際。」意在斯乎？意在斯乎？小子何敢讓焉！上大夫妻遂曰：「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？」太史公曰：「余聞董生曰：『周道衰廢，孔子爲魯司寇，諸侯害之。』大夫壅之，孔子知言之不用，道之不行也，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，以爲天下儀表，貶天子，退諸侯，討大夫，以達王事而已矣。」子曰：「我欲載之空言，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。」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，下辨人事之紀，別嫌疑，明是非，定猶豫，善善惡惡，賢賢賤不肖，存亡國，繼絕世，補敝起廢，王道之大者也。易著天地陰陽，四時五行，故長於變禮經紀。人倫，故長於行書；記先王之事，故長於政；詩記山川谿谷，禽獸草木，牝牡雌雄，故長於風。樂樂所以立，故長於和；春秋辨是非，故長於治人。是故禮以節人，樂以發和，書以道事，詩以達意，易以道化，春秋以道義。撥亂世，反之正。莫近於春秋。春秋文成數萬，其指數千，萬物之散聚，皆在春秋。春秋



之中：弑君三十六，亡國五十二；諸侯奔走，不得保其社稷者，不可勝數。祭其所以，皆失其本已。①  
故易曰：『失之毫釐，差以千里。』故曰：『臣弑君，子弑父，非一旦一夕之故也，其漸久矣。』故有國者，不可以不知春秋。前有讒而弗見，後有賊而不知，爲人臣者，不可以不知春秋。守經事②，而不知其宜，遭變事而不知其權。③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，必蒙首惡之名；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，必陷篡弑之誅，死罪之名。其實皆以爲善，爲之不知其義，被之空言而不敢辭。夫不通禮義之旨，至於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。夫君不君，則犯④；臣不臣，則誅；父不父，則無道；子不子，則不孝。此四行者，天下之大過也。以天下之大過予之，則受而弗敢辭。故春秋者，禮義之大宗也。夫禮禁未然之前，法施已然之後；法之所爲用者，易見，而禮之所爲禁者，難知。『壺遂曰：『孔子之時，上無明君，下不得任用，故作春秋，垂空文以斷禮義，當一王之法。』⑤今夫子上遇明天子，⑥下得守職，萬事既具，咸各序其宜。夫子所論，欲以何明？』太史公曰：『唯唯！否否！』⑦不然。余聞之先人曰：『伏羲⑧，至純厚，作易八卦；堯舜之盛，尙書載之，禮樂作焉；湯武之隆，詩人歌之；春秋采善貶惡，推三代之德，褒周室，非獨譏刺而已也。』漢興以來，至明天子，獲符瑞，⑨建封禪，⑩改正朔，⑪易服色，⑫受命於穆清，⑬澤流罔極，海外殊俗，重譯款塞，⑭請來獻見者，不可勝道；臣下百官，力誦聖德，猶不能宣盡其意。且士賢能而不用，有國者之恥；主上明聖而德

不布聞，有司之過也。且余嘗掌其官，廢明聖盛德不載，滅功臣，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，墮先人所言，罪莫大焉。余所謂述故事，整齊其世傳，非所謂作也。而君比之於春秋，謬矣。」於是論次其文，七年，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，幽於縲紲，乃喟然而歎曰：「是余之罪也。夫是余之罪也，夫身毀不用矣。」退而深惟曰：「夫詩書隱約者，欲遂其志之思也。昔西伯拘美里，演周易，孔子戾陳蔡，作春秋，屈原放逐，著離騷，左丘失明，厥有國語，孫子贖腳，而論兵法，不韋遷蜀，世傳呂覽，韓非囚秦，說難孤憤，詩三百篇，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。此人皆意有所鬱結，不得通其道也，故述往事，思來者。」於是卒述陶唐以來，至於麟止，自黃帝始。

【註釋】 ①本文所稱太史公，係司馬遷自稱。先人，選謂父談。一說，係指先代賢人。 ②紹明世，紹繼孔子而明世教。 ③易傳，易繫辭傳也。

④小子，司馬遷自稱以示謙也。 ⑤上大夫，官名。董遂，漢諫議大夫。 ⑥董生，董仲舒，漢廣川人。 ⑦司寇，官名。魯定公十四年，孔子為魯

司寇，攝行相事，其國大治。 ⑧諸侯害之，指齊人懼而歸女樂。 ⑨大夫壅之，壅，蔽也。指季桓子受女樂而三日不朝。 ⑩是非句，是非，謂明其

是非。孔子作春秋，起自魯隱公元年，絕筆於魯哀公十四年獲麟之歲，其間為二百四十二年。 ⑪王事，王道也。 ⑫善善惡惡，謂讚美善人，誅罰惡人也。 ⑬經紀，猶言綱紀。 ⑭風，歌謠。古太史陳詩以觀其國之風俗，故謂之風。 ⑮撥亂世，反之正，謂治亂世，使復正道也。

⑯指要旨。 ⑰謂試君亡國及奔走，皆失仁義之本。 ⑱經事，常事。 ⑲權，權宜。 ⑳犯，謂下之人犯上。 ㉑一王之法，謂統

一王道之法。 ㉒夫子，選借靈途中以稱自己。明天子，指漢武帝。 ㉓唯唯，音委，應諾之辭。否，否，否定之。 ㉔伏羲，古帝名，始畫八卦，造書契。

㉕符瑞，祥瑞。謂天降祥瑞之事，為王者受命之徵。指獲白麟。 ㉖泰山，上築土為壇，以祭天，報天之功。封，泰山下小山上除地

為壇，以祭山川，報地之功曰禪。 ㉗正朔，正月一日。古王者易姓，必改正朔，如夏正建寅，殷正建丑，周正建子是也。 ㉘服色，車馬之色，如

夏尚黑，殷尚白，周尚赤是也。 ㉙受命，受天命。穆，美也。謂受天命清和之氣。 ㉚重譯，謂遠方絕域，言語不通，必輾轉相譯始明。款塞，叩塞

也。

門也。塞音賽。①○遷於太史後五年，適當太初元年。自太初元年至天漢三年，適爲七年。②○李陵，漢成紀人，李廣之孫，字少卿。武帝時拜騎都尉，將步卒五千，伐匈奴，以少擊衆，遇敵力戰，矢盡而降。遷言其忠，武帝下遷獄，處以宮刑。③○幽，囚也。縲，纏繫罪人之黑索。④○身毀不用，指受宮刑。⑤○隱約，謂義隱而言簡。⑥○西伯，卽文王。姜里，地名。商紂囚周文王於此，今河南湯縣有羈城，卽其地。通屬音有，演引伸其義而詳言之。周易書名。文王因伏羲所畫八卦，演之爲六十四卦。⑦○厄，同阨，或作厄，困也。⑧○左丘，卽左丘明，魯太史。作左傳，又作國語。後人因其失明，稱爲盲左。⑨○孫子，戰國時齊人名。著有孫子兵法。龐涓嫉其能，以法刑其足而成殘廢。⑩○秦始皇遷呂不韋於蜀，韋於是著呂氏春秋。呂覽，呂氏春秋之篇名。⑪○韓非入秦，爲李斯所毀，下獄。說難、孤憤、韓非子二篇名。⑫○武帝至雍獲白麟，遷作史記，止於是年，猶孔子作春秋，絕筆於獲麟也。

【語譯】太史公道：「先人有句話：『自從周公死後，隔了五百年，纔生孔子。孔子死後，直到現在，又是五百年，誰能繼續孔子明世教，修易傳，根據詩書禮樂之間而繼作春秋呢？』這意思就在這裏麼？這意思就在這裏麼？小子怎敢推讓呢！」上大夫壺遂道：「從前孔子爲什麼要作春秋呢？」太史公道：「我聽得黃仲舒說：『周朝的王道衰微，孔子做魯國的司寇的時候，諸侯謀害他，大夫蒙蔽他，孔子知道言論的不蒙採用，王道的不能推行，因此批評二百四十二年之間的事情，作爲天下的表率，貶天子，退諸侯，討大夫，用它來說明王道的事情罷了。』孔子道：『我如果把空言寫在書上，不如記載那見之於行事的確切顯明。』講到春秋這一部書上，明三王的道理，下辨人事的綱紀，辨別嫌疑，闡明是非，斷定狐疑不決，稱讚善人，誅罰惡人，頌揚賢人，輕賤不肖，保存了亡國，繼續了絕世，修補敝敗，興起廢事，都是王道的大端呢。易經說明天地陰陽，四時五行，所以長於變化，禮記治理人類的五倫，所以長於行爲，書經記載先王的事情，所以長於政事，詩經記載山川谿谷禽獸草木，牝牡雌雄，所以長於記載歌謠風俗，樂經是快樂所由建立的，所以長於和愛，春秋辨別是非，所以長於治人。因

此用禮記節制人欲，用樂經發揚和氣，用書經記載事情，用詩經傳達情意，用易經說明變化，用春秋辨別道義。挽回亂世，使回到正道，沒有比春秋這部書更近了。春秋的文字成了數萬，他所指的事情有幾千萬物的聚散，都在春秋上面。春秋之中，弑君的有三十六，亡國的有五十二，諸侯的奔走，不能保持他的國家的，不可以細細計算；考察他的原因，都是失了仁義的根本。所以易經上說道：「失察在一毫一釐，結果的相差，竟有千里。」所以又說道：「臣的弑君，子的弑父，不是一朝一夕的緣故啊，由來已經好久了。」因此做國君的人，不可不知道春秋，否則前面有進讒言的人，卻不能看見，後面躲着奸詐的人，卻不能發覺。做人臣的，不可不知道春秋，否則處理常事，卻不知道適當的措置，遭逢變亂，卻不知道權宜的應付。做人君父而不知道春秋的意義，必定受到首惡的名聲。做人臣子而不知道春秋的意義，必定陷於篡弑的誅戮，得到死罪的惡名。其實他們這種人所做的事情，都是自以為良善，做事不知他的義理，便陷於罪咎；給人憑空加以罪名，又不敢辭。講到那不通禮義的要旨，甚至於君不像君，臣不像臣，父不像父，子不像子，君不像君，那末要被臣下干犯；臣不像臣，那末便要受戮；父不像父，那末就是無道；子不像子，那末便是不孝；這四種行為，是天下很大的罪惡呢。用天下的大罪名加在他身上，竟直受不敢推辭。所以春秋這部書，是禮義的大宗呢。凡是禮義所禁，是在事實未生之前；法令所施，是在事實已生之後。法的功效，顯而易見；禮的所禁，隱微難知。「壺遂道：「孔子的時候，上面沒有明君，在下面的人不得任用，所以著述春秋，垂述空文，拿來斷定禮義，作為統一王道的方法。現在先生上遇聖明的天子，下面能够守職，各種事情，已經具備，處置得都很妥善；先生所有的議論，想要闡明些什麼呢？」太史公道：「是的，是的，但是不對，不對，不是這樣說的。我聞得先人說：『伏羲有很純厚的德性，做了易經的八卦，堯舜的興盛，尚書記

戴着禮記樂經也就在這時創作。湯武的昌隆，詩人歌頌他。春秋是採取善人，貶斥惡人，推廣三代的道德，褒獎周朝，不僅譏刺罷了。」自從漢朝興起以來，到現在的明天子，獲着麒麟，得到祥瑞，在泰山上築土爲壇，祭祀天地，改正曆法，變易車馬之色，受天命清和之氣，恩澤無窮。海外異俗的人，言語不通，用了翻譯，叩着邊塞的門而請來朝見的，不可以細算。做臣下百官的，極力頌揚聖德，還怕不能盡量宣達他的意思。並且士子賢能而不能錄用，這是有國者的恥辱。主上明聖而德行不能傳佈於四方，這是官吏的過失。況且我是曾經執掌這種官職的，廢棄明聖的盛德不去記載，滅除功臣世家賢大夫的事業不去敘述，墮落先人的言語，罪孽沒有比這樣再大了。我所謂敘述故事，是整理它的世家傳記，並不是所謂創作啊。可是先生竟把它比做春秋，那是錯了。」於是一面論述，一面整理着關於他的文章，經過了七年，這時我遭到了李陵之禍，拘禁在監獄中間，就長嘆道：「這都是我的罪孽啊！這都是我的罪孽啊！身體毀傷，不能用了。」退下來自己深思道：「那詩書所以隱約其辭的緣故，大約想要成就他的心中的意思呢。從前西伯拘在羑里，演繹周易；孔子困厄在陳蔡以後，就做春秋；屈原被楚國放逐，著了離騷；左丘失了明，才有國語；孫子別斷了腳，論著兵法；不韋遷到蜀地，呂氏春秋方纔傳世；韓非幽禁在秦國，纔作說難孤憤諸篇；詩經的三百篇，大都是聖賢發憤而作的。這些人都因爲心裏有鬱結的事情，沒法通達他的道理，所以敘述往事，思念來者。」

於是終於敘述陶唐以來的事情，到武帝獲麟爲止，自黃帝開始。

報任少卿書

司馬遷

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，再拜言少卿足下。曩者辱賜書，教以慎於接物，推賢進士爲務。意氣勲懇懇，若望僕不相師，而用流俗人之言。僕非敢如此也。僕雖罷駑，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。顧自以爲身殘處穢，動而見尤，欲益反損，是以獨鬱悒而誰與語。諺曰：「誰爲爲之，孰令聽之？」蓋鍾子期死，伯牙終身不復鼓琴。何則？士爲知己者用，女爲悅己者容。若僕大質已虧缺矣，雖才懷隨和，行若由夷，終不可以爲榮，適足以見笑而自黜耳。書辭宜答，會東從上來，又迫賤事，相見日淺，卒卒無須臾之間，得竭志意。今少卿抱不測之罪，涉旬月，迫季冬，僕又薄從上雍，恐卒然不可爲諱。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，則長逝者魂魄，私恨無窮。請略陳固陋，闕然久不報，幸勿爲過。僕聞之，修身者，智之符也；愛施者，仁之端也；取予者，義之表也；恥辱者，勇之決也；立名者，行之極也。士有此五者，然後可以託於世，而列於君子之林矣。故禍莫慚於欲利，悲莫痛於傷心，行莫醜於辱先，詬莫大於宮刑。刑餘之人，無所比數，非一世也，所從來遠矣。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，孔子適陳，商鞅因景監見，趙良寒心，同子參乘，袁絲變色。自古而恥之。夫中材之人，事有關於宦豎，莫不傷氣，而況於慷慨之士乎？如今朝廷雖乏

人奈何令刀鋸之餘，薦天下之豪俊哉？僕賴先人緒業，○得待罪輦轂下，○二十餘年矣。所以自惟，上之不能納忠效信，有奇策材力之譽，自結明主，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，招賢進能，顯巖穴之士，外之不能備行伍，攻城野戰，有斬將奪旗，○之功，下之不能積日累勞，取尊官厚祿，以爲宗族交游光寵。四者無一遂，苟合取容，無所短長之效，可見於此矣。嚮者僕亦嘗廁下大夫，○之列，陪奉外廷，未議不以此時引綱維，盡思慮，今已虧形爲掃除之隸，在闔茸，○之中，乃欲仰首伸眉，論列是非，不亦輕朝廷，羞當世之士邪？嗟乎！嗟乎！如僕尙何言哉！尙何言哉！且事本末，未易明也。僕少負不羈之才，長無鄉曲之譽。主上幸以先人之故，使得奏薄技，出入周衛之中，○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，○故絕賓客之知，亡室家之業，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，務一心營職，以求親媚於主上。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！夫僕與李陵，○俱居門下，素非能相善也。趨舍異路，未嘗銜杯酒，接殷勤之餘歡。然僕觀其爲人，自守奇士，事親孝，與士信，臨財廉，取與義，分別有讓，恭儉下人，常思奮不顧身，以殉國家之急。其素所蓄積也，僕以爲有國士，○之風。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，赴公家之難，斯已奇矣。今舉事一不當，而全軀保妻子之臣，隨而媒孽，○其短，僕誠私心痛之。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，深踐戎馬之地，足歷王庭，○垂餌虎口，橫挑疆胡，抑億萬之師，與單于，○連戰十有餘日，所殺過當，虜救死扶傷不給，○旃裘，○之君長咸震怖，乃悉徵其左右賢王，○舉引弓

之人，一國共攻而圍之。轉鬪千里，矢盡道窮，救兵不至，士卒死傷如積。① 銖陵一呼勞。② 軍士無不起，躬自流涕，沫血飲泣。③ 更張空拳。④ 冒白刃，北嚮爭死敵者。陵未沒時，使有來報，漢公卿王侯，皆奉觴上壽。後數日，陵敗書聞，主上爲之食不甘味，聽朝不怡，大臣憂懼，不知所出。僕竊不自料其卑賤，見主上慘愴怛悼，誠欲效其款款。⑤ 之愚，以爲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。⑥ 能得人之死力，雖古之名將，不能過也。身雖陷敗，彼觀其意，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；事已無可奈何，其所摧敗，功亦足以暴於天下矣。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，適會召問，卽以此指推言陵之功，欲以廣主上之意，塞睚眦。⑦ 之辭，未能盡明，明主不曉，以爲僕沮貳師。⑧ 而爲李陵游說，遂下於理。⑨ 拳拳之忠，終不能自列。⑩ 因爲誣上，卒從吏議。家貧，貨賂不足以自贖，交游莫救視，左右親近，不爲一言。身非木石，獨與法吏爲伍，深幽囹圄之中，誰可告愬者？此真少卿所親見，僕行事豈不然乎？李陵旣生降，頽其家聲；而僕又佥之蠶室，⑪ 重爲天下觀笑。悲夫！悲夫！事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。僕之先，非有剖符丹書之功。⑫ 文史星歷，⑬ 近乎卜祝之間，固主上所戲弄，倡優所畜。⑭ 流俗之所輕也。假令僕伏法受誅，若九牛亡一毛，與螻蟻何以異？而世俗又不能與死節者次比；特以爲智窮罪極，不能自免，卒就死耳。何也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。人固有一死，死或重於泰山，或輕於鴻毛，用之所趣。⑮ 異也。太上不辱先，其次不辱身，其次不辱理色。⑯ 其次不辱辭令，其次詘體。⑰



受辱其次易服 ⑤ 受辱其次關木索 ⑥ 被箠楚 ⑦ 受辱其次剔毛髮 ⑧ 嬰金鐵 ⑨ 受辱

其次毀肌膚，斷肢體受辱，最下腐刑 ⑩ 極矣。傳曰：「刑不上大夫。」 ⑪ 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

也。猛虎在深山，百獸震恐，及在檻穽 ⑫ 之中，搖尾而求食，積威約之漸也 ⑬ 故士有畫地爲牢，

勢不可入，削木爲吏，議不可對，定計於鮮也 ⑭ 今交手足，受木索，暴肌膚，受榜箠，幽於圜牆 ⑮

之中，當此之時，見獄吏則頭搶地，視徒隸則心惕息。何者？積威約之勢也。及已至是，言不辱者，所謂

彊顏 ⑯ 耳，曷足貴乎？且西伯，伯也，拘於美里 ⑰ 李斯，相也，具於五刑 ⑱ 淮陰，王也，受械於陳 ⑲

彭越，張敖，南面稱孤，繫獄抵罪 ⑳ 絳侯，誅諸呂，權傾五伯，囚於請室 ㉑ 魏其，大將也，衣赭衣，關

三木 ㉒ 季布爲朱家鉗奴 ㉓ 灌夫受辱於居室 ㉔ 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，聲聞鄰國，及罪至

罔加，不能引決自裁 ㉕ 在塵埃之中，古今一體，安在其不辱也？由此言之，勇怯，勢也；彊弱，形也；審

矣，何足怪乎？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 ㉖ 之外，以稍陵遲 ㉗ 至於鞭箠之間，乃欲引節，斯不亦遠

乎？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，殆爲此也。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，念父母，顧妻子；至激於義理者不

然，乃有所不得已也。今僕不幸，早失父母，無兄弟之親，獨身孤立，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？ ㉘ 且

勇者不必死節，怯夫慕義，何處不勉焉。僕雖怯懦，欲苟活，亦頗識去就之分矣，何至自沉溺縲紲之

辱哉？且夫臧獲 ㉙ 婢妾，猶能引決，況僕之不得已乎？所以隱忍苟活，幽於圜牆之中而不辭者，恨

私心有所不盡，鄙陋沒世，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。古者富貴而名磨滅，不可勝記，唯儻④⑤非常之人稱焉。蓋文王拘而演周易，仲尼戾而作春秋，屈原放逐，乃賦離騷；左丘失明，厥有國語；孫子贖腳，兵法修列；不韋遷蜀，世傳呂覽；韓非囚秦，說難孤憤⑥⑦。詩三百篇，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。此人皆意有所鬱結，不得通其道，故述往事，思來者。乃如左丘無目，孫子斷足，終不可用，退而論書策，以舒其憤，思垂空文以自見。僕竊不遜，近自託於無能之辭，網羅天下放失奮聞，略考其事，綜其終始，稽其成敗興壞之紀，上計軒轅，下至于茲，爲十表，本紀十二，書八章，世家三十，列傳七十，凡百三十篇⑧⑨。亦欲以究天地之際，通古今之變，成一家之言。草創未就，會遭此禍，惜其不成，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。僕誠已著此書，藏之名山，傳之其人，通邑大都，則僕償前辱之責，雖萬被戮，豈有悔哉？然此可爲知者道，難爲俗人言也。且負下未易居⑩⑪。下流多謗議，僕以口語，遇遭此禍，重爲鄉黨所戮笑，以污辱先人，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？雖累百世，垢彌甚耳！是以腸一日而九迴，居則忽忽若有所亡，出則不知其所以往。每念斯恥，汗未嘗不發背濡衣也。身直爲閹閹之臣⑫⑬。寧得自引，深藏巖穴，邪？故且從俗浮沉，與時俯仰，以通其狂惑⑭⑮。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，無乃與僕私心刺謬⑯⑰乎？今雖欲自彫琢曼⑱⑲，辭以自飾，無益於俗不信，適足取辱耳。要之死日，然後是非乃定。書不能悉意，略陳固陋，謹再拜。

【註釋】 ○漢司馬遷繼父談爲太史令，故稱太史公。牛馬走猶僕也。自謙之詞。 ○少卿，任安字，滎陽人，爲益州刺史，以戾太子事下獄。

誅死。足下書函中稱人之敬詞。 ○望，怨也。 ○罷，爲才能鈍劣。罷，通疲。 ○謂受腐刑而遭惡名。 ○鍾子期，俞伯牙皆楚人。伯牙鼓琴，子期知其音，遂爲知交。及子期死，伯牙破琴絕絃，終身不復鼓琴。 ○隨和，隨侯珠和氏璧。 ○由夷，許由，伯夷。 ○點，汗辱。 ○東從上來，從武帝自東方還。 ○卒，同碎。 ○捕任安，以戾太子事下獄。 ○季冬，指任安行刑之期。 ○薄從上雅，薄音博，追也。言迫切從上至雍祭。

祀雍地名，今河南沁陽縣東北。不可爲諱。謂至任安之死期，不能直言其死，故此言之。 ○悟，同慘。 ○詭音苟，詭也。宮刑，卽腐刑。男子割勢，古五刑之一。 ○衛靈公初，靈公與夫人同車出，令宦者癸渠參乘，使孔子爲次乘，遊過市。孔子恥之，去衛適陳。 ○南轅，南君之見秦王，因賢官景監以爲主，趙良以爲非，爲名之正道。 ○同子，卽趙談，與遷父同諱，故云。漢文帝朝東宮，趙談參乘，袁絲伏車前曰：「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，皆天下豪英。今漢雖乏人，陛下獨奈何？」與刀鋸之餘同載。」於是上笑，下趙談袁絲名益。 ○緒業，餘業也。 ○擊，指章師。 ○擊音擊，拔也。 ○嗣音次，居也。下大夫，太史令千石，故比下大夫。 ○闔茸音闔我，狼曠。 ○周衛侍衛周密之地。

○戴盆望天，兩有所妨，喻事不可兼施，一心於史職，不暇修人事。 ○李陵，隴西成紀人，字少卿，與遷同爲侍中。 ○國士，全國推仰之士。 ○戴，藥，構陷之義。謂如媒之作介，如麴之釀酒也。按藥，卽麴也。 ○王庭，匈奴王所居。 ○單于，匈奴君長。單音禪。 ○不給，猶言不及。 ○旃裘，匈奴服。旃音同。 ○匈奴至冒頓最強大，置左右賢王。 ○積，謂猶如山積。 ○勞，慰勞。 ○沫血，血流在面。沐音誨。飲泣，淚入口。 ○卷音圍，擊鼓。時陵矢盡，故張空弓。 ○款款，忠實貌。 ○絕甘分少，甘者自絕不食，少者分之。言與人同甘苦。

○睡賊，張目怒視。 ○沮毀也。貳師將軍名號。武帝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出，令陵爲助。及陵與單于相值，而貳師少功。上聞，誣言以遷誣問貳師，而爲險遊說，遂下遷於獄。 ○理，治獄之官。 ○拳拳，忠謹貌。列陳也。 ○俱音二，居也。寢室，行宮刑所居溫密之室。 ○剖符，丹書，漢初功臣，剖符世爵，論功定封，申之以丹書之信。 ○遷父爲太史，掌知天文律歷之事。 ○倡優，女樂賤者之稱。言如倡優之蓄養。

○越，同趨。 ○理，道理色，顏色。 ○詘，屈。 ○謂著囚衣。 ○爾木索，穿械與繩之獄具。 ○被鐘楚，受杖刑。 ○剔毛髮，卽髡刑，去髮。 ○嬰金鐵，以鐵纏束頸下。嬰，同嬰。 ○腐刑，卽宮刑。 ○凡大夫有罪，則賜以自殺，不加刑以辱之。 ○檻，置獸之籠。狎，同狎。 ○言威勢絢束漸積至此。 ○定計於鮮，鮮，明也。言未遇刑，寧自殺爲明。 ○闔牆，獄四面繞牆。圍音還。 ○言勉強屬額。 ○西伯，文王紂囚之於羑里。 ○李斯，楚上蔡人，秦二世立，趙高用事，誣斯子由與盜通，具五刑，腰斬之。 ○韓信，爲楚王。

○言

有人告信欲反，上用陳平計，僞遊雲夢，信謁上於陳，高宗令武士縛之，械信至洛陽，赦以爲淮陰侯。④高帝立彭越爲梁王，梁王稱疾，上使使掩捕梁王，囚之洛陽。張敖、張耳子，嗣立爲趙王，人告其反，捕繫於獄。⑤絳侯周勃與陳平謀誅諸呂而立李文爲丞相，權盛於五霸，其後有人上書告勃欲反，下廷尉捕治之。伯同霸請室，請罪之室。⑥魏其侯寶嬰，因灌夫罵丞相田蚡，不敬之罪，論棄市。赭衣，罪人之服，穿戴三木，桎枷械，在項及手足。⑦季布，楚人，項籍使將兵，數窘漢王，項籍滅，高祖購求布千金，敢匿者，罪三族。布匿於濮陽周氏，周氏乃髡削布衣褐，致廣柳車中，與其家僮數十人至魯，朱家賣之。朱家心知季布，買置田舍，乃至洛陽，見汝陰滕公，說曰：「季布何罪，臣各爲其主耳。」滕公許諾，待閒，果言如朱家言，上乃赦布，召見謝，拜郎中。⑧灌夫，字仲孺，潁陰人，武帝時爲淮陽太守，坐事免。魏其侯寶嬰既失勢，得夫與游，歡甚。酒後屢忤武安侯田蚡，爲蚡所惡，劾夫酒罵坐，不敬，繫獄族誅。居室，獄名。⑨罔，同網，法網。引決自裁，猶言自殺。言既罹罪無生望，不能下決心而自殺。⑩繩墨，喻法度也。⑪陸運，顧替也。⑫言父母既喪，又無兄弟，則妻子又何足顧哉。⑬臧獲奴婢也。⑭儻，卓異不羣也。⑮自一文王拘而演周易，至「說雖孤憤」句，均見上篇太史公自序註。⑯表，列記事件，以便觀覽者。本紀、史傳記帝王之事者，書載籍通稱。世家、史傳記諸侯王之事者，列傳、敘列人臣事跡，令可傳於後世者。⑰賈下，賈累之下。卽蒙不白之冤，後未易安居。⑱閤，同閣，圍閣，猶言宮禁。閤之臣，言身受宮刑，行同宦官。⑲故且從俗浮沉三句，言姑且與世俗浮沉，以度其狂妄惶惑之生涯。⑳刺音辣，違背也。㉑曼美也。

【語譯】

僕太史公司馬遷，再拜言於少卿的面前：從前蒙你賜給我一封信，教我把謹慎結交朋友，推舉

賢人和提拔士子爲任務。你的意氣，勸勸懇懇，似乎責備我不效法古人，卻聽那流俗人的說話。其實我並不敢如此的。我的才能雖然低劣，也曾聽得過一些長者的遺風了。但是自以爲身體殘廢，遭逢極刑，動輒受過，想要建功，反而受損，所以獨自抑鬱不樂，可以和誰去談話呢！俗語說：「既沒有知己，替誰去作善事，叫誰聽我的話？」所以鍾子期死了，伯牙終身不再彈琴。爲什麼呢？因爲士子情願爲了知己的人用，女子情願爲了悅己的人修飾。像我的身體已經虧缺了，雖懷着像隨珠和璧一般的才能，有着像許由、伯夷一般的德行，然而終究不能夠

當做榮耀，適足以被世人譏笑，使自已污辱罷了！這封信本應早日回答你，恰巧跟皇上從東面歸來，又急於做着許多卑賤的事情。相見的機會日漸減少，匆忙地沒有一些空閒的工夫，能夠表明我的意志。如今你負了意外的罪名，再隔一月，迫近季冬，就要行刑。最近我又要跟了天子到雍地去祭祀，恐怕匆促之間，你就有性命的出入，這樣我終於不能發洩抑鬱，拿來告訴你，那麼對你一去而不返的魂魄，使我抱恨無窮了。現在所以約略陳說我鄙陋的說話給你聽，好久沒有回音，請你原諒。

我聞得修身是智的法則，博愛施捨是仁的端緒，取予是義的綱領，恥辱是勇的判斷，立名是操行的極點。士人有了這五件的，然後可以寄託在世上，排列在君子之林了。所以禍患之慘無過於求利，悲哀之痛無過於傷心，行爲之醜無過於辱及先人，恥辱之大無過於遭到宮刑。刑餘的人，不能彼此比較而計算其數，這已不是一世，由來已久的了。從前衛靈公和雍渠同車，孔子見了，就奔到陳國；秦王聽景監的話，任用商鞅，趙良替商鞅寒心；趙談坐在漢帝車上，袁絲驚異得變色。這樣看來，自古都已把刑餘之人認爲十分可恥的了。想那中材的人，凡是事情關涉到宦官，沒有不傷氣的，何況慷慨激昂的士人呢？現在朝廷上雖然沒有人材，怎能夠叫受過刀鋸之刑的人，去推薦天下的豪傑呢？我靠了先人的餘蔭，得能在京師待罪，已有二十多年了；因此自己思量上面不能效納忠信，有奇策高材的美譽，自己結納明主；其次又不能修拾遺事，補錄闕疑，招進賢能，顯揚隱居的士子；在外面不能列在軍隊裏攻城野戰，博得斬將拔旗的功勞；最下的又不能經年累月，積着功勞，取得尊貴的官職和豐厚的俸祿，使宗族朋友得到光榮。這四者中間，沒有一件成功，我只得苟合圖存，並無尺寸的功效，於此可見了！從前我也曾經列在下大夫的一流，陪奉在朝堂上面，建立微末的議論；不在這時引領綱維，竭

盡思慮，現在已經形體殘缺，做着掃除的役隸，處在猥賤的地步，倒要想仰首伸眉，議論是非，豈非輕視朝廷，羞辱當世的士子麼？唉！唉！像我這種人，還有什麼可說呢！還有什麼可說呢！並且事情的原始結果，不是容易明白的。我年輕的時候，自以為有不羈的才學，但是到了長成，在鄉里中並無稱譽。幸而主上因我先人之故，使我能獻着淺薄的技藝，出入禁衛森嚴的地方。我以為戴了盆，怎麼還可以望天，所以謝絕賓客的交情，拋棄家室的事業，一天到晚，想竭我不肖的才力，專心從事職務，以博主上的歡心。不料事情竟有大謬不然的！講到我和李陵同在侍中的職位，素來並沒有什麼交情，各走各的路，未嘗一同喝過一杯酒，接待殷勤的餘歡。但我看他的爲人，是自守奇節的人，事奉父母很孝，交接士人很信，對於金錢很清廉，取給很有義氣，尊卑分別的地方，極肯退讓，恭敬儉樸，謙和下人，常想奮不顧身，來殉國家的急難。這是他素來的懷抱，我以為他有國士的風度。想那人臣肯出入於萬死中間，不顧一生的安危，能赴公家的急難，這已是可奇的了。現在做事一有不對的地方，那保全自己身體和妻子的臣子，卻隨即構陷他的罪名，我的心裏真是很覺悲痛。並且李陵所帶的步卒，不滿五千，深入那戎馬之地，足跡經過匈奴的王庭，設計誘敵，像在虎口一般的危險之境，不顧生死，去挑勳強胡，抵敵成億成萬的兵，同單于接連作戰十多日，所殺的人超過自己的兵數，敵人救護死傷，還怕來不及，匈奴的君長都很震驚，就一起徵發他們的左右賢王，率領了拿弓的人，全國共同攻擊而圍住了他。他們轉輾爭鬪一千多里，矢已射完，路也窮盡，救兵不到，將士兵卒，死傷山積。然而李陵起來一呼，勉勵一聲，軍士無不奮起。他眼中流淚，面上著血，吞聲飲泣，更張着空弩，冒着白刃，向北面和敵人拚命。當李陵尙未戰敗的時候，使者來報捷，漢朝的公卿王侯，大家舉起了酒杯慶祝。後來隔了幾天，李陵戰敗的報告傳來，主上爲了他吃的東西也不覺得

有好的滋味，上朝也不愉快；大臣憂懼，不知道怎樣是好。這時候我不顧自己的卑賤，看見主上悽慘悲傷，很想盡我區區的忠心，以爲李陵和士大夫素來同甘共苦，他那樣的能夠得到人家死力的幫助，雖是古時的名將，也不能超過他。現在他雖然陷落敵手，可是看他的存心，實在要想得到一個相當的機會來報答漢朝事情已弄得無可奈何，他的摧敗敵人，功勞也足以表白於天下了。我懷了這種意思，想要說明，卻是沒有機會，恰巧逢着召見問對，就根據這個意思，說明他的功勞，想借此以寬慰主上的心，塞住兇惡者乘機陷害的讒言；但是沒有能夠盡量說明，明主聽了，不曾完全清楚，以爲我毀謗貳師將軍，替李陵做說客，就把我下在監獄之中。拳拳的忠心，終究不能自己陳明，以爲所犯的罪是欺瞞主上，終於從了吏議。可憐我家境清貧，沒有錢財，不足以自贖罪孽；平日交游的人，沒有人肯來救視；左右親近的人，也不肯說一句話。我的身體並非木石，卻獨和法吏做伴，深閉在監獄的中間，這時候可以去告訴誰呢？這真是你少卿所親眼看見的。我的行事豈不是這樣麼？李陵既已生生地投降，墮落他的家聲。我又住在蠶室裏施着宮刑，着實被天下人所笑。傷心啊！傷心啊！這件事情，真是不容易向俗人委曲說明的呢。

我的先人，並沒有剖符丹書的功勞，所執掌的天文、太史、律歷，近乎那卜祝的一流，本來是主上所戲弄，如同蓄養着的娼妓優伶那樣，是被流俗所輕視的。倘使我伏法受誅，像那九牛身上落下一根毛，和螻蟻的死亡有何兩樣？並且世俗又不能把我和死節的人一同看待，不過以爲智窮罪極，不能自己免罪，終於到死路上罷了。爲什麼呢？這是素來所做的事情弄到這樣的。做人本來都有一死，但是死的價值，有的像泰山那樣重，有的比鴻毛還要輕；這是死的途徑有不同呢！最上的不辱先人，其次不辱身體，其次不辱義理顏色，其次不辱言辭；

其次長跪受辱；其次穿了囚衣受辱；其次戴着桎梏繩索，遭杖刑而受辱；其次剔去頭髮，用鐵鏈繞着頭頸而受辱；其次毀傷肌膚，斷殘肢體而受辱；最下的腐刑，是恥辱到極點了！傳上說道：「刑罰不加大夫的身體上。」這是講士節不可以不激勵呢！猛虎在深山裏，百獸見了牠，都很害怕；等到牠關在檻圈坑阱的中間，也只得搖尾乞憐，向人求食；這是威嚴受了制服所促成的呢！所以士子對於祇在地上劃了一個圈子作爲監牢，也不肯走進去；對於祇削了一塊木頭作爲獄吏，也決計不願意和它相對。因爲他已預先下了決心，不肯去受刑罰，寧願自殺，這是最明顯的呢。現在交着手足，戴着桎梏，縛着繩索，暴露肌膚，受了榜擊杖責，拘禁在監獄之中；當這個時候，見了獄吏，就把頭觸地，見了隸卒，就心中驚懼喘息。爲什麼呢？這是威嚴受了制服，在情勢上弄到這個地步啊！到了這個時候，還要講不辱的，這真叫做勉強厚顏了，有什麼可貴呢？並且文王是個伯爵，還拘在羑里；李斯是個宰相，還備受了五刑；韓信是個王侯，還受縛在陳地；彭越和張敖，南面稱王，後來關在監獄中受罪；周勃誅了諸呂，權比五霸還盛，竟囚在請罪的室中；魏其侯竇嬰是個大將，竟穿了赭衣，受三木的刑罰；季布鎖頸去髮，做朱家的奴隸；灌夫酒後罵丞相田蚡，被囚於獄中。這些人都是到了王侯將相的尊貴，聲名聞於鄰國；等到既已犯罪，不能下了他的決心而自殺；儉活在塵世的中間，古今都是一樣，那裏能夠不受辱呢？這樣看來，勇敢和膽小，是要看當時的情勢；強弱是要看當時的形態；既已明白了，有什麼奇怪呢？原來一個人不能趁早自殺，跳出法律制裁的範圍，稍一遲疑，到了受鞭杖的時候，卻要想引節自決，這不是太晚了麼？古人所以鄭重施刑在大夫身上的道理，大約就是這個意思吧。講到人情，無不貪生怕死，思念父母，牽掛妻子；可是被義理所激的，卻不是這樣，實在有不得已的地方啊！現在我很不幸，早喪父母，沒有兄弟骨肉之親，一個身體，孤立無助，你



看我對於妻子的顧慮又怎樣呢？並且勇者不必定要死節；懦弱的人，能够仰慕仁義，那裏不可用死節自勵呢？我雖懦弱膽小，想要苟活，然而也很知道去就的分別，何至於自己沉溺着受那牢獄的恥辱呢？並且奴隸婢妾，尙能引決自裁，何況我的不得已呢？我所以隱忍不言，含垢偷生，拘禁在下賤的環境中而直受不辭者，是恨我私心有所不盡的地方，如果無聲無臭地死去，那末文采不能表白於後世呢？古來富貴的人，聲名埋沒的，不可細算，只有不平凡的人，方纔給世上稱揚着。因爲文王拘囚，纔演繹周易；仲尼困厄，纔作春秋；屈原被楚國放逐，纔作離騷；左丘明盲了眼睛，纔有國語；孫子別斷兩腳，纔把兵法陳述整理；不韋遷到蜀地，呂氏春秋纔傳到世上；韓非幽閉在秦國，纔作說難、孤憤那幾篇詩經上的三百篇，大概都是聖賢心裏有所發憤而做的啊！這些人都

是心裏有了鬱結的事情，不能通達他們的道理，所以記述往事，思念來者。至於像那左丘明沒有眼睛，孫子別斷兩腳，終於不能見用了，便退下來著書立說，用以發洩他們的憤懣，要想流傳着文章，拿來表見他的志向。我不自量力，近來自己寄託在淺薄的辭章裏，搜羅天下的遺事舊聞，約略研究它的事跡，綜合它的終始，考察它興衰的道理；上面自軒轅起，下面直到現在爲止，做了十篇年表，十二篇帝皇本紀，八章記載文物的書，三十篇世家，七十篇列傳，總共一百三十篇。也想拿來研究天地間的道理，博通古今的變化，成爲一家的學說；草草創作，尙未成就，不幸遭到這種禍患；可惜它的沒有成功，所以受了極刑，並無怨恨的顏色。我如果著了這部書，能够藏在名山，傳給同志的人，推廣到通邑大都的地方，那是我己償了前次恥辱的責罰，雖萬死被誅，還有什麼懊悔呢？不過這種意思，是只可和明達的人講，難以向俗人說的。並且負累之下，不易居住，在下賤的位置，易遭誹謗的議論。我因言語的不慎，遭逢這個禍患，着實被鄉黨的人所譏笑，以致污辱先人，還有什麼面目再上父母

的墳墓呢？雖然經過了百代，垢辱總不能洗清。所以愁腸裏一天九轉，住在家里，恍恍惚惚地若有所失；走到外面，不知道到那裏去好。每每想到這個恥辱，背上的汗，未嘗不濡溼衣裳啊。身體簡直做了和宦官一般的人物，難道還能够自己引潔而深藏在巖穴之間嗎？所以姑且跟着世俗浮沉，隨着時尚上下，來過那狂妄的生活。現在你倒要教我推舉賢人和提拔士子，豈非和我的私心有違反麼？如今我雖要彫琢美文來自己掩飾，恐怕無益於世俗，人家不信，祇足以取辱罷了。總之要到死了的一天，然後是非纔有定論。這封信不能說盡我的意思，略為陳述我鄙陋的言語而已。謹再拜。

### 高帝求賢詔

西漢文

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，伯者莫高於齊桓，皆待賢人而成名。今天下賢者智能，豈特古之人乎？患在人主不交故也。士奚由進？今吾以天之靈，賢士大夫，定有天下，以為一家，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。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，而不與我共安利之，可乎？賢士大夫，有肯從我遊者，吾能尊顯之。布告天下，使明知朕意。御史大夫昌，下相國，相國鄼侯，下諸侯王，御史中執法，下郡守。其有意稱明德者，必身勸為之駕，遣詣相國府，署行義年。有而弗言，覺免。年老癯病，勿遣。

【註釋】

①一家，謂統中國為一家。

②亡，同無。

③朕，我也。自秦以後，專為天子之自稱。

④昌，周昌，沛人，後封汾陰侯。

⑤下，猶言傳

達。相國，丞相。

⑥鄼侯，蕭何也。鄼縣屬南陽，故城在今湖北光化縣東北。

⑦御史中執法，即御史中丞。

⑧署行義年，謂書明其行狀儀容及

年歲也。義，同儀。

⑨覺免，謂發覺而免官。

⑩癯，音隆，瘦病。

【語譯】我聽說王業之高，沒有超過周文王的，霸業之高，沒有超過齊桓公的；他們都是靠着賢人的幫助，方纔能夠成名。如今天下的賢人，一定也有很好的智謀和能力，難道只有古時的人纔有智能麼？所怕者，在乎做人主的不能和他們交接罷了。不去交接，賢士怎能進來？現在我靠了上天的威靈和賢士大夫的力量，平定了天下，成爲一家，要想能夠世世代代的永久奉祀宗廟而不絕。這些賢人，既已跟了我一同平定天下了，卻不能跟我同享幸福，這難道可以的麼？一般賢士大夫，如果願意跟我一同做事的，我能夠尊貴他，顯揚他。把這個詔令布告天下，使大家都明白我的意思。御史大夫周昌，傳達到相國；相國蕭何，傳達到諸侯王；一面由御史中丞傳達到郡守；凡是各人所管轄的地方，假使確有顯明德行的人，必須親自去勸他出來，替他備車，請他到相國府裏，錄下他的行狀儀容和年紀。倘若有了賢人而隱匿不報，那末一經發覺，立即免職。至於年老或患疲病的人，不要叫他來！

### 文帝議佐百姓詔

西漢文

閒者，數年比不登。又有水旱疾疫之災，朕甚憂之。愚而不明，未達其咎。意者朕之政有所失，而行有過。與乃天道有不順，地利或不得，人事多失和，鬼神廢不享。與何以致此？將百官之奉養或費，無用之事或多。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？夫度田非益寡，而計民未加益，以口量地，其於古猶有餘，而食之甚不足者，其咎安在？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，以害農者蕃，爲酒醪以靡穀者多。

六畜<sup>①</sup>之食焉者衆，與細大之議，吾未能得其中。其與丞相、列侯、吏二千石、博士<sup>②</sup>議之，有可以佐百姓者，率意<sup>③</sup>遠思，無有所隱。

【註釋】  
① 聞者猶言近來。比，每也。不登，五穀不熟。  
② 奉養，指俸祿。  
③ 度，音鐸，計量。  
④ 末，謂工商之業。蕃，多也。  
⑤ 膠，音牢，酒之有滓者。靡，通糜，浪費。  
⑥ 六畜，馬、牛、羊、雞、犬、豕。  
⑦ 漢制，分官吏等級，以所得祿米之多寡爲準。稱二千石者，謂郡守也。博士，官名，兩漢爲太常屬官。  
⑧ 率意，謂遵循朕意。

【語譯】 近幾年來，年歲屢次不豐，又有水旱疾疫的災難，我心裏很覺憂愁。可是我愚昧不明，還不能覺察這遭災的原因。大約是我的政治有所失察，和行爲有過失麼？或是天道有所不順，地利沒有開發，人事多失和氣，鬼神廢棄着不來享食麼？何以弄到這個地步呢？也許是百官的奉養，或者太費，無用的事情，或者太多麼？何以民食竟如此的缺乏呢？然而丈量國內的田並不減少，計算百姓也並沒有增加；用人口來度量土地，那末土地比較古時還有餘多，但是糧食很不足的道理，它的過失究竟在那裏呢？也許是百姓多數從事於工商之業，因而損害農事的太多；造酒耗費的米穀太多；牛馬羊豕雞犬之類所吃的東西太多麼？這些大大小小的意義，我沒有得到適當的解釋。現在命令丞相、列侯、官吏有二千石俸祿的，和博士等一同商議，如有可以幫助百姓的地方，務須遵照我的意思，深切地計劃着，不要隱諱不言！

### 景帝令二千石修職詔

西漢文

雕文刻鏤，傷農事者也；錦繡纂組，害女紅者也。農事傷，則飢之本也；女紅害，則寒之原也。

夫飢寒並至，而能無爲非者寡矣。朕親耕，后親桑，以奉宗廟。黍盛，祭服爲天下先，不受獻，減太官。省繇賦，欲天下務農蠶，素有畜積，以備災害。彊毋攘弱，衆毋暴寡，老者以壽終，幼孤得遂長。今歲或不登，民食頗寡，其咎安在？或詐僞爲吏，吏以貨賂爲市，漁奪百姓，侵牟萬民。縣丞、長吏也，姦法與盜盜，甚無謂也。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，不事官職耗亂者，丞相以聞，請其罪，布告天下，使明知朕意！

【註釋】

① 纂，赤色之組，組綬帶。

② 紅，與工通。下同。

③ 黍盛，黍稷曰黍，在器曰盛。盛，讀若成。

④ 太官，官名，掌御膳者。

⑤ 繇，同徭，役也。賦，賦稅。

⑥ 書，音其，年七十以上者。

⑦ 或，又也。

⑧ 漁奪，謂貪取民財，如漁者之取魚也。

⑨ 牟，取也。

⑩ 縣丞，官名。秦漢於諸縣置丞，以佐令長。

⑪ 姦法，因法作奸。

⑫ 盜盜，共盜爲盜。

⑬ 二千石，卽郡守。

⑭ 耗，通耗，音毛，不明也。

【語譯】

雕刻金玉，這是傷害農事的；注重錦繡和編製精美的赤組綬帶，這是妨害女工的。農事受傷，就是飢的起原；女工受害，就是寒的成因。到了飢寒交迫的時候，能夠不做壞事的人少極了！

我親自耕種，皇后親自栽桑養蠶，藉以供奉祭祀宗廟所用的黍稷和祭服，以爲天下的創導。不受貢獻，減少太官，節省徭役和賦稅，要想使天下的人都盡力於農事和蠶桑方面，在平時有了積蓄，可以防備災害。使強暴的不要奪取懦弱的，衆多的不要欺侮孤寡的，老年人能夠壽終，幼小的孤兒能夠長成。今年的年歲又是不豐，民食很感缺乏，這個過失，究竟在那裏呢？或者做吏的，是詐僞的人，吏把錢財當做商賈的買賣，劫奪百姓，侵掠萬民。縣丞是羣吏的長官，倘然藐視法令，知情而不執法，和盜一同竊盜，這實在不是國家設置官吏的本意。

呢！現在命令郡守各自修察着職務！如有不稱職的，不明察的，丞相應該奏聞，定他的罪。就此布告天下，使大家都明瞭我的意思！

### 武帝求茂才異等詔

西漢文

蓋有非常之功，必待非常之人。故馬或奔蹏<sup>①</sup>而致千里，士或有負俗之累<sup>②</sup>而立功名。夫泛<sup>③</sup>駕之馬，<sup>④</sup>蹏<sup>⑤</sup>之士，亦在御之而已。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<sup>⑥</sup>，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<sup>⑦</sup>。

【註釋】

①蹏音題，今讀若惕，俗作踢。奔蹏，謂馬不受羈勒，立則踢人，走則能奔致千里。

②負俗之累，謂被世俗議論也。指超羣出眾，不

與世俗苟合之士。

③泛駕之馬，泛本作嬰，音捧，覆也。言馬有逸氣，而不循軌轍。

④蹏，不自檢束之意。蹏音託。

⑤茂才，美才。異等，超羣出

衆者。⑥絕國，絕遠之國。

【語譯】

大凡要立不尋常的功勞，必須待着不尋常的人去做。所以有一種時常要狂奔踢人的馬，卻能

行走千里；有一種時常遭到世俗議論的士人，卻能建立功名。那不循軌轍的馬，不自檢束的士人，也在乎能夠

適當利用他罷了。現在命令州郡的官，考察推選吏民當中有美才或有特殊才能的人，可以做將相，和差使到

遠方的國家去的。

### 賈誼過秦論上

西漢文

秦孝公據殽函之固，<sup>①</sup>擁雍州之<sup>②</sup>地，君臣固守，以窺周室。有席卷天下，包舉宇內，囊括四海

之意，并吞八荒<sup>①</sup>之心。當是時也，商君<sup>②</sup>佐之內立法度，務耕織，修守戰之具，外連衡<sup>③</sup>而鬪諸侯。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<sup>④</sup>之外。孝公既沒，惠文、武、昭<sup>⑤</sup>蒙故業，因遺策，南取漢中<sup>⑥</sup>，西舉巴蜀<sup>⑦</sup>，東割膏腴之地，北收要害之郡。諸侯恐懼，會盟而謀弱秦，不愛珍器，重寶，肥饒之地，以致天下之士，合從締交<sup>⑧</sup>，相與爲一。當此之時，齊有孟嘗，趙有平原，楚有春申，魏有信陵<sup>⑨</sup>。此四君者，皆明智而忠信，寬厚而愛人，尊賢而重士，約從離橫，兼韓、魏、燕、趙、宋、衛、中山<sup>⑩</sup>之衆。於是六國之士，有寧越、徐尚、蘇秦、杜赫<sup>⑪</sup>之屬爲之謀，齊明、周最、陳軫、召滑、樓緩、翟景、蘇厲、樂毅<sup>⑫</sup>之徒通其意，吳起、孫臏、帶佗、兒良、王廖、田忌、廉頗、趙奢<sup>⑬</sup>之倫制其兵。嘗以什倍之地，百萬之衆，叩關<sup>⑭</sup>而攻秦。秦人開關延敵，九國之師，遁逃而不敢進。秦無亡矢遺鏃<sup>⑮</sup>之費，而天下諸侯已困矣。於是從散約解，爭割地而賂秦。秦有餘力而制其弊，追亡逐北，伏尸百萬，流血漂櫓<sup>⑯</sup>。因利乘便，宰割天下，分裂河山，疆國請服，弱國入朝。施及孝文王、莊襄王<sup>⑰</sup>，享國之日淺，國家無事。及至始皇<sup>⑱</sup>，奮六世<sup>⑲</sup>之餘烈，振長策而御宇內<sup>⑳</sup>，吞二周<sup>㉑</sup>而亡諸侯，履至尊而制六合<sup>㉒</sup>，執敲扑以鞭笞天下<sup>㉓</sup>，威振四海。南取百越<sup>㉔</sup>之地，以爲桂林、象郡<sup>㉕</sup>，百越之君，俛首係頸，委命下吏<sup>㉖</sup>。乃使蒙恬北築長城<sup>㉗</sup>，而守藩籬，卻匈奴<sup>㉘</sup>七百餘里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，士不敢彎弓而報怨。於是廢先王之道，燔百家之言<sup>㉙</sup>，以愚黔首<sup>㉚</sup>，隳名城<sup>㉛</sup>，殺豪俊，收天下之兵<sup>㉜</sup>，聚

之咸陽，<sup>①</sup>銷鋒鋦，<sup>②</sup>鑄以爲金人十二，<sup>③</sup>以弱天下之民。然後踐華爲城，因河爲池，<sup>④</sup>據億丈之城，臨不測之谿，以爲固。良將勁弩，守要害之處；信臣精卒，陳利兵而誰何。<sup>⑤</sup>天下已定，始皇之心，自以爲關中之固，金城<sup>⑥</sup>千里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。始皇既沒，餘威震於殊俗。<sup>⑦</sup>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，氓隸之人，而遷徙之徒也。<sup>⑧</sup>材能不及中庸，非有仲尼、墨翟<sup>⑨</sup>之賢，陶朱、猗頓<sup>⑩</sup>之富；蹠足行伍之間，倔起阡陌<sup>⑪</sup>之中，率罷弊<sup>⑫</sup>之卒，將數百之衆，轉而攻秦，斬木爲兵，<sup>⑬</sup>揭竿爲旗，天下雲集而響應，贏糧而景從。<sup>⑭</sup>山東豪俊，遂並起而亡秦族矣。且夫天下非小弱也；雍州之地，殽函之固，自若也；陳涉之位，不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；鋤耰棘矜，<sup>⑮</sup>不銛於鉤戟，長鍛也；<sup>⑯</sup>謫戍<sup>⑰</sup>之衆，非抗於九國之師也；深謀遠慮，行軍用兵之道，非及曩時之士也。然而成敗異變，功業相反，試使山東之國，與陳涉度長絜大，<sup>⑱</sup>比權量力，則不可同年而語矣。然秦以區區之地，致萬乘之權，招八州而朝同列，<sup>⑲</sup>百有餘年矣；然後以六合爲家，殽函爲宮。一夫作難，而七廟隳，<sup>⑳</sup>身死人手，<sup>㉑</sup>爲天下笑者，何也？仁義不施，而攻守之勢異也。

〔註釋〕 ①秦孝公名渠梁，獻公之子。殽，山名，在今河南洛寧縣北。函，函谷關，在河南靈寶縣。 ②雍州，今陝西省地。 ③八荒，八方荒遠之地。

④商君，衛之庶孽公子，名鞅，姓公孫氏，爲秦制法，孝公封之於商。 ⑤連衡，同連橫。連六國以事秦。 ⑥四河，陝西華陰華縣等地。

⑦惠文，名嗣，孝公之子。武，名蕩，惠文王之子。昭，昭襄王。武王之弟。 ⑧漢中，今陝西南部及湖北西北境。 ⑨巴蜀，今四川省地。 ⑩合從，同合縱。六國聯合以敵秦。 ⑪孟嘗、齊靖郭君田嬰子，名文。平原，名勝，惠文王弟。春申，楚人，姓黃名歇。信陵，魏昭王子，名無忌。按以上係四君之

地。



封號，非封地。○中山，古國名。在今河北中部偏西地。○寧越，趙人。徐尚，宋人。蘇秦，周洛陽人。杜赫，周人。○齊明，東周臣。周最，周君

之子。仕秦。陳軫，楚夏人。歷仕秦楚。召滑，楚人。樓緩，魏文侯弟。翟景，魏人。蘇厲，蘇秦弟。仕齊。樂毅，樂羊後，入燕。燕昭王以爲亞卿。○吳起，魏人

事魏。文侯爲將，後仕秦楚及韓。孫臏，孫武之後，爲齊將。帶佗，楚將。兒良，王廖，兒同，倪皆天下豪士。見呂氏春秋。田忌，齊將。廉頗，趙奢，皆趙將。

○因即攻函谷關。○鐵，音族，矢鋒。○漂，浮也。楹，大盾。○施，音異，移也。孝文王，名柱，昭襄之子。莊襄王，名楚，孝文王子。○秦始

皇，名政，莊襄王子。○六世，孝公，惠，昭襄，孝文，莊襄。○策，馬鞭。言舉長鞭而治海內。○二周，東周，西周。○六合，天地四方。

○敲，扑，皆杖也。短曰敲，長曰扑。言撻伐天下。○百越，種族名。即百粵。漢書地理志注：「自交阯至會稽七八千里，百粵雜處，各有種姓。」

○桂林，今廣西北部。象郡，今廣西南部及安南地。○委命下吏，言任性命於獄吏。○蒙恬，秦將軍。長城，戰國時燕趙秦各築長城

於北以備胡。秦始皇囑綴其首尾，西起臨洮，東迄遼東。今所存者，西起嘉峪關，東迄山海關，全長五千餘里。○匈奴，北狄之一。秦漢時最盛

在今蒙古等地。○燔百家之言，燔燒也。始皇三十四年，非秦紀皆燒之，所不去者，醫藥卜筮種植之書。○黔首，始皇改名民曰黔首。黔

黑也。人髮皆黑，故以黔首稱民衆。○際，音灰，毀也。○兵器，○咸陽，秦孝公始都此，故城在今陝西長安縣東。○錄，兵器之

銳利處。鋌，同鎗，箭鏃也。○始皇二十六年，收天下兵器，鑄金人十二，重各千石。○華，華山河，黃河。○誰何，誰敢如何。○金城，

喻城堅固。○殊俗，風俗不同，極遠之國。○陳涉，名勝，楚人。竄厲，以破甕之口爲甕，繩樞，即以繩繫戶樞。氓隸，賤者之稱。遷徙之徒，是時

涉係戍卒中之屯長，調戍漁陽。○墨，卽墨子。戰國時宋人，創兼愛之說，當時與儒家並稱。○陶朱，卽范蠡，越人。去官至陶，自稱陶朱

公，居積致富。猗頓，春秋魯人，以鹽起家，富比王侯。○偃起，與囑起同。阡陌，謂田野也。○罷，同疲。○兵器，○麻，擔負。景從，如

影隨形。景，同影。○緩，音愛，勦之柄。棘，同戟，於戟之柄。言止有其柄。○鈞，音纖，利也。鈞戟，有鈞之戟。長鑿，長矛。音晒。○簡戍，罰罪

而遺戍遠方也。○繫，音協，比量。○招，舉也。八州，除秦之雍州外，尚有冀兗青徐揚荆豫梁八州。○七廟，天子立七廟。禮記王制：「天子三昭三穆，太祖之廟而七。」

○身，死人。秦王子嬰爲項羽所殺。按子嬰爲秦始皇孫，扶蘇之子。

### 【語譯】

秦孝公佔據了殺山、函谷關的險要，擁有了雍州的地方，君臣很堅固的防守着，以窺探周朝，有捲取天下，包羅四海，收拾世界，和併吞八方的心思。當這個時候，商鞅幫助他，裏面立了法律制度，專心耕織，修

理防守攻戰的兵器，外面用連橫的計策，使諸侯自相爭鬪；因此秦國的人，就很輕易的取得了魏國西河外面的一帶地方。孝公既死，惠文王、武王、昭襄王相繼即位，受了舊時的基業，按照先人遺下的計策，南取漢中，西得巴蜀，東割肥美的土地，北收山川險阻的州郡，諸侯都很恐懼，便結成了同盟，要想打敗秦國，不惜珍器重寶和肥美的地方，用以結交天下的士人，訂立了合縱的約章，互相聯成一氣。當這個時候，齊有孟嘗君，趙有平原君，楚有春申君，魏有信陵君，這四個人，都是明達有智而又有忠信，寬仁厚道而能愛人，尊貴賢人而看重士人，他們聯合了六國和秦國抵敵，又聚集了韓、魏、燕、趙、宋、衛、中山各國的衆人。那時六國的士人，有寧越、徐尚、蘇秦、杜赫這一班人，替他們謀事；有齊明、周最、陳軫、召滑、樓緩、翟景、蘇厲、樂毅這一班人，傳達他們的意思；還有吳起、孫臏、帶佗、兒良、王廖、田忌、廉頗、趙奢這一班人，訓練他們的軍隊。曾經用了十倍的地方，百萬的兵卒，擊關攻秦，秦人開關迎戰，九國的兵士，竟四散逃走而不敢前進。秦國沒有損失一枝箭或一個箭頭，可是天下的諸侯已經困乏了，從此縱約解散，各國分離，紛紛割地而獻給秦國。這時候秦國就用了餘力，利用他們的困乏，追逐敗北的兵士，橫在地上的屍首有一百萬，淌下來的血，可以把籐牌浮起來，因着利便，乘勢宰割天下，分裂山河，於是強國請求降服，弱國進來朝見。傳到了孝文王、莊襄王，他們享國的日子不多，國家也沒有什麼事情。直到了始皇，他發揚着六代傳下來的餘業，揮動了長鞭而統治天下，併吞了東西二周，滅亡了六國諸侯，踐了帝位而控制天地四方，執了刑杖去撻伐天下的人，他的威望震動四海。南面取了百越的地方，改爲桂林、象郡。百越的君主，都是低頭繫頸，託命於獄官手裏。這時始皇又差蒙恬到北面去建築長城，守住邊疆，驅逐匈奴至七百里以外，胡人不敢南下來牧馬，兵士不敢彎弓來報仇。於是他就此廢棄了先王的道理，燒毀了百家的書籍，企圖使

民衆都變成愚笨；毀壞名城，殺戮豪傑，收盡天下的兵器，聚集在咸陽，銷燬了鋒刃和箭頭，鑄成了十二個金人，要想衰弱那天下的百姓。然後憑着華山爲城，倚了黃河爲池，佔據了雄高的城，靠臨了深險的河來堅固着。良將強弓，守定山川險阻的地方；又有忠實的臣子，精銳的兵卒，陳列了利兵，誰也奈何他不得。天下已定，始皇的心中，自以爲處在關中這樣的堅固，有千里的金城，這是子子孫孫帝王萬世的事業了。

等到始皇死了，餘威還震動於遠方。然而陳涉不過是一個用破甕做甕，用草繩縛着戶樞的人，地位很是下賤，而且是流離遺戍的人物，他的才幹和能力，不及平常的人，既沒有仲尼、墨翟那樣的賢能，又沒有陶朱、猗頓那樣的富厚，出身在軍隊之中，崛起在田野之間，領了幾百個疲弱的兵卒，起而攻擊秦國，斬伐了樹木做兵器，舉起了竹竿做旗幟，天下的人都像雲一般聚攏來響應，輸送糧食的人，接連不斷的好像那影子的跟着形體一般。殺山以東的豪傑，就此一同起來，滅亡秦族了。想那秦朝的天下，並沒有比從前弱小，雍州的地方，殺山、函谷關的堅固，仍是這樣；陳涉的位置，不比齊楚燕趙、韓魏宋衛、中山的國君尊貴，鋤柄和戟柄，並不比鉤戟、長矛來得鋒利；罰罪遣戍的一等人，並不強於九國的兵士，深謀遠慮，行軍用兵的道理，並非及得來從前的士人；可是成敗卻是大異，功業完全相反。如果把以前殺山以東的各國，和陳涉計較長短，比量權力，那是相去得很遠了。然而秦國以區區的地方，得萬乘的權威，包括八州的人，同列一朝，已有一百多年了，纔能把天地四方爲家，把殺山、函谷關爲宮。等到一個人起來造反，竟至宗廟傾覆，身子死在別人手裏，被天下的人所譏笑，這是什麼緣故呢？因爲仁義不施，而攻守的形勢和從前不同啊。

賈誼治安策一

西漢文

夫樹國固，必相疑之勢。○下數被其殃，上數爽○其憂，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。今或親弟謀為東帝，○親兄之子西鄉而擊，○今吳又見告矣。○天子春秋鼎盛，○行義未過，德澤有加焉，猶尚如是，況莫大諸侯，權力且十此者乎？然而天下少安，何也？大國之王，幼弱未壯，漢之所置傅相，方握其事。數年之後，諸侯之王，大抵皆冠，血氣方剛，漢之傅相，稱病而賜罷，彼自丞尉以上，徧置私人。如此，有異淮南、濟北之爲。○邪？此時而欲爲治安，雖堯舜不治。黃帝曰：「日中必慧，操刀必割。」○今令此道順，而全安甚，易不肯早爲，已迺墮骨肉之屬而抗到之，○豈有異秦之季世乎？夫以天子之位，乘今之時，因天之助，尙憚以危爲安，以亂爲治，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，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？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。假設天下如曩時，○淮陰侯尙王楚，○黥布王淮南，○彭越王梁，○韓信王韓，○張敖王趙，○貫高爲相，○盧縮王燕，○陳豨在代，○令此六七公者皆亡，○恙，當是時，而陛下卽天子位，能自安乎？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。天下殺亂，高皇帝與諸公併起，非有仄室之勢，○以豫席之也。○諸公幸者，迺爲中涓，其次塵得舍人，○材之不逮至遠也。高皇帝以明聖威武，卽天子位，割膏腴之地，以王諸公。多者百餘城，少者迺三四十縣，○至渥也。

然其後七年之閒，反者九起。○陛下之與諸公，非親角。○材而臣之也，又非身封王之也。自高皇帝不能以一歲爲安，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。然尙有可諉者，曰：「疏。」臣請試言其親者：假令悼惠王、王齊、元王、王楚、中子、王趙、幽王、王淮陽、共王、王梁、靈王、王燕、厲王、淮南、六七貴人皆亡，當是時，陛下卽位，能爲治乎？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。若此諸王，雖名爲臣，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，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。擅爵人，赦死罪，甚者或戴黃屋，漢法令非行也。雖行，不軌如厲王者，令之不肯聽，召之安可致乎？幸而來至，法安可得加？動一親戚，天下圖視而起。陛下之臣，雖有悍如馮敬者，適啓其口，匕首已陷其胸矣。陛下雖賢，誰與領此？故疏者必危，親者必亂，已然之效也。其異姓負彊而動者，漢已幸勝之矣；又不易其所以然，同姓襲是跡而動，既有徵矣。其勢盡又復然。殃既之變，未知所移。明帝處之，尙不能以安，後世將如之何？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，而芒刃不頓者，所排擊剝割，皆衆理解也。至於鬲髀之所，非斤則斧。夫仁義恩厚，人主之芒刃也；權勢法制，人主之斤斧也。今諸侯王，皆衆髀髀也。釋斤斧之用，而欲嬰以芒刃，臣以爲不缺則折。胡不用之淮南、濟北，勢不可也。臣竊跡前事，大抵彊者先反，淮陰、王楚最彊，則最先反；韓信倚胡，則又反；貫高因趙資，則又反；陳豨兵精，則又反；彭越用梁，則又反；黥布用淮南，則又反；盧縮最弱，最後反。長沙、迺在二萬五千戶耳，功少而最完，

勢疏而最忠，非獨性異人也，亦形勢然也。曩令樊鄴絳灌，⑤⑥據數十城而王，今雖已殘亡可也。令信越之倫，列爲徹侯而居，⑤⑥雖至今存可也。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。欲諸王之皆忠附，則莫若令如長沙王，欲臣子之勿蒞醢，⑤⑥則莫若令如樊鄴等，欲天下之治安，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。力少則易使以義，國小則亡邪心。令海內之勢，如身之使臂，臂之使指，莫不制從。諸侯之君，不敢有異心，輻湊並進，⑤⑥而歸命天子，雖在細民，且知其安。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。割地定制，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，使悼惠王、幽王、元王之子孫，畢⑤⑥以次各受祖之分地，地盡而止；及燕梁他國皆然。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，建以爲國，空而置之，須其子孫生者，舉使君之。諸侯之地，其削頗入漢者，爲徙其侯國，及封其子孫也，所以數償之。⑤⑥一寸之地，一人之衆，天子亡所利焉，誠以定治而已。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。地制一定，宗室子孫，莫慮不⑤⑥王，下無倍畔⑤⑥之心，上無誅伐之志，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。法立而不犯，令行而不逆，貫高、利幾⑤⑥之謀不生，柴奇、開章⑤⑥之計不萌，細民鄉善，大臣致順，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。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，植遺腹，朝委裘，⑤⑥而天下不亂。當時大治，後世誦聖，一動而五業附，⑤⑥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？天下之勢，方病大瘡，⑤⑥一脛之大幾如要，⑤⑥一指⑤⑥之大幾如股，平居不可屈信，⑤⑥一二指搖，身慮亡聊，⑤⑥失今不治，必爲錮疾，⑤⑥後雖有扁鵲，⑤⑥不能爲已，病非徒瘡也，又苦踈鑿，⑤⑥元王之子，帝之從弟也，今之王者，

從弟之子也。惠王之子，親兄子也。今之王者，兄子之子也。親者或亡，分地以安天下，疏者或制大權，以偏天子。臣故曰：「非徒病瘡也，又苦蹶盤。」可痛哭者，此病是也。

【註釋】

○謂欲求立國穩固，必須審察上下疑忌之勢。

○數音朔，屢次，爽謂心志差錯不一。

○謂文帝六年，淮南厲王長，謀反，廢死。

○親兄之子西鄉而擊，齊悼惠王子興居，爲濟北王，文帝三年，間帝幸太原，發兵反，欲擊取榮陽，伏誅。

○吳、吳王濞，高帝兄劉仲之子，不循法度，有告於朝廷者。○春秋鼎重，謂年齡正在壯盛。○黃帝曰兩句，言事貴及時，變音衛，囑也。○抗到，言舉其頭而割之。○晷時，昔日，指高帝時。○淮陰侯，卽韓信，爲楚王，人皆信欲反，遂滅信，赦爲淮陰侯。○黥布，卽英布，佐高祖定天下，封淮南王，後以謀反被誅。○彭越，字仲，封梁王，謀反，爲漢所誅。○韓信，漢初人，與淮陰侯韓信同時，本戰國故韓襄王庶孫，後歸高祖，封韓王，旋叛入匈奴，爲漢所殺。

○張敖，張耳子，漢高壻，嗣立爲趙王，貫高、趙主，恥高帝不禮其王，陰欲謀弑帝，事覺，被捕自殺。○虛縻，豐人，封燕王，以陳繡謀反事見疑，亡入匈奴。○陳繡，宛句人，以趙相國監代邊，謀反被殺，按代地，有今山西省東北部及河北省蔚縣附近之地。○亡，古無字，下同。

○仄室，謂輔助也。○席藉也，言非有輔助之勢爲之憑藉。○中涓，內侍之官名，座同僮，舍人，近侍之官。○應，古德字。○反者九起，韓王信，貫高，淮陰侯，彭越，英布，陳繡，盧縮，利幾，燕王臧荼，相繼反。○角，較也。○悼惠王，名肥，高帝子。○元王，名交，高帝弟。

○中子，名如意，高帝子。○幽王，名友，高帝子。○共王，名恢，高帝子。○音恭。○靈王，名越，高帝子。○厲王，名長，高帝子。○鼻，古罪字。○黃屋，天子之車，以黃綉爲車蓋之裏。○圍視，圍音還，周視。○馮敬，馮無擇子，秦淮南厲王反，始欲發言節制諸侯，王爲刺客所殺。○領，治理。○既，古福字。○屠牛坦，古善屠牛者，名坦，芒刃，鋒刃，頓通鈍。○理解，解剖肌理。○髡，音寬，兩股之間，髡，股骨也。○嬰，同嬰。○胡不用之句，言此數國反，皆謀，何不終用仁厚，其勢不能也。○長沙，秦時鄒陽令吳芮，漢爲長沙王。

○樊噲，封舞陽侯，臆商，封曲周侯，絳侯，卽周勃，灌嬰，封穎陰侯。○徹侯，爵位名，卽通侯。○菹醢，音疽，海肉醬也。○驅濶，言如車輻之聚於轂。○畢，皆也。○諸侯之地句，言諸侯之地，因罪見削入漢者，則徙其國都，而改封其子孫，卽以被削地之數償之。○倍時，同背叛。○貫高，見上第十四註，利幾，項羽將，羽敗，降高帝，封侯于穎川，帝至洛陽，舉通侯爵，召之，利幾恐，遂反。○柴奇，開章，皆與淮南王謀反者。○臥赤子句，赤子，指幼君，遺腹，父死後君未生者，植立也，朝委裘，天子已死，陳其裘而朝之。○五業，明，廉，仁，義，聖。○蠶，音

腫，足腫。⑤自膝下至踵。要，同腰。⑥指，足趾。⑦信，同伸。⑧播，音觸，動而痛。身虛亡聊，言因一二趾之不舒，害及全體。⑨疾，經久不愈之病。銅，通痼。⑩扁鵲，戰國時良醫，姓秦名越人，因黃帝時有良醫名扁鵲，故以此號之。⑪膝，同蹠，脚掌。反戾，不可行。

【語譯】 欲求立國的穩固，必須審察上下疑忌的情勢。上疑下必要討伐，下面就常受到禍殃；下疑上必要反叛，上面就常感到不安。這實在不是安上全下的道理呢。如今或者淮南王是親弟，圖謀做東帝，濟北王是親兄之子，向西面領兵攻擊，現在吳王又被人告發他不守法度了。天子的年齡正在壯盛，行為道義，沒有過失，德行恩澤，普遍施給，倘且有這個樣子，何況強大的諸侯，權力還要增加十倍呢！然而天下終究還能暫安，這是什麼緣故呢？因為大國的王，年紀幼小，還沒有長大成，漢朝所置的傅相，正幫着他做事。經過幾年以後，諸侯的國君，大概年紀都已長大了，血氣正很強盛，那時朝廷的傅相，都稱病賜歸田里，從丞尉以上的官職，就滿佈他的私人。這樣的情形，會和淮南、濟北兩王的行為有兩樣麼？在這個時候，想要治安，雖是堯舜，也是不能。黃帝道：「太陽到了中天的時候，正應該晒東西；拿刀在手裏的時候，正應該割東西。」現在假使能夠把這個及時而作的道理，順利進行，那末全上安下也很容易。如果不肯早早地去做，到了後來，竟毀壞了骨肉的親屬，把他的頭頸割斷，這和秦朝的末年有什麼不同呢？

須知憑藉了天子的位置，趁着現在的時候，靠着上天的幫助，還怕把危險以為安逸，把擾亂以為平治；假使陛下處在齊桓公的地位，難道不想去糾合諸侯而匡正天下麼？我又知道陛下必定有所不能的了。假使現在的天下，還像以前高帝時候，淮陰侯還做楚王，黥布做淮南王，彭越做梁王，韓信做韓王，張敖做趙王，貫高做趙相，盧綰做燕王，陳豨在代地，這六七個人，都是依然如故，那時陛下即了天子的位置，能夠自安麼？我實在



知道陛下不能了。天下混亂，高帝和這許多人同時起來，攻打天下，並沒有卿大夫輔助的勢力來做依靠，一般人的僥倖的做着中涓的官職，次一等的，僅做着舍人的官職，材能的不及實是很遠哩。高帝用明聖威武的勢力，卽了天子之位，割了肥美的地方，封了許多人做王，多的有百餘城，少的也有三四十縣，恩德可算極厚了；但是後來七年裏面，謀反的有了九次。陛下和這般人，並沒有親自較量材能去臣服他，也不是親身去封他做王，自從高帝尙不能因此有一歲的安逸，所以我知道陛下是不能的。

然而還有可以推託的道：「這都是疏遠的緣故。」那末我就請講那親信的：假使叫悼惠王做齊王，元王做楚王，中子如意做趙王，幽王做淮陽王，共王做梁王，靈王做燕王，厲王做淮南王，這六七個貴人，都是依然如故；這時候陛下卽位，能夠治理麼？我又知道陛下是不能的。像這一等王侯，雖是名爲臣子，實在都有布衣昆弟的心思，不論君臣的名分，沒有不想同皇帝的制度，做那天子的事情。擅把爵祿封人，赦免死罪的人，甚至有的戴了天子的車蓋，漢朝的法令不能行到那邊。卽使行到了，不守法度像厲王的，有命令給他他不聽，召他怎肯來呢？卽使幸而來了，法令又怎能加在他的身上呢？因爲動了一個親戚，天下的人都環視而起；陛下的臣子，雖有勇敢如馮敬的，恐怕剛纔開他的口，匕首已貫穿他的胸膛了。陛下雖是賢明，有誰給你治理呢？所以疏的必危，親的必亂，這是已然的事實。那異姓仗着自己的強悍而造起反來的，漢朝已幸而勝他了；但是又不變更他，所以這樣的道理。同姓的人，跟了這種行跡而動，已經有了徵象了；其勢又都是這樣。禍殃的變亂，不知要移動到怎樣。明君處在這種地位，尙且不能安逸，後世又將怎樣呢？

從前有一個屠牛的人，名叫坦的，他在一天裏面殺十二隻牛，但刀鋒並沒有鈍的緣故，因他所排擊剝割

的，都是解剖許多肌理的地方。至於髀骨和股骨的地方，不是用刀，便是用斧。仁義恩厚，實是人主的鋒刃；權勢法制，實是人主的刀斧。現在的諸侯，都是許多的髀骨股骨呢？對他們棄了刀斧不用，卻要拿鋒刃去接觸，我以為若不缺損，便是折斷。爲什麼不把仁厚用在淮南、濟北兩王呢？勢有所不可啊。我私下觀察前事，大約強悍的先反，淮陰做楚王，兵最強盛，便最先反；韓信倚靠了胡人，便又反叛；貫高有了趙地做根據地，便又反叛；陳豨兵精，便又反叛；彭越做梁王，便又反叛；黥布用事在淮南，便又反叛；盧縮最弱，所以最後謀反。長沙王吳芮不過二萬五千戶罷了，功勞最少，卻是最完善，其勢很是疏遠，卻是最忠實；這不僅是他的性質和人家不同，實在也是形勢使他如此的。以前即使把樊噲、鄼商、周勃灌嬰各佔據數十城做王，現在雖是已經滅亡，那也可以的；即使把韓信、彭越的一等人，排列在微侯裏面，雖是現今還存在，那也可以的。這樣說來，天下的大計，可以知道的了。

要使諸王都能忠心附國，便莫如教他們都像長沙王；要使臣子不受誅戮，便莫如教他們都像樊噲、鄼商等；要使天下安寧，莫如多封諸侯而減少他們的力量。力量少了，便容易用道義來差使他；國土狹小，那末便沒有邪心。使海內的形勢，像身體的使用臂，臂的使用指，莫不制服從命。諸侯的君走，不敢存着兩樣的心思，能夠彼此聚集，都來奉行天子的命令；雖是小民，也知安樂，所以天下的人都知道陛下的聖明。割地定制，令齊、趙、楚各分做許多國；使悼惠王、幽王、元王的子孫，都以次各受祖宗的分地，到封地盡了爲止，以及燕、梁等國，都是如此。那分地多而子孫少的，先替他建立了國家，空着君位，必須他的子孫生了出來，都教他們做國君。諸侯的地方，如有因犯罪而削入於漢的，便替他遷徙國都，並改封他的子孫於別地，也依照削去封地的數目償還他。一寸地方，一個百姓，天子都不沾着他的利益，這實在是要拿來定治罷了；所以天下的人都知道陛下的廉潔。地

制一定宗室的子孫，都不怕沒有國王做了，在下的沒有背叛的心思，在上的沒有誅伐的意志，所以天下的人都知道陛下的仁德。法令立了，便沒有人敢觸犯，號令行了，也沒有人敢違背，高利幾的陰謀不生，柴奇、開章的詭計不動，人民向善，大臣服從，所以天下的人都知道陛下的高義。放一個幼小的君王在天下百姓的上面，天下也能安寧；立一個留在肚子裏的小孩做君王，把君王脫下來的衣服放在朝廷上，受着羣臣的朝拜，而天下仍舊不亂。當時大治，後世也可稱頌聖德。一動就可有了明、廉、仁、義、聖五種的功業，陛下還怕什麼，卻何以好久不去做它呢？

現在天下的形勢，正像害了足腫的病：一條腿的大，幾乎大得像腰，一個足趾的大，幾乎大得像股；平常不能夠屈伸，因了一兩個足趾的受病，全身便受害不舒。失了現在的機會不治，必定成爲痼疾，後來雖有良醫如扁鵲者，也是沒有辦法了。並且這個病不但足腫呢，又苦腳掌反戾着不能行走。元王的兒子，是陛下從弟；現在的王，是陛下從弟的兒子；惠王的兒子，是陛下親兄的兒子；現在的王，是陛下兄子的兒子。嫡親的子弟，或者沒有得到分地以安定天下人的心，疏遠的子弟，或者執掌着大權而逼迫着天子。我所以說道：「不但害了足腫的病，又苦腳掌反戾着不能行走。」可以痛哭的，就是這個毛病啊！

### 鼂錯論貴粟疏

西漢文

聖王在上，而民不凍饑者，非能耕而食之，織而衣之也，爲開其資財之道也。故堯禹有九年之水，湯有七年之旱，而國無捐瘠者，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。今海內爲一，土地人民之衆，不避禹湯。

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，而畜積未及者，何也？地有餘利，民有餘力，生穀之土未盡墾，山澤之利未盡出也；游食之民，未盡歸農也。民貧則姦邪生，貧生於不足，不足生於不農，不農則不地著，不地著則離鄉輕家。民如鳥獸，雖有高城深池，嚴法重刑，猶不能禁也。夫寒之於衣，不待輕煖，饑之於食，不待甘旨。饑寒至身，不顧廉恥。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，終歲不製衣則寒。夫腹饑不得食，膚寒不得衣，雖慈母不能保其子，君安能以有其民哉？明主知其然也，故務民於農桑，薄賦斂，廣畜積，以實倉廩，備水旱，故民可得而有也。民者，在上所以牧之，趨利如水走下，四方無擇也。夫珠玉金銀，饑不可食，寒不可衣，然而衆貴之者，以上用之故也。其爲物，輕微易藏，在於把握，可以周海內而亡饑寒之患。此令臣輕背其主，而民易去其鄉，盜賊有所勸，亡逃者得輕資也。粟米布帛，生於地，長於時，聚於力，非可一日成也。數石之重，中人弗勝，不爲姦邪所利；一日弗得，而饑寒至。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。今農夫五口之家，其服役者，不下二人；其能耕者，不過百畝；百畝之收，不過百石。春耕夏耘，秋穫冬藏，伐薪樵，治官府，給徭役。春不得避風塵，夏不得避暑熱，秋不得避陰雨，冬不得避寒凍。四時之間，無日休息。又私自送往迎來，弔死問疾，養孤長幼在其中。勤苦如此，尙復被水旱之災，急政暴虐，賦斂不時，朝令而暮改。當其有者，半賈而賣；亡者取倍稱之息。於是，有賣田宅，鬻子孫，以償債者矣。而商賈大者，積貯倍息；小者，坐列販賣，操其奇贏。日游都市，乘上之急，所賣必倍。

故其男不耕耘，女不蠶織，衣必文采，食必粱肉。亡農夫之苦，有阡陌之得。因其富厚，交通王侯，力過吏勢，以利相傾，千里游敖，冠蓋相望。乘堅策肥，履絲曳縞。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，農人所以流亡者也。今法律賤商人，商人已富貴矣；尊農夫，農夫已貧賤矣。故俗之所貴，主之所賤也；吏之所卑，法之所尊也。上下相反，好惡乖迕。而欲國富法立，不可得也。方今之務，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。欲民務農，在於貴粟；貴粟之道，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。今募天下入粟縣官，得以拜爵，得以除罪。如此，富人有爵，農民有錢，粟有所渫。夫能入粟以受爵，皆有餘者也。取於有餘，以供上用，則貧民之賦可損，所謂損有餘，補不足，令出而民利者也。順於民心，所補者三：一曰主用足，二曰民賦少，三曰勸農功。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，復卒三人。車騎者，天下武備也，故爲復卒。神農之教曰：「有石城十仞，湯池百步。」帶甲百萬，而亡粟，弗能守也。以是觀之，粟者，王者大用，政之本務。令民入粟受爵，至五大夫以上，迺復一人耳。此其與騎馬之功，相去遠矣。爵者，上之所擅，出於口而無窮；粟者，民之所種，生於地而不乏。夫得高爵與免罪，人之所甚欲也；使天下人入粟於邊，以受爵免罪，不過三歲，塞下之粟必多矣。

【註釋】 ①不避，猶言不讓。

②游食之民，謂無職業之人。

③地著，謂久居其地而不遷移者。音弱。

④徭役，卽古者國家對人民所征

之力役。

⑤買，同價。

⑥取倍稱之息，謂無穀者稱貸于人，而聽人取加倍之息。

⑦商賈，商人之統稱。賈，音古。

缺乏之物。

⑧粱肉，飯粱而食肉。

⑨欺，同遊。冠蓋，謂顯貴者之冠服車蓋。

⑩乘堅策肥，兩句，言乘堅車，策肥馬，穿絲履，纏縞帶，縞，素縞。

○①迕音誤，逆也。○②漚音泄，散也。○③復卒，復除也。言當爲卒者，免其三人，不爲卒者，免其錢耳。○④切，八尺。湯池，湯喻沸熱不可近。言池之險。○⑤五大夫，爵位名，秦置，漢仍之，在第九級。○⑥塞音賽，邊地。

【語譯】 聖明的君王在上面，那民衆得以不受飢寒者，並非君王能夠親自耕種出來給他們吃，紡織出來給他們穿衣啊，因爲他能替民衆開闢生財之道啊。所以堯禹時有九年的水災，湯時有七年的旱災，但國家沒有捐棄瘦瘠的緣故，因爲蓄積多而預先有防備呢。現在天下統一，土地人民的衆多，不讓禹湯的時候，況且又沒有接連幾年的水旱之災，然而蓄積卻沒有充足，這是什麼原因呢？因爲土地有尙未開發的利益，百姓有尙未使用的力量，生穀的土地尙未完全開墾，山澤的利益尙未完全發出，無業的人，尙未完全歸農哩。民衆貧窮，那末姦邪的事就要發生，貧困生於不足，不足生於不做農事，不做農事，那就不能久居在一塊地方，不能久居在一塊地方，那就要離開故鄉，看輕家庭。人民像鳥獸一般的四散，雖有高城深池，嚴法重刑，還不能禁止他們呢。凡是寒冷了想穿衣服，不一定要得到輕暖的衣服；飢餓了想吃食物，也不一定得到美味的食物。飢寒臨到了身上，便不能顧及廉恥。人情一天不吃兩次便要餓，終年不做衣服便要冷。想那腹中飢餓沒有食物吃，身上寒冷沒有衣服穿，雖是慈母還不能保全她的兒子，做君主的又怎能保有他的人民呢？賢明的君主知道這個道理，所以教人民努力於耕種蠶桑的事情，減輕賦稅，擴大蓄積，藉以充實倉庫，防備水旱之災，所以人民可以保有。人民是全靠在上方的君主來管理的，他們趨向於有利益的事情，像水的向下流着，東西南北，不加選擇。講到那珠玉金銀，餓的時候不能吃，冷的時候不能穿，然而大家都要寶貴它的緣故，因爲上面的人用它啊。這些物品，形體輕微，容易收藏，拿在手裏，可以周遊海內而無飢寒的憂患；這是可以使臣子輕易違背他的君

主，使人民容易離開他的家鄉，並且鼓勵盜賊，又使逃亡的人，能夠得着輕易流動的資產。粟米布帛，出產於地上，長在一定的時候，靠了氣力而聚集，不是一天可以成就的；數石的重量，普通人拿它不起，不會被奸邪的人所利用；一天得不到它，卻就要發生飢寒。因為這樣，所以賢明的君主，是寶貴五穀而輕賤金玉的。現在農夫五口的家庭，他服公役的不下二人，他所耕種的不過百畝，百畝的收成不過百石，春天耕種，夏天耘苗，秋天收穫，冬天藏積，斫伐薪柴，修治官舍，供給徭役。春天不能避風塵，夏天不能避暑熱，秋天不能避陰雨，冬天不能避寒凍。四時之間，沒有休息的日子。又私自送往迎來，弔死問疾，保養那孤兒，扶長那幼童，都在這中間了。勤苦到這樣，還要受水旱的災難，暴虐的政治，不時的賦斂，早晨的命令到晚上又要更改。當他們有米粟的，半價出售；沒有的，只得向人借貸，聽取加倍的利錢。因此有賣了田地房屋，賣了子孫來還債的了。一般的大商家，囤積米粟，取加倍的利潤；小商家也設市販賣，想法居奇賺錢，天天出遊都市，乘着上面的急用，賣出的價值必加倍。所以他們的男子，不必耕種田地，女子不必養蠶織綢，衣服必定美麗錦繡，食物必定稻粱魚肉；沒有農夫的困苦，卻有耕種田地一般的收成。靠了他們的富厚，和王侯往來，力量超過官吏的勢力，用利來結交，千里往來遨遊，車輛絡繹不絕，乘着堅固的車輛，跨着肥美的駿馬，穿着絲履，飄着絹帶。這便是商人所以能兼併農人，農人所以流亡的了。如今法律上雖是看輕商人，可是商人已是富貴了；尊貴農人，可是農人已是貧賤了。所以世俗的所貴，是主上的所賤；官吏的所卑，是法律的所尊。上下相反，好惡顛倒，卻要想國富法立，真是做不到的呢。現在的急務，莫如教人民盡力於農事罷了。要想人民盡力於農事，在乎貴粟；貴粟的道理，在乎使民衆拿米粟來做賞罰。現在通知天下的人，如能納粟給縣官的，能夠拜受爵位，免除刑罰。這樣，富人有爵位，農人有錢財，米粟便有

所流通了。凡是能夠納粟以受爵位的，都是有餘的人呢。拿了他們的有餘來供給上用，那末貧民的賦稅可以減少，這便叫做損有餘而補不足，號令一出，那人民就有利益了。順了民心，所得的利益有三：第一是主上足用；第二是人民的賦稅可以減少；第三是獎勵農功。現在命令人民凡是納車騎之馬一匹的，可以免服兵役三人。車騎是天下的武備，故可免服兵役。神農的教訓道：「有石城八丈，險池百步，帶甲的兵百萬，然而沒有米粟，畢竟是守不住的。」這樣看來，米粟是王者的大用，是政治的根本。教人民納粟受爵，到五大夫的爵位以上，纔可免服兵役一人。這比較納馬少而免役多的，相去很遠了！爵位是君上所封給，出於口而沒有窮盡的；米粟是百姓所種植，生於地而沒有缺乏的。至於得高爵和免罪，是人家所極願的，教天下的人都納粟到邊地，拿來受爵免罪，那末不過三年，邊塞地方的米粟，必定很多了。

### 鄒陽獄中上梁王書

西漢文

鄒陽從梁孝王游。陽爲人有智略，愜慨不苟合。介於羊勝、公孫詭之間。勝等疾陽惡之。孝王怒，下陽吏將殺之。陽迺從獄中上書曰：「臣聞忠無不報，信不見疑。臣常以爲然，徒虛語耳。昔荆軻慕燕丹之義，白虹貫日，太子畏之。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，太白食昂，昭王疑之。夫精變天地，而信不喻兩主，豈不哀哉！今臣盡忠竭誠，畢議願知，左右不明，卒從吏訊，爲世所疑。是使荆軻、衛先生復起，而燕秦不寤也。願大王熟察之。昔玉人獻寶，楚王誅之；李斯竭忠，胡亥極



刑。是以箕子陽狂，接輿避世，恐遭此患也。願大王察玉人、李斯之意，而後楚王、胡亥之聽，毋使臣爲箕子、接輿所笑。臣聞比干剖心，子胥鴟夷，臣始不信，今迺知之。願大王熟察，少加憐焉。語曰：『有白頭如新，傾蓋如故。』何則？知與不知也。故樊於期逃秦之燕，藉荊軻首以奉丹事。王奢去齊之魏，臨城自剄，以卻齊而存魏。夫王奢樊於期，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，所以去二國，死兩君者，行合於志，慕義無窮也。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，爲燕尾生；白圭戰亡六城，爲魏取中山。何則？誠有以相知也。蘇秦相燕，人惡之；燕王按劍而怒，食以馱驥。白圭顯於中山，人惡之；於魏文侯，文侯賜以夜光之璧。何則？兩主二臣，剖心析肝相信，豈移於浮辭哉！故女無美惡，入宮見妒；士無賢不肖，入朝見嫉。昔司馬喜躡腳於宋，卒相中山；范雎拉齧折齒於魏，卒爲應侯。此二人者，皆信必然之畫，捐朋黨之私，挾孤獨之交，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。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，徐衍負石入海，不容於世，義不苟取，比周於朝，以移主上之心。故百里奚乞食於道路，穆公委之以政；甯戚飯牛車下，桓公任之以國。此二人者，豈素宦於朝，借譽於左右，然後二主用之哉？感於心，合於行，堅如膠漆，昆弟不能離，豈惑於衆口哉？故偏聽生姦，獨任成亂。昔魯聽季孫之說，逐孔子；宋任子冉之計，囚墨翟。夫以孔墨之辯，不能自免於讒，而二國以危。何則？衆口鑠金，積毀銷骨也。秦用戎人由余，而伯中國；齊用越人子臧，而彊威。

宣。此二國豈係於俗，牽於世，繫奇偏之浮辭哉？公聽並觀，垂明當世。故意合則吳越爲兄弟，由余子臧是矣；不合則骨肉爲讎敵，朱象管蔡是矣。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，後宋魯之聽，則五伯不足侔，而三王易爲也。是以聖王覺寤，捐子之心，而不說田常之賢，封比干之後，修孕婦之墓。故功業覆於天下，何則？欲善無厭也。夫晉文親其讎，彊伯諸侯，齊桓用其仇，而一匡天下。何則？慈仁殷勤，誠加於心，不可以虛辭借也。至夫秦用商鞅之法，東弱韓魏，立彊天下，卒車裂之；越用大夫種之謀，禽勁吳，而伯中國，遂誅其身。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，於陵子仲辭三公，爲人灌園。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，懷可報之意，披心腹，見情素，墮肝膽，施德厚，終與之窮達，無愛於士。則桀之犬可使吠堯，跖之客可使刺由。何況因萬乘之權，假聖王之資乎？然則軻湛七族，要離燔妻子，豈足爲大道哉？臣聞明月之珠，夜光之璧，以闇投入於道，衆莫不按劍相眄者。何則？無因而至前也。蟠木根柢，輪囷離奇，而爲萬乘器者，以左右先爲之容也。故無因而至前，雖出隨珠和璧，祇怨結而不見德；有人先游，則枯木朽株，樹功而不忘。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，身在貧羸，雖蒙堯舜之術，挾伊管之辯，懷龍逢比干之意，而素無根柢之容，雖極精神，欲開忠於當世之君，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迹矣。是使布衣之士，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。是以聖王制世御俗，獨化於陶鈞之上，而不牽乎

卑亂之語，不奪乎衆多之口。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，以信荆軻，而乞首竊發。周文王獵涇渭，載呂尙歸，以王天下。秦信左右而亡，周用烏集，而王何則以其能越攀拘之語，馳域外之議，獨觀乎昭曠之道也。今人主沈詔諛之辭，牽帷廡之制，使不羈之士，與牛驥同阜，此鮑焦所以憤於世也。臣聞盛飾入朝者，不以私汗義；底厲名號者，不以利傷行。故里名勝母，曾子不入，邑號朝歌，墨子回車。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，籠於威重之權，脅於位勢之貴，回面污行，以事諂諛之人，而求親近於左右，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，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！

【註釋】

○鄒陽，漢齊人。事梁孝王時，爲羊腸等所譖，下獄將殺，乃上此書。孝王立出之，復爲上客。梁孝王景帝少子。

○恍惚，同慷慨，意

氣激昂。

○二人皆孝王客。

○吏，獄吏。

○燕太子丹令荆軻西刺秦王，荆軻發後，太子相氣見白虹貫日不徹，曰：「吾事不成矣。」

起爲秦伐趙，破長平軍，欲遂滅趙，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，爲應侯所害，事用不成，其精誠上達於天，故太白爲之食昂。

○畢議，願知，謂盡其

計議，願王知之。言左右不明，因不欲斥王也。訊，審問也。

○玉人，謂治玉者。楚人卞和得玉璞，以獻厲王，王以爲詖，刖其左足；武王卽位復獻之，又以爲詖，刖其右足；及文王立，乃抱璞泣於荆山之下，王使人攻其璞，果得寶玉，遂命名曰和氏之璧。

○秦二世胡亥，殺李斯，具五刑。○紂，淫亂不止，箕子懼，乃佯狂爲奴。陽，同伴。接與楚賢人，姓陸名通，佯狂避世。

○比干諫紂，紂怒，殺比干，剖其心。子胥自剄，吳王乃以子胥尸，盛以鸛夷，投之江中。按鸛夷，卽皮囊也。

○白頭如新二句，謂人不相知者，雖交至白頭，猶如新識；而道行偶遇，駐車交蓋對語，知者卽如故交。

○變於期爲秦將，被讒，走之燕，始皇滅其家，又重購之。燕遣荆軻欲刺秦王，於朝自刎首，令軻齎往。

○蘇秦句，尾生，古之信士，與女子期於橋下，待之不至，抱梁柱而死。言

蘇秦於齊，不出其信於燕，則爲尾生之信。按蘇秦說齊宣王，使還燕十城，又令閔王厚葬以擊齊，終死于燕，故以尾生喻之。



【語譯】

鄒陽跟着梁孝王做事。陽的爲人有智識才略，性情慷慨激昂，不肯隨便迎合。他的位置介在羊勝、公孫詭之間。羊勝等人恨着鄒陽，在孝王面前說他壞話。孝王動了怒，把陽交給獄吏，將要殺死他。於是鄒陽就在獄中上書給孝王道：「我聞得凡是忠心的臣子，沒有不想報答主上的，已蒙信任了的，就不會再被疑惑。我常常以爲這句話是對的，卻不料祇是空話罷了。從前荊軻仰慕燕太子丹的義氣，所以將要出發去刺秦王的時候，天上有一條白虹，爲他橫貫日中，太子卻畏懼着不敢十分信他。衛先生替秦計畫長平的事情，太白星爲他吞食昴星，昭王反而懷疑他。想那精誠上達，可以感動天地，竟仍不能得到燕秦兩主的信任，不是很可哀痛麼！現在我竭盡忠誠，盡獻計議，願大王知道；可惜左右不明，終於從了吏議，被世人所疑惑。這是使荊軻衛先生再從地下起來，也不能使燕秦覺悟呢。願大王詳細地審察一下。從前楚國的玉人卞和獻寶，反受楚王的誅戮；李斯竭盡忠誠的做相，竟遭胡亥的極刑。因此箕子假意瘋狂，做人家的奴隸；接輿隱避塵世，不問世事，都是怕着遭到這些患難啊。願大王審察玉人和李斯的意思，不像楚王和胡亥的偏聽，不要使我被箕子接輿所譏笑。我聞得比干剖心，和子胥盛在鴟夷皮袋裏的事情，起初不敢相信；直到現在，方纔知道。願大王詳細地審察一下，稍稍給我哀憐罷！」

古語說：「有人結交朋友，等到頭髮白了，交情淺得還像新認識的一般；有人坐着車子，在路上遇到了人，斜着車蓋談一回話，交情深得竟好像是多年的老友一般。」這是什麼緣故呢？因爲知心和不知心罷了。所以樊於期自秦逃到燕國，把自己的頭借給荊軻，替太子丹去獻給秦國；王奢離齊而到魏國，登城自刎，因此退了齊兵，保存魏國。想那王奢和樊於期，並非和齊秦是新交，又並非與燕魏有極深的關係；他們的所以離開齊秦，

願爲燕魏兩君而死的道理，因爲行爲合乎他們的志向，十分的美慕着道義啊。所以蘇秦沒有信義於天下，他在燕卻有尾生的信義，白圭做中山將的時候，失守六城，逃到魏國，卻能替魏攻取中山，這是什麼緣故呢？實在因爲能夠相知啊。蘇秦做燕國的宰相，有人在燕王面前說他的壞話，燕王按了劍大怒，反把駿馬的肉來賜給他吃；白圭因爲攻取了中山的功勞，有人在魏文侯面前說他的壞話，文侯反賜他夜光之璧。這是什麼緣故呢？因爲兩君兩臣，都能夠剖開心肝，彼此見信，怎麼會被空虛的說話動搖那信仰呢！所以女子的容貌，不論美惡，一入宮中，便受妒忌；士人不論好壞，一入朝廷，便遭嫉恨。從前司馬喜在宋國別斷了腳，終於做中山的宰相，范雎在魏國摧折了肋骨，敲去了牙齒，終於做秦國的應侯，這兩個人都能相信自己必然的計劃，捐棄朋黨的私誼，挾了孤獨的交情，所以不能自免於嫉妒的人。因此申徒狄終於自沉在雍州的河裏，徐衍負了石頭，自投入海。雖是不容在世上，終究義不苟取，不結黨在朝上而移動主上的意志。所以百里奚乞食在道路上，秦穆公委託他辦理國政，寧戚在車下飼牛，齊桓公舉他做宰相。這兩個人豈是素來在朝上做官，借着左右的人說好話，方才兩個國君用他們的麼？無非是感應在心，相合在行，彷彿膠漆一般的堅固，雖是兄弟也不能離間，豈能被衆口的說話所惑亂麼？所以偏聽一方面的言語，便生奸邪，獨任一個人，便有禍亂。從前魯國聽了季孫的說話，趕走孔子，宋國用了子冉的計策，拘禁墨翟。那孔墨的言論，尙且不能自免於別人的壞話，然而宋魯兩國，終究因此危亡。爲什麼呢？因爲衆人之口，可以銷金石，積久之毀，可以銷骨肉。秦國用了戎人由余，便稱霸中國，齊國用了越人子臧，威宣二王因此強盛。這兩國豈是被世俗所牽制，固執偏聽，被浮泛的說話所惑亂麼？無非有公正的聽受，精細的觀察，垂聖明在當世。所以意見相合，吳越也可變做兄弟，像那由余子臧就是了；意見不合，那

末骨肉也會變成仇敵。像那丹朱象管叔蔡叔就是了。現在的人主，假使真的能夠有齊秦的明察，不學宋魯的偏聽，那末五霸的事業，不足以拿來比擬，而三王也容易做了。所以聖王覺悟，棄掉讓國給子之的心思，不喜田常虛偽的賢明；武王封比干的子孫，修孕婦的墳墓，所以功業佈滿於天下；爲什麼呢？因爲求善的心沒有厭倦啊。晉文公親近他的仇敵，卻能強霸諸侯；齊桓公用他的仇人，卻能統一天下；這是什麼道理呢？因爲仁慈殷勤，誠懇加在心裏，不能用虛偽的話來假借啊。至於那秦國用了商鞅的法令，東面挫弱韓魏，成爲天下的強國，可是結果卻用車子來分裂他的身體；越國用了大夫文種的謀畫，滅掉強悍的吳國，得能稱霸中國，卻就此誅戮他的身體。所以孫叔敖三次辭去宰相而不悔；陳仲子情願辭了三公的爵位，卻替人家灌園。現在的人主，果能除掉驕傲的心思，存着可報的意思，披開心腹，顯出本心，墮着肝膽，施德廣厚，待士有始有終，和他窮通相共，對於士的所求，並沒有吝惜；那麼桀的犬可以使牠吠堯帝，盜跖的客，可以使他刺許由；何況靠了萬乘的權威，得着聖王的資質呢！如此說來，那荆軻的滅除七族，要離的請吳王烹殺妻子，這樣的效忠君主，也不算什麼，難道值得和大王說起麼！

我聞得明月之珠，夜光之璧，在黑暗的時候，突然拋擲在路人的身上，人家沒有不拔劍怒目邪視的；爲什麼呢？因爲無緣無故突然拋到他的面前啊。彎曲的樹木的根本，曲折盤繞着，卻能做天子的車輿，因爲左右的人，已先替它介紹引用了。所以無緣無故就到他面前的東西，雖是拿出隨侯的珠，和氏的璧，也只有結着怨，不能得到人家的好感；有人先替他推薦，便是枯木朽株，也可樹立功勞，並且能永遠不忘。現在天下沒有官服的窮居的士人，置身於困苦的地境，雖有那堯禹的學術，挾着伊尹管仲的言論，懷了龍逢比干的忠心，然而素來

沒有像木根一般的被人推薦，雖是用盡精神，想披瀝忠心於當世的君主，那人主必定會和那拔劍而怒目邪視的樣子相同了。這是使得布衣的士人，卻不能成爲枯木朽株的資質了。所以聖王治世御俗，能夠像運用陶鈞一般的獨自教化百姓，卻不被卑亂的話所牽制，不被衆多的言語所侵奪。所以秦皇帝聽了中庶子蒙嘉的言語，去相信了荊軻，卻是圖窮七見；周文王打獵在涇渭，載了呂尙同歸，因此能夠統治天下。秦國信任了左右寵臣的說話而亡國，周朝用了像烏鳥集合一般的賢人而把天下得到。這是爲什麼呢？因爲他能跳出牽制的言語，超出世俗的議論，祇注意於昭明廣大的道理呢。現在的人主，沉溺於諂諛的說話，牽制於臣妾的意思，使曠達不羈的士人，和牛馬同槽，這便是鮑焦，所以要憤世了。我聞得盛飾入朝的人，不拿私情來污壞公義，砥礪名號的人，不拿利欲來毀傷行爲。所以里名叫做勝母，曾子不入；地名叫做朝歌，墨子回車。現在要想使得天下高尚曠達的士人，被威重的權力籠絡着，被尊貴的勢位脅迫着，違反了本來面目，污辱了品行，以事奉諂媚的人，求親近於左右，那末士人只有伏死在深山窮谷之間罷了，怎能盡他的忠信而走到宮闕的下面來呢！

## 司馬相如上書諫獵

西漢文

相如從上至長楊獵。○是時天子○方好自擊熊豕，馳逐羝獸。相如因上疏諫曰：「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，故力稱烏獲，捷言慶忌，勇期賁育。○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，獸亦宜然。今陛下好陵阻險，射猛獸，卒然遇逸材之獸，駭不存之地。○犯屬車之清塵，○輿不及還轅，○人不暇施巧，雖有烏獲、逢蒙之技，不得用，枯木朽株，盡爲難矣。是胡越起於轂下，○而羌夷接軫也，○豈不殆哉！」



雖萬全而無患，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。且夫清道而後行，中路而馳，猶時有銜槩之變。況乎涉豐草，騁邱墟，前有利獸之樂，而內無存變之意，其爲害也不難矣。夫輕萬乘之重，不以爲安樂，出萬有一危之塗，以爲娛，臣竊爲陛下不取也。蓋明者遠見於未萌，而知者避危於無形。固多藏於隱微，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。故鄙諺曰：「家索千金，坐不垂堂。」此言雖小，可以喻大。臣願陛下留意幸察！」

【註釋】 ①相如，漢成都人，複姓司馬，字長卿。長楊，宮名；本秦舊宮，漢修飾之以備行幸，宮中有垂楊數畝。故址在今陝西盤屋縣。 ②天子，漢武帝。 ③墊，古野字。 ④烏獲，秦武王力士，慶忌、吳王僚子，走甚捷。 ⑤賁，賁，皆古之勇士。 ⑥不存，不得安存。 ⑦屬車，王者侍從之車，亦曰副車。清塵，行而起塵，尊貴之意。 ⑧輿，車也。還，通旋。轅，駕車之木。 ⑨逢蒙，夏時善射者。 ⑩胡，北狄名。南越，國名，亦作南粵。轂，輪之正中，空其中爲貫軸處。 ⑪羌，西戎，其先出自三苗。夷，東夷。軫，車後橫木。 ⑫銜，馬勒口。鑿，車之鉤心。言車馬馳驅，恐馬勒或斷，鉤心或出，致有傾覆之患。 ⑬利獸，貪得其獸。 ⑭既，古禍字。 ⑮衆，同累。垂堂，近階承簷之地。言坐在堂下，恐瓦墮而受傷也。

【語譯】 司馬相如跟着武帝到長楊打獵。這時候，天子正喜歡自己射擊熊豕，驅逐野獸。相如因此上了一張奏章諷諫道：「我聞得人物有同類，而能力卻有不同的，所以力士首稱烏獲，捷行首推慶忌，勇敢要算孟賁。賁，照我的愚見，以爲人類中固然有這樣，獸類中也應當如此的。如今陛下喜歡登臨險阻的地方，親自射擊猛獸，如果突然遇到兇猛出衆的野獸，受驚於極危險的地方，衝犯隨從車輛的清塵，車子來不及旋轉，人也來不及施行靈巧的手段；這時候，雖有烏獲和逢蒙的技能，都不中用，路上的枯木朽株，都是險難了。如此說來，眞像胡越叛變在輦轂的下面，羌夷叛變在車後的橫木邊了，豈不是危險麼！即使是萬全而沒有禍患，可是打

獵的事，本來不是天子所宜接近的呢。並且清除了道路，在中路馳驅，尙且時常有馬勒或斷，鉤心或出的變動；何況跋涉在草莽深處，馳騁於邱墟之間，前面只貪着獵取野獸的樂趣，心裏卻沒有戒懼着禍變的發生，那末遭受着禍害，真是不難了！輕視了天子的尊重，不以爲安樂；到那萬分中有一分危險的路上，以爲歡娛，我私下考慮，實在爲陛下所不取的。因爲明察的人，能夠預先見到事情在尙未發動的時候；聰明的人，能夠避去危險。在尙未露出形跡的當兒，禍患本來都藏匿在隱微的地方，而發生在人們的忽略之中。所以俗語說：「家裏積了千金，就不坐在堂邊的屋簷下面。」這句話雖沒有什麼大道理，然而很可以把它譬喻大事。我願陛下留心着，請把我的話來詳細地考察一下！

### 李陵答蘇武書

西漢文

子卿①。足下勤宣令德，策名清時，榮問休暢，幸甚幸甚！遠託異國，昔人所悲，望風懷想，能不依依。昔者不遺，遠辱還答，慰誨勤勤，有踰骨肉。陵雖不敏，能不愧然。自從初降，以至今日，身之窮困，獨坐愁苦，終日無覩，但見異類。韋韞毳幕，以禦風雨；羶肉酪漿，以充飢渴；舉目言笑，誰與爲歡？胡地玄冰，邊土慘裂；但聞悲風蕭條之聲。涼秋九月，塞外草衰，夜不能寐，側耳遠聽，胡笳互動。牧馬悲鳴，吟嘯成羣，邊聲四起。晨坐聽之，不覺淚下。嗟乎！子卿，陵獨何心，能不悲哉！與子別後，益復無聊。上念老母，臨年，被戮，妻子無辜，並爲鯨鯢。身負國恩，爲世

所悲。子歸受榮，我留受辱，命也何如！身出禮義之鄉，而入無知之俗，違棄君親之恩，長爲蠻夷之域，傷已令先君○之嗣，更成戎狄之族，又自悲矣！功大罪小，不蒙明察，孤負陵心區區之意。每一念至，忽然忘生。陵不難刺○心以自明，勿頸以見志，願國家於我已矣，殺身無益，適足增羞，故每攘臂○忍辱，輒復苟活。左右之人，見陵如此，以爲不入耳之歡，來相勸勉，異方之樂，祇令人悲增忉怛○耳。嗟乎！子卿人之相知，貴相知心。前書倉卒，未盡所懷，故復略而言之。昔先帝○授陵步卒五千，出征絕域，五將失道，○陵獨遇戰，而裹萬里之糧，帥徒步之師，出天漢○之外，入彊胡之域，以五千之衆，對十萬之軍，策疲乏之兵，當新羈之馬，然猶斬將奪旗，追奔逐北，滅跡掃塵，斬其梟帥○。使三軍之士，視死如歸。陵也不才，希當大任，意謂此時，功難堪矣。匈奴○既敗，舉國興師，更練精兵，彊踰十萬。單于○臨陣，親自合圍，客主之形，既不相如，步馬之勢，又甚懸絕。疲兵再戰，一以當千，然猶扶乘創痛，決命爭首○。死傷積野，餘不滿百，而皆扶病，不任干戈。然陵振臂一呼，創病皆起，舉刃指虜，胡馬奔走。兵○盡矢窮，人無尺鐵，猶復徒手奮呼，爭爲先登。當此時也，天地爲陵震怒，戰士爲陵飲血。○單于謂陵不可復得，便欲引還，而賊臣○教之，遂使復戰。故陵不免耳。昔高皇帝以三十萬衆，困於平城○。當此之時，猛將如雲，謀臣如雨，然猶七日不食，僅乃得免。況當陵者，豈易爲力哉？而執事者云云，苟怨陵以不死○。然陵不死，罪也；子卿視陵，豈偷生

之士，而惜死之人哉？寧有背君親，捐妻子，而反爲利者乎？然陵不死，有所爲也，故欲如前書所言，報恩於國主耳。誠以虛死不如立節，滅名不如報德也。昔范蠡不殉會稽之恥，曹沫不死三敗之辱，卒復句踐之讎，報魯國之羞。區區之心，竊慕此耳。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，計未從而骨肉受刑，此陵之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。足下又云：「漢與功臣不薄。」子爲漢臣，安得不云爾乎？昔蕭樊囚繫，韓彭菹醢，鼂錯受戮，周魏見辜。其餘佐命，立功之士，賈誼、亞夫之徒，皆信命世之才，抱將相之具，而受小人之讒，並受禍敗之辱，卒使懷才受謗，能不得展。彼二子之遇舉，誰不爲之痛心哉！陵先將軍，功略蓋天地，義勇冠三軍，徒失貴臣之意，到身絕域之表。此功臣義士，所以負戟而長歎者也。何謂不薄哉！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，適萬乘之虜，遭時不遇，至於伏劍不顧，流離辛苦，幾死朔北之野。丁年奉使，皓首而歸，老母終堂，生妻去帷。此天下所希聞，古今所未有也。蠻貊之人，尙猶嘉子之節，況爲天下之主乎？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，受千乘之賞。聞子之歸，賜不過二百萬，位不過典屬國。無尺土之封，加子之勤，而妨功害能之臣，盡爲萬戶侯；親戚貪佞之類，悉爲廊廟宰。子尙如此，陵復何望哉！且漢厚誅陵以不死，薄賞子以守節，欲使遠聽之臣，望風馳命，此實難矣。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。陵雖孤恩，漢亦負德。昔人有言：「雖忠不烈，視死如歸。」陵誠能安，而主豈復能眷眷乎？男兒生以不

成名，死則葬蠻夷中，誰復能屈身稽顙。還向北闕，使刀筆之吏，弄其文墨耶。願足下勿復望陵，嗟乎子卿。夫復何言！相去萬里，人絕路殊，生爲別世之人，死爲異域之鬼，長與足下生死辭矣。幸謝故人，勉事聖君。足下胤子無恙，勿以爲念。努力自愛。時因北風，復惠德音。李陵頓首。

【註釋】 ①子卿，蘇武字。 ②令德，美德也。 ③策名，謂作官。清時，太平之時。 ④榮問，令聞也。問，名也。與聞通。休美也。暢，通也。 ⑤望風，遠望也。 ⑥依依，留戀之貌。 ⑦遺，拋棄也。 ⑧韋，皮也。韞，臂衣。音庇，獸之細毛。蕃，帳也。 ⑨羶肉，羊鼻之肉。酪漿，牲畜之乳漿。 ⑩玄冰，冰厚色黑。 ⑪慘裂，寒極而土裂。 ⑫胡笳，樂器。胡人捲蘆葉吹之。 ⑬牧馬，郊外之馬。 ⑭臨年，卽謂垂暮之年。 ⑮鯨鯢，喻不義之人。言無罪者亦被視爲不義之人而受誅戮。 ⑯先君，謂其父當戶。 ⑰刺音威，割開。 ⑱擣臂，奮臂。 ⑲怛怛，音刀但，悲傷也。 ⑳先帝，指武帝。 ㉑失道，謂相期而不至。 ㉒天漢，武帝年號。言師出漢朝疆域之外。 ㉓臬帥，勇將也。 ㉔匈奴，北狄之一。秦漢時最盛。領有今內外蒙古之地。 ㉕單于，匈奴稱其君長。 ㉖創音瘡，傷也。決命爭首，謂士卒皆用命爭先而戰。 ㉗兵兵器。 ㉘飲血，卽飲泣。

①賊臣，謂管敢。先亡入匈奴，至是告匈奴以漢無伏兵，故再與陵戰。 ②平城，縣名。漢置，故城在今山西大同縣東。昔漢高祖自將擊韓王信，爲匈奴圍於此，七日不得食，後用陳平祕計始得免。 ③執事，句，執事，指漢廷執事之人。苟若也，言若貴賤以不死而降。 ④范蠡，越大夫。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，越王句踐走於會稽，後用范蠡計始破吳。 ⑤曹沫，魯人。與齊三戰三敗，失其境土。後魯與齊盟，沫以匕首劫桓公，盡返魯侵地。沫音妹。 ⑥蕭，蕭何，以高祖修上林苑，窮極奢侈，勞民傷財，上書請止之。高祖怒，下廷尉械繫之。械繫，與械繫通，卽加桎梏於罪人而拘囚之也。樊噲，高祖病，有人惡樊噲，繫於呂后，乃譖之高祖，使絳侯代將，執噲詣長安，繫拘囚之。陳豨反，韓信在長安，欲應之，事覺，呂后使武士縛信，斬於長樂宮。彭越反，高祖赦之，遷處蜀道。呂后曰：「徙蜀自遺患，不如誅之。」遂夷三族。蒯越，音沮海，肉醬也。最錯，患諸侯強大，請削其地。後七國反，遂誅錯。周勃免相就國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，下廷尉捕治之。魏其侯竇嬰，坐灌夫罵丞相田蚡不敬，論棄市。 ⑦佐命，古稱創業之君，受天命而爲天子，其輔佐者謂之佐命。 ⑧賈誼，文帝欲任賈誼以公卿之位，絳灌灌馮敬之屬盡譖之，於是疏之不用，後出爲長

沙王太傅，亞夫梁孝王與周亞夫有隙，孝王每朝，嘗言其短，後謝病免相，以事下獄，嘔血而死。①命世，名高一世也。②先將軍，謂陵之祖李廣。③的貴臣，謂衛青。大將軍衛青擊匈奴，廣爲前將軍，青自部精兵，令廣出東道，東道迢遠，迷惑失道，大將軍因問失道狀，廣遂引刀自

到。④蘇武在武帝時出使匈奴，單于脅降，伏劍不屈，被徙於北海上，使牧羊，仍仗漢節，留十九年。⑤丁年，壯年。⑥皓首，老年白頭。

⑦終堂，謂死也。⑧去帷，謂嫁也。⑨貂貉，或字，東北夷。⑩茅土，古王者封五色土爲社，封諸侯，則割其方面之土以與之，直以

白茅，曰茅土。⑪千乘，諸侯之國。⑫蘇武自匈奴還，賜錢二百萬，即二千貫。⑬典屬國，官名，掌蠻夷降附者，秩中二千石。⑭廊

廟，朝廷。⑮脊脊，同瞻瞻，反顧貌。⑯稽顙，拜時以額觸地，稽音啓。⑰北闕，古王者建闕觀于宮殿之北，故曰北闕。⑱刀筆吏，掌

案牘之書吏。⑲故人，指霍光與上官桀。⑳胤子，武在匈奴娶胡婦，生子名通國，後歸漢。

【語譯】子卿足下：聽說你在祖國勤懇地宣揚美德，做官在太平的時世，名譽很優美，真是好極了！我遠

遠地託身在外國，這種生活，是從前的人所悲傷的；望風懷念着你，怎能不使我留戀呢？以前承你不棄，很遠的寫回信給我，對我很殷勤地安慰教誨，簡直超過自己骨肉的情誼，我雖是不敏，怎能不感慨呢？我自從初降到現在，身體窮困，獨坐愁苦，整天沒有什麼東西看見，所見到的，都是異類，戴着熟皮的袖套，住着毛氈的帳幕，藉以抵禦風雨；吃那羊臭的肉，飲那牲畜的乳漿，藉以充飢解渴。舉起眼來，想要談笑，可是有誰能夠合我的心意？胡地的冰，厚而色黑，邊土的地質凍得分裂，但聽得悲風蕭條的聲音。到了涼秋九月，塞外草衰，夜裏睡不着的時候，側耳遠聽，只聽得胡笳互相吹動，郊外的馬兒很悲涼的叫着，吟嘯成羣，邊地的聲音從四面起來。早晨起來，坐而聽之，不覺淚下。唉！子卿我獨是甚麼心腸，能夠不悲傷呢！

自從和你別後，愈加覺得無聊，上面思念老母，到了很老的年紀，還被誅戮；妻子沒有什麼罪孽，也一起遭到殺死；自己辜負了國恩，爲世人所悲傷。你回國受榮，我留在這裏受辱；命運如此，還有什麼可說呢？出身在禮

義的國家，卻到那無知的地方，違棄了君親的恩惠，終身留在蠻夷的區域，真是悲傷極了！使得先父的後嗣，更變成戎狄的一族，自己又是格外悲傷了！功大罪小，不蒙主上的明察，辜負了我心裏區區的意思，每一想到這裏，忽然忘掉性命，我不難刺心自盡，以明自己的心迹，割斷頸項，以見自己的志向；但是國家對我已恩斷義絕了，殺身無益，適足增羞，所以每每奮臂忍辱，再苟活在世上。左右的人，看見我這樣，拿一種不入耳的好話來互相勸勉，異方的快樂，祇是使人愈加感到悲痛罷了！

唉！子卿人的相知，貴乎相知彼此的心意。前信匆匆寫就，尙未說完我心中的意見，所以再約略的說一說：從前先帝授給我步卒五千，出征極遠的區域，五將失期不到，我獨自遇着匈奴的兵，和他們交戰，帶了萬里的軍糧，領了徒步的兵卒，出了國境的外面，到那強胡的地方，用了五千的兵衆，對敵十萬的大軍，驅使了疲乏的士卒，去抵當新上羈勒的馬匹，然而還斬將拔旗，追逐着奔逃敗北的敵人，滅去他們的足跡，如同掃蕩塵埃一般，更把他們的勇將殺掉，使得三軍的兵士，奮不顧身，把戰死看得如同得到歸宿一般。我沒有才幹，很少擔當這樣重大的責任，自以爲這時候的功勞，大得不能比擬了。匈奴既已戰敗，全國興師，再練精兵，數目超過十萬，他們的國王親自到陣前指揮着，實施包圍。客主的形勢既不相及，步兵馬兵的力量又相差很遠，疲乏的兵士起來再戰，一個人抵當一千個，然而還扶着創傷，忍住痛苦，爭先向前戰鬥。死傷的人，積滿了荒野，剩下的人，不滿一百，並且都有傷病在身，不堪繼續作戰；可是我奮臂一呼，受傷有病的人，都立刻起來拿了刀去殺敵，胡人的馬都嚇得轉身逃走；到了兵器已盡，箭已射完，各人的手中已沒有尺寸的鐵，卻還是空手奮呼，爭先恐後的上前。當這個時候，天地都爲我震怒，戰士都爲我飲泣，單于說我終不能給他們捉得，便要想領兵回去；但是

賊臣教導他，就此再戰，所以我終究不能免除這禍患了。我想從前高皇帝領了三十萬大軍，被匈奴的兵圍困在平城，當這個時候，猛將多得像雲一般，謀臣多得像雨一般，可是尙且有七天沒有食物吃，祇不過保全了自已的身子。何況像我這樣的人，難道是容易爲力的麼？如今漢朝執事者的議論，似乎責備我不能以身殉國，然而我的不死，固然是有罪孽的；你子卿看我，豈是偷生的士子，而是惜死的人物麼？豈有背離君親，拋棄妻子，卻反而自己爲利的麼？原來我的不死，要有所作爲呀。所以想照以前信上的說話，報恩給國主罷了。實因虛死不如立節，滅名不如報德呢。以前范蠡不殉會稽之恥，曹沫不死三敗之辱，後來范蠡終於復了句踐之仇，曹沫終於報了魯國之差。區區的私心，無非是羨慕這種的行爲罷了。不料志向未達，而怨恨已成，計策未就而骨肉已遭誅戮，這是我所以要仰天椎心而泣血的呢！你又說道：「漢朝待功臣不薄。」你是漢朝的臣子，怎能不這樣說呢？但是試看從前蕭何的械繫，樊噲的拘囚，韓信、彭越的剝成肉醬，鼂錯的受誅戮，周勃、魏其侯的見罪，其餘輔佐天子建立功勞的士人，賈誼、亞夫之類的，都確有名高一世的才幹，抱將相的度量，卻是受了小人的讒言，都遭禍患失敗的恥辱，終究懷了才情，受人毀謗，能力不得發展。像賈誼、亞夫的遠行，那一個人不替他們痛心呢！我的先將軍，功勞才略，蓋過天地，義氣勇敢，冠絕三軍，不過因爲失了貴臣的歡心，以致自刎在絕遠的地方。這是功臣義士所以要負戟而長嘆息的，怎麼可以說不薄呢！並且你以前單車出使，到萬乘的敵國，遭到那時運不佳，竟至於按劍自刎，不顧性命，顛沛流離，辛辛苦苦，牧羊北海，幾乎死在北方的荒野。壯年奉命出使，等到白髮歸國，老母已死，妻子別嫁，這種悲慘的遭遇，真是天下所少聽見，從古至今所沒有的。夷狄的人，尙且還要稱讚你的節操，何況做天下君主的人呢！我以爲你應當享受分封茅土的俸祿，受千乘的獎賞。但是聽說你



的歸國賞賜不過二百萬錢，位置不過典屬國，沒有一尺的封地賞你的勤勞；而那些妨功害能的臣子，都做萬戶侯；親戚貪佞的人，都做朝廷的大官。你還是這樣的待遇，我還有什麼希望呢！並且漢室對於我的不死，就行的着嚴重的誅戮；對於你的守節，祇給輕微的賞賜，這樣要想使遠方聽聞的臣子，望風來歸附，這真是難了！所以我每每想到，卻並不後悔呢。我雖是忘恩，漢朝亦是負德。從前的人有句話道：「雖不是十分忠烈的人，對於死也看得如同得到歸宿一般。」我固然能夠甘心如此，但主上豈能再對我顧念不忘呢？男兒活着不能成名，死了葬身在蠻夷的中間，誰再能夠屈身拜倒，回來向着北面的宮闕，使那刀筆之吏舞弄他的文墨呢？願你不要再希望我了！唉！子卿還有什麼話可說呢！相去萬里，人跡斷絕，道路遠隔，活着做另一世界的人，死了做異地的鬼，終身要和你生離死別，不能再見面了！敬謝我的舊友，勉力事奉聖君。你的兒子很好，請勿掛念。但願你努力自愛！時常對着北風，盼望你再回信寄來！李陵頓首。

### 路溫舒尙德緩刑書

西漢文

昭帝<sup>①</sup>崩，昌邑王賀廢<sup>②</sup>。宣帝<sup>③</sup>初卽位，路溫舒<sup>④</sup>上書，言宜尙德緩刑。其辭曰：「臣聞齊有無知之禍<sup>⑤</sup>，而桓公以興；晉有驪姬之難<sup>⑥</sup>，而文公用<sup>⑦</sup>。伯近世趙王<sup>⑧</sup>不終，諸呂作亂，而孝文爲太宗<sup>⑨</sup>。由是觀之，禍亂之作，將以開聖人也。故桓文扶微興壞，尊文武之業，澤加百姓，功潤諸侯，雖不及三王，天下歸仁焉。文帝永思至德，以承天心，崇仁義，省刑罰，通關梁<sup>⑩</sup>，一遠近<sup>⑪</sup>，敬賢如大賓，愛

民如赤子。○內恕情之所安，而施之於海內，是以囹圄○空虛，天下太平。夫繼變化之後，必有異舊之恩，此聖賢所以昭天命也。往者昭帝，卽世而無嗣，大臣憂戚，焦心合謀，皆以昌邑尊親，援而立之。然天不授命，淫亂其心，遂以自亡。深察禍變之故，迺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。故大將軍受命武帝，○股肱○漢國，披肝膽，決大計，黜亡義，立有德，○輔天而行，然後宗廟以安，天下咸寧。臣聞春秋正卽位，大一統○而慎始也。陛下初登至尊，與天合符，宜改前世之失，正始受命之統。滌煩文，○除民疾，存亡繼絕，○以應天意。臣聞秦有十失，○其一尙存，治獄之吏是也。秦之時，羞文學，好武勇，賤仁義之士，貴治獄之吏；正言者謂之誹謗，遏過者謂之妖言。故盛服先王，不用於世；忠良切言，皆鬱於胸；譽諛之聲，日滿於耳；虛美熏心，實禍蔽塞。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。方今天下，賴陛下恩厚，亡金革○之危，飢寒之患；父子夫妻，戮力安家；然太平未洽者，獄亂之也。夫獄者，天下之大命也；死者不可復生，鬻者不可復屬。○書曰：「與其殺不辜，寧失不經。」○今治獄吏則不然：上下相毆，以刻爲明。○深者獲公名，平者多後患。○故治獄之吏，皆欲人死，非憎人也，自安之道，在人死。是以死人之血，流離於市；被刑之徒，比肩而立。大辟○之計，歲以萬數。此仁聖之所以傷也。太平之未洽，凡以此也。夫人情安則樂生，痛則思死。極楚○之下，何求而不得？故囚人不勝痛，則飾辭以視。○之吏治者利其然，則指道以明之上，奏畏卻，○則鍛鍊而周內。

之。蓋奏當之成，雖咎繇聽之，猶以為死有餘辜。何則？成練者衆，文致之罪明也。是以獄吏專為深刻，殘賊而罔極，媮為一切，不顧國患。此世之大賊也。故俗語曰：「畫地為獄，議不入，刻木為吏，期不對。」此皆疾吏之風，悲痛之辭也。故天下之患，莫深於獄。敗法亂正，離親塞道，莫甚乎治獄之吏。此所謂一尚存者也。臣聞烏鳶之卵不毀，而後鳳凰集；誹謗之罪不誅，而後良言進。故古人有言：「山藪藏疾，川澤內污，瑾瑜匿惡，國君含詬。」唯陛下除誹謗，以招切言，開天下之口，廣箴諫之路，掃亡秦之失，尊文武之德，省法制，寬刑罰，以廢治獄，則太平之風，可興於世，永履和樂，與天罔極。天下幸甚！上善其言。

【註釋】

○昭帝，漢武帝之子，名弗陵。

○漢昭帝崩，無嗣，迎立昌邑王賀。即位後，荒淫昏亂，大將軍霍光率羣臣白太后廢之。

○宣帝，

武帝子戾太子之孫，名病已。

○路溫舒，漢東里人，字君長，為守廷尉吏。

○齊襄公無道，公孫無知弑而自立，齊人殺無知，迎公子糾。小白先

入，得立，是為桓公。

○驪姬，晉獻公妃，欲立其子奚齊，於獻公前謂三公子，公子申生自殺，重耳奔出，奔後重耳入晉為文公。○趙王，威夫

人生，名如意，為呂后所害。

○諸呂二句，呂產、呂祿，呂后封之為王，兵權歸之，欲危劉氏。諸大臣謀共誅之，迎立代王，是為孝文帝，廟號太宗。

○通關梁，謂過關市橋梁，祇加查察而不徵稅。

○言遠近之地統一也。○赤子，嬰兒也。○囹圄，牢獄。○武帝遊五柞宮，病篤，命

霍光立昭帝，行周公事。

○股肱，喻輔佐也。○黜亡義，即廢昌邑王。亡，古無字，立有德，指立宣帝。

○因正即位大一統，謂王者受命，即天子位，布政施教以統一天下。○頌文，帝法也。○存亡繼絕，謂使亡者存之，絕者繼之。○十失，指廢封建，重徵民工而築長城，鑄

金人，造阿房，焚書，坑儒，營驪山之冢，求不死之藥，使太子扶蘇監軍，用治獄之吏。○金革，兵甲也。○鑄，古絕字，屬音祝，連續。○寧

失不經，謂寧失之於寬縱。

○駭，古驅字，刻薄。○深者，深刻之人。平者，公平之人。○大辟，死刑。○梃楚，同鑿楚，撲楚之具，施

以杖刑，亦曰捶楚。

○視，通示。○卻，退下，指駁回。

○周內，多方組織以成其罪。內，同納。○奏當，斷罪。○咎繇，音高遙，即皋

陶、虞舜臣，造律立獄者。①言文飾致人罪，使明白而無疑。②媮、同偷，苟且。③謂雖係畫獄與木吏，尚不顧入而不顧對，皆愷獄吏之語。④鷹、鷂、鷂、鷂，狀似鷹。⑤蔽、物之聚處，藏疾，謂藏毒害。⑥瑾瑜、美玉也。

【語譯】 昭帝死後，昌邑王賀立了不久，便被廢掉，宣帝剛纔即位，路溫舒上了一張奏章，說應當崇尚道德，減輕刑罰。他的奏章上說道：「臣聞得齊國有公孫無知的禍難，桓公卻因此興起；晉國有驪姬的禍難，文公卻因此成了霸業；近世的趙王不得善終，好幾個姓呂的人作亂，孝文帝在後來卻能得到太宗的廟號。這樣看來，禍亂的所以發生，也許是開啓聖人呢。所以桓公和文公，扶助微弱，興起亡國，尊奉文王武王的法度，把恩澤施給百姓，把功績潤及諸侯，雖然比不上三王，可是天下的人，都已歸仁的了。文帝深謀遠慮，德行極高，能夠承受天道，崇尚仁義，減省刑罰，關梁上祇是查察而不徵稅，遠近的地方統一，敬重賢人，像敬重大賓，愛護百姓，像愛護小孩；裏面推想自己所安心的事，便去推行到海內，所以牢獄裏空虛無人，天下太平。原來接着政變以後，必定有異於舊時的恩典，這便是聖賢的所以昭明天命了。以前昭帝死了，沒有兒子，大臣憂慮而心焦，於是共同計畫着，都以爲昌邑王尊貴親近，推戴立他；可是上天不肯授命，淫亂他的心志，以致自己滅亡。臣深察所以發生禍患變亂的緣故，實在是皇天要引起至聖啊。故而大將軍霍光，受了武帝的付託，輔佐漢朝，披開肝膽，決定大計，廢除無義的人，立有德的聖君，依着天道行事，然後宗廟可以安定，天下都能太平。臣聞得春秋上要鄭重確定君王的即位，這是尊重一統而謹慎在開始的時候呢。陛下初登天子之位，和天道合符，應當改去前代的失策，正着方纔受命的大統，滌盪苛法，解除民衆的痛苦，把亡的保全他，把絕的繼續他，藉以應合天意。臣聞得秦有十種失策，現在還有一種存在着，那就是治獄的官吏。秦朝的時候，辱沒文學，愛好勇武，輕賤仁義的士

人，貴重治獄的官吏；對正言的人說他誹謗，對止過的人說他妖言，所以十分景仰先王的德行的人，不能見用於世；忠良懇切的言論，都悶在中心而不能發洩；稱讚諂諛的聲音，天天充滿在耳裏；虛榮華美的思想，薰滿在中心，被禍患蔽塞着；這都是秦朝的所以亡其天下了。現在的天下，靠了陛下的深恩厚德，沒有戰爭的危險和飢寒的患難；父子夫妻，協力同心，安定家庭；可是太平沒有完全和洽者，是刑獄擾亂到這樣的。想那刑獄的事，是有關天下人的生命的；死了不能再生，絕了不能再連。書經上說：『與其殺死無罪的人，寧可失之於寬縱。』如今治獄的官吏，卻並不如此，他們上下互相驅馳，把刻薄苛求當做明察；苛刻的得到了公平的名譽，真正公平的卻多生後患。所以治獄的官吏，都要人家死去，這並非他們和人家有什麼仇恨，原來保全自己的道理，就在於定人的死罪。所以死人的血，流在市朝上面；受刑的人，並肩而立；計算處死刑的人，每年有一萬多，這便是仁聖的人所以要悲傷了。太平的不能完全和洽，都是爲了這個緣故呢！

想那人情安定的時候，便喜歡生活着，痛苦的時候，便願意死去。在杖刑之下，有什麼求不着呢？所以犯人，不勝痛苦，便假設言詞來招供着；吏治的人，利用這一點，便指出理由來說明他罪孽的實在；上奏的時候，恐怕駁回，便鍛鍊成罪，很周密地把他歸納入法律的範圍。因爲斷定罪狀一經成立而上奏，雖是臬陶聽了，也以爲死有餘罪。這是什麼緣故呢？因爲供給他鍛鍊的口供很多，文飾而引人入罪的理由是很明白啊。因此獄吏專講苛刻，殘害人家，沒有窮盡，苟且做着一切的事情，不顧國家的大患；這是世上的大害呢。所以俗語說：『雖是畫地做牢獄，也不想進去；雖是刻木做獄吏，也不願和他相對。』這都是憎恨獄吏的風尚，悲痛的說話啊。所以天下的憂患，沒有比刑獄更深的；破壞法律，擾亂正道，離間親近，閉塞道義，沒有比治獄的官吏再厲害了；這便

是說還有一個失策存在着呢。臣聞得不毀壞烏鳶的卵，鳳凰方纔肯來聚集；不誅戮誹謗的罪，忠良的言論方纔能夠進來。所以古人有句話道：「山林裏藏着毒害，川澤中容納污穢，美玉藏着瑕點，國君忍受恥辱。」但願陛下除去誹謗的罪，藉以招致懇切的說話，開放着天下人的言論，擴大規諫的路徑，掃除亡秦的失策，尊奉文武的德行，減省法制，放寬刑罰，以資廢除嚴酷的獄吏；那末太平的風氣，可以興於世上，永遠達到和平快樂的境地，和天一般的沒有窮盡。天下的人幸福極了！」皇上看了這張奏章，以爲他的話說得很對。

### 楊惲報孫會宗書

西漢文

惲○既失爵位家居，治產業，起室宅，以財自娛。歲餘，其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○知略士也，○與惲書諫戒之。爲言大臣廢退，當闔門惶懼，爲可憐之意；不當治產業，通賓客，有稱譽。惲，宰相子，少顯朝廷，一朝晦昧，○語言見廢，內懷不服，報會宗書曰：「惲材朽行穢，文質無所底。○幸賴先人餘業，得備宿衛，○遭遇時變，○以獲爵位；終非其任，卒與禍會。足下哀其愚蒙，賜書教督，以所不及，殷勤甚厚。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，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。言鄙陋之愚心，若逆指而文過，○默而息乎，恐違孔氏『各言爾志』之義。故敢略陳其愚，唯君子察焉。惲家方隆盛時，乘朱輪，○者十人，位在列卿，爵爲通侯，總領從官，與聞政事。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，以宣德化；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，陪輔朝廷之遺忘。○已負竊位素餐，○之責久矣。懷祿貪勢，不能自退，遭遇變故，橫

被口語。○身幽北闕，妻子滿獄。○當此之時，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，豈意得全首領，復奉先人之邱墓乎？伏惟聖主之恩，不可勝量。君子游道，樂以忘憂；小人全軀，說以忘罪。竊自私念，過已大矣。行已虧矣，長爲農夫以沒世矣！是故身率妻子，戮力耕桑，灌園治產，以給公上。○不意當復用此爲譏議也。夫人情所不能止者，聖人弗禁。故君父至尊親，送其終也，有時而既。○臣之得罪，已三年矣。田家作苦，歲時伏臘，烹羊魚羔，○斗酒自勞。家本秦也，能爲秦聲；婦趙女也，雅善鼓瑟；奴婢歌者數人，酒後耳熱，仰天拊缶而呼烏烏。○其詩曰：『田彼南山，蕪穢不治；種一頃豆，落而爲萁。』○人生行樂耳，須富貴何時？是日也，拂衣而喜，奮袂○低昂，頓足起舞，誠荒淫無度，不知其不可也。○憚幸有餘祿，方糶賤販貴，逐什一之利；此賈豎○之事，汗辱之處，憚親行之。下流之人，衆毀所歸，不寒而栗。○雖雅知憚者，猶隨風而靡，尙何稱譽之有？董生○不云乎：『明明求仁義，常恐不能化民者，卿大夫意也；明明求財利，常恐困乏者，庶人之事也。』故道不同，不相爲謀。今子尙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！夫西河魏土，○文侯所興；○有段干木、田子方之遺風，○漂然○皆有節概，知去就之分。頃者，足下離舊土，臨安定；○安定山谷之間，昆戎○舊壤，子弟貪鄙，豈習俗之移人哉！於今迺睹子之志矣。方當盛漢之隆，願勉旃，○毋多談！

【註釋】○楊惲，漢華陰人，宣帝時任爲郎，後遷中郎將，與太僕藏長樂相忤，坐事，免爲庶人。○安定，郡名，漢置。今甘肅固原縣，其舊治。

太守官名，秩二千石。西河地名，卽今山西汾陽縣。孫會宗，西河人。①知略，謂有才智也。②曖昧，昏昧。③音暗。④底，至也。⑤宿衛，擔任禁

中警衛之官。⑥遭遇時變，指霍氏謀叛。⑦先聞知，霍氏伏誅，惲封平通侯。⑧惟其終始，謂思其受枉始末。⑨謂逆會宗意旨，而文飾己之

過失，指同旨。⑩朱輪，貴顯者車上之車輪。⑪遺忘，缺失。⑫素餐，素，空也。謂無功而空食祿。⑬口語，卽戴長樂所告之言。⑭北

闕，宮殿以北之闕觀。謂惲囚于北闕，不在常禁之所。妻子亦被囚。⑮給公上，納官中賦稅。⑯遂其終句，謂臣子遂君及父母之沒，喪不

過三年，其哀有時而既，盡也。⑰無音庖，烹煮之。羔，小羊。⑱缶，瓦器，秦人擊之以節歌。烏烏，秦之歌呼聲。⑲田耕種，無穢草不治

貌。喻朝廷荒亂，頃田百畝，糞卽豆莖。喻賢人被棄。⑳衷，同袖。㉑賈豎，詆辱商人之詞。賈，音古。㉒栗，同慄。㉓董生，卽董仲舒，漢

廣川人。㉔魏土，言會宗之故鄉西河，乃戰國時魏地。㉕文侯，魏國賢君。㉖段干木，戰國晉人，居於魏。田子方，戰國魏人，二人俱係

大賢。㉗漂，通飄。漂然，高遠貌。㉘安定，見上第二註。㉙昆戎，西戎。㉚旃，音專，語尾助詞，義同「之」字。

【語譯】 楊惲既經失去了爵位而住在家裏，便治理產業，建造房屋，用錢財來使自己娛樂。隔了一年多，

他的朋友安定太守西河人孫會宗——是一個有智謀的士人——寫給惲一封信，向他諫誡。說大臣在廢退

的時候，應當閉門恐懼，做出可憐的樣子；不應當治理產業，結交賓客，受人家的稱讚。楊惲本來是一個宰相的

兒子，年輕的時候，就在朝廷上做大官，一旦失了時運，爲了幾句說話罷官，心裏很不舒服；因此寫信答復孫會

宗道：「我的材幹朽敗，品行卑污，儀表和資質，都沒有什麼好。幸而靠了先人的餘業，能够做了皇上侍衛的官；

因爲遇到霍氏的變亂，得以封到了爵位。然而終於不能勝任，結果難免與禍患相值。承你哀憐我的愚笨，賜書

教訓，督察我所不及，情意很是殷勤。可是我私下卻恨你不去深想這事的原委，倒反而曲從着流俗的毀譽啊。

如果你表白我鄙陋的愚意，便好像不服從你的見解而要掩飾我自己的過失；若是默然不說，恐怕有違孔

氏「各言爾志」的意義，所以敢約略陳述我的愚衷，請你垂察吧！



我家在興盛的時候，坐朱輪車，有十個人，職位都在列卿中，官爵又是通侯，帶領侍從的官員，參與政事，卻不能在這時候有所建議表白，以宣揚德化；又不能和那些大官們同心協力，輔佐朝廷上所顧不到的事情；受到『竊位素餐』的責備，已有好久了。只因爲懷想祿位，貪戀權勢，不能自己引退，所以遭到了變故，橫受人家的告發，自己幽閉在北面的宮闕中，妻和子都拘禁在牢獄裏。當這個時候，自以爲誅滅家族，還不能抵當我的罪孽，那裏知道仍能保全我的頭顱，再奉祀先人的墳墓呢！伏想聖主的恩典，是深得不可以細細地度量的。君子游在道義中，快樂得把憂患都忘卻；小人只保全了軀體，就喜歡得把罪過都忘掉。我私下想着自己的過失，已是大了，行爲已有虧缺了，只能終身做着農夫度完這一世了。所以親自領了妻子，盡力從事於耕田種桑，灌園治產，以供給官家的賦稅。不料現在你卻還要拿這種事情來譏議着我呢！大概人情所不能止住的，聖人也不能禁止。所以從君父而至尊親，在送了他的終之後，那心中的悲哀，也有窮盡的時候。我的得罪已有三年了，處在田家，苦力工作，每到冬夏時節，便烹煮了大羊小羊，拿斗酒自己慰勞。我家本是秦人，能够唱着秦聲；我的妻是趙女，很會彈瑟；奴婢能夠歌唱的，也有幾個人。酒後耳熱，便頭仰着天，手擊着缶，嘴裏就嗚嗚地唱起來。所唱的詩句道：『種田在那南山下，荒蕪得不去治理，種了一百畝的豆，豆落了祇剩了莢。』人生在世，無非行樂罷了，等待富貴，要等到什麼時候呢？在這一天，把衣服拂拭一下，覺得非常歡喜，又把衣袖揮得高低不定的，頓着腳起來舞蹈，真是荒淫無度，不自知其不可以呢！我僥倖有先人的餘祿，正在買賤賣貴，收取十分之一的利潤；這是商人的事情，污辱的地方，我也親自去做的。下流的人，就會被許多壞話所聚集，這真使我害怕得不寒而慄了。雖是很知道我的人，尙且要隨着衆人而譏議，還有什麼可以稱譽呢？董生不是說過麼：『明明求

仁義，常常恐怕不能化導百姓的，這是卿大夫的志向；明明求財利，還是常常恐怕困乏的，這是平民的事情。』所以意志不同的，不能够一同謀劃。現在你怎能再用卿大夫的法度來責備我呢！那西河是魏地，魏文侯是在這裏興起的，有段干木和田子方的遺風，居民都有很高遠的節操和氣概，知道去就的分別。現在你離開了舊時的地方，到那安定去；安定是在山谷的中間，本是西戎的舊地，百姓大都是貪鄙的，難道風俗和習慣，真會改變你的思想麼！到了現在，我方纔明瞭你的志向了！如今正在漢朝興盛的時候，願你替國家努力着，不要再多說這種話了！

### 光武帝臨淄勞耿弇

東漢文

車駕至臨淄，自勞軍，羣臣大會。帝謂弇曰：「昔韓信破歷下，以開基；今將軍攻祝阿，以發迹；此皆齊之西界，功足相方。而韓信襲擊已降，將軍獨拔勍敵，其功乃難於信也。又田橫烹酈生，及田橫降，高帝詔衛尉不聽爲仇。張步前亦殺伏隆。若步來歸命，吾當詔大司徒釋其怨，又事尤相類也。將軍前在南陽，建此大策，常以爲落落難合，有志者事竟成也。」

〔註釋〕

○臨淄，縣名，漢置，卽今山東臨淄縣。是時張步屯祝阿，耿弇擊拔之，進攻臨淄，又拔之。

○弇，音奄，耿弇，東漢茂陵人，事光武，積

功累拜建威大將軍，封好時侯。

○歷下，地名，故城在今山東歷城縣治西。

○祝阿，古名祝柯，故城在今山東長清縣東北。阿，音烏。

○方，比也。○韓信襲擊已降，高祖使酈食其說齊王田廣及其相國田橫，橫以爲然，罷備漢守禦。韓信用蒯通計，襲齊歷下軍，遂至臨淄，橫以酈生獻

已，烹之。

○田橫，秦人，本齊王田氏族，韓信既破齊王廣，橫遂自立爲齊王。漢滅項羽，橫與其徒屬五百人，亡入海島中。高祖使人召之，橫詣洛

陽，未至三十里，因思不願北面而事，遂自殺。○衛尉、掌門衛屯兵之官，指其弟鳳商。高帝恐商與田橫爲仇，詔鳳商曰：「橫卽至，敢動者族之。」  
①張步、琅瑯人。光武初起，步擁衆據本郡，光武遣伏隆拜步爲東萊太守，步欲自王，遂殺隆，旋爲耿弇所敗，降漢。伏隆，字伯文，以節操立名，步欲留隆共守二州，隆不從，爲步所殺。  
②大司徒，官名，指伏隆父湛。  
③南陽，謂春陵，故城在今湖北棗陽縣東。建此大策，謂請收穀兵，定彭寵，取張豐，平張步等。  
④落落難合，謂其志大，恐疏闊而難成。

【語譯】光武帝的車駕到臨淄的地方，親自慰勞軍士，許多臣子集合在一處。光武帝對耿弇說道：「從前韓信攻破了歷下，開了王侯的基業，現在將軍攻下了祝阿而發跡，這都是齊地的西界，功勞足以相比。然而韓信偷打已經撤除了守備的人，將軍獨攻克實力雄厚的敵人，這功勞實在比韓信更加艱難啊！以前田橫因受酈生的欺騙，把他烹殺，等到田橫降的時候，高帝下詔戒飭酈生的弟弟，不可把田橫當做仇人。張步以前也曾殺死伏隆，如果張步來歸順，我也一定要下詔給大司徒伏湛，解除他的怨恨，這又是極相像的事情了。將軍以前在南陽地方，建立這偉大的計劃，常以爲志氣太大，恐怕疏闊而難於成功，到了現在，才知道具有志向的，要做的事情畢竟會成功啊！」

### 馬援誡兄子嚴敦書

東漢文

援兄子嚴敦，○並喜譏議，而通輕俠客。○援前在交趾，○還書誡之曰：「吾欲汝曹○聞人過失，如聞父母之名，耳可得聞，口不可得言也。好議論人長短，妄是非正法，此吾所大惡也。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。汝曹知吾惡之甚矣，所以復言者，施衿結縵，○申父母之戒，欲使汝曹不忘之耳！」

龍伯高<sup>①</sup>敦厚周慎，口無擇言，<sup>②</sup>謙約節儉，廉公有威。<sup>③</sup>吾愛之重之，願汝曹效之。杜季良<sup>④</sup>豪俠好義，憂人之憂，樂人之樂，清濁無所失；<sup>⑤</sup>父喪致客，數郡畢至。吾愛之重之，不願汝曹效也。效伯高不得，猶爲謹敕之士；所謂「刻鵠不成尚類鶩」<sup>⑥</sup>者也。效季良不得，陷爲天下輕薄子；所謂「畫虎不成反類狗」者也。訖今季良尙未可知，郡將下車輒切齒，<sup>⑦</sup>州郡以爲言，吾常爲寒心，是以不願子孫效也。」

【註釋】①馬援，東漢茂陵人，字文淵。嚴、敦、援二姓名。

②言輕易交好俠客。

③交趾，地名。漢置交趾郡，即今安南北部之東京州。光武

帝建武中，帝拜援伏波將軍，征交趾，平之。

④曹，輩也。

⑤紿，結帶。幘巾，謂女嫁時，父母送女，親爲施紿結紿，申其訓誡也。

⑥龍伯高，漢京兆人。光武時爲越騎校尉，豪俠好義。

⑦清濁，兆人。光武時爲山都長。

⑧口無擇言，謂不喜調議。

⑨廉明公正而有威儀。

⑩杜季良，漢京兆人。光武時爲越騎校尉，豪俠好義。

⑪清濁無所失，謂善惡皆結交。

⑫鵠，鳥名，似雁而大，一名天鵠。鶩，音務，鴨也。

⑬下車，官吏到任。切齒，齒相磨切，喻憤恨之甚。

【語譯】

馬援的姪兒嚴和敦，都喜歡譏笑議論人家，並且輕易和一般俠客交遊。馬援以前在交趾的時候，寫了一封信，教訓他們道：「我要你們聽見人家的過失，如同聽見父母的名字，耳朵裏可以聽見，嘴裏卻不可以說出。喜歡講人家的長短，胡亂地議論正當的法度，這是我所痛恨的，情願死去，不情願聽見子孫有這種的行爲的！你們已經知道我平時痛恨這事的了，所以再要對你們說起者，好像女子出嫁，父母替她掛上結帶，繫着幘巾，申明父母的訓誡一般，要使你們永久不忘罷了。龍伯高的爲人，敦行厚道，周到謹慎，不議論人家的好歹，謙恭信實，節用儉樸，清廉公正，很有威儀；我敬愛他，看重他，願你們學他。杜季良的爲人，豪情俠骨，急公好

好，謙恭信實，節用儉樸，清廉公正，很有威儀；我敬愛他，看重他，願你們學他。杜季良的爲人，豪情俠骨，急公好

義憂人之憂，樂人之樂，無論善惡的人，他都肯結交。父喪的時候，招致賓客，幾郡的人都到。我也敬愛他，看重他，但不願你們學他。因為學龍伯高學不成功，還可以做一個謹慎端正的士人，所謂「刻鵠不成還像鴨」呢。學杜季良學不成功，陷為天下輕薄的人，那就叫做「畫虎不成反像狗」了。現在季良這人究竟怎樣，還未可知，不過郡將到任的時候，每每有十分恨他的樣子，州郡的人都這麼說，我常常替他寒心，所以不願意我的子孫學他啊。」

### 諸葛亮前出師表

後漢文

臣亮言：先帝創業未半，而中道崩殂。今天下三分，益州疲敝，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。然侍衛之臣，不懈於內；忠志之士，忘身於外者，蓋追先帝之殊遇，欲報之於陛下也。誠宜開張聖聽，以光先帝遺德，恢宏志士之氣，不宜妄自菲薄，引喻失義，以塞忠諫之路也。宮中府中，俱為一體，陟罰臧否，不宜異同。若有作姦犯科，及為忠善者，宜付有司，論其刑賞，以昭陛下平明之治，不宜偏私，使內外異法也。侍中侍郎郭攸之、費禕、董允等，此皆良實，志慮忠純，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。愚以為宮中之事，事無大小，悉以咨之，然後施行，必能裨補闕漏，有所廣益。將軍向寵，性行淑均，曉暢軍事，試用於昔日，先帝稱之曰能，是以眾議舉寵以為督。愚以為營中之事，事無大小，悉以咨之，必能使行陣和睦，優劣得所也。親賢臣，遠小人，此先漢所以興隆也；親小人，遠賢臣，此

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待亡，還不如去攻伐他的好。因了這個緣故，所以毅然付託臣而毫不懷疑。臣受命的日子，睡覺不能夠安着枕席，飲食不知道辨別滋味。想到北伐，應當先定南方。所以五月裏渡過瀘水，深入那不能種植的荒野之地，兩日間只吃一天的糧食。臣並非自己不知道愛惜身體，祇因王業不可以偏安在蜀都，所以冒了艱危，想接續先帝的遺志。而一般議論的人，以爲這並不是上策。現在的魏賊，恰巧疲乏在西方，又有事在東邊，兵法上貴乎趁人家的勞苦而進攻，這正是進趨的時機了。如今謹將這些事情說明在下面：想那高帝的明察，可比日月，謀臣的計劃，非常的深刻，然而還跋涉艱險，身受創傷，經過了這許多危險，纔能安定。現在陛下不及高帝，謀臣不及張良和陳平，卻要想用久遠的計策來取勝人家，安坐而平定天下，這是臣不解的第一件。劉繇、王朗，現在已各自佔據州郡；陛下議論安危，談論計策，往往引證古時的聖人，用人則妒忌賢能，許多疑惑，充滿腹內，辦事則畏首畏尾，許多難處，塞在胸中。今年不戰，明年不征，使得孫策安然強大，就此兼併江東，這是臣不解的第二件。曹操的智力計策，着實超過別人；他的用兵，很像孫臧、吳起，然而還被困在南陽，遇險在烏巢，危急在祁連，遭逼在黎陽，幾乎敗在北山，險些兒死在潼關，經過了這許多的危險，到後來纔得僭稱國號，在一時罷了。何況臣的才幹薄弱，卻想不到危險而去平定着，這是臣不解的第三件。曹操五次攻打昌霸不下，四次越過巢湖不成，任用了李服，而李服圖謀不軌，委任了夏侯淵，而夏侯淵敗亡。先帝每每稱道曹操是能幹的，竟尙有這樣的失敗，何況像臣這樣的沒用，怎能一定得勝呢？這是臣不解的第四件。自從臣到了漢中，中間只隔一年罷了，然而喪亡了趙雲、陽羣、馬玉、閻芝、丁立、白壽、劉郃、鄧銅等人，和部曲的長官、屯兵的將士七十多個，衝鋒的將官，無有其敵的，賚叟、青羌，以及散騎武騎，又喪亡了一千多人。這都是幾十年之內所集合四方的精銳，不是一州的地方所

有的，倘再隔了幾年，那就要損失三分之二了，還拿什麼來對付敵人？這是臣不解的第五件。現在百姓窮困，兵將疲弱，然而戰事是絕對不可停止的；戰事不可停止，那末攻擊和防禦，其勞力與費用，正是相等；而陛下並不早早的打算它，卻想拿一州的地方，和賊人持久，這是臣不解的第六件。

最難平的，是天下的事情。以前先帝戰敗在荊州，當這個時候，曹操拍手稱快，說天下已經平定。可是後來先帝東面連合吳越，西面取了巴蜀，領兵北伐，把夏侯淵的頭割下來，這是曹操的失計，卻是漢朝的事業將要成功呢。然而後來東吳又違背了盟約，關雲長遭到陣亡，先帝爲復仇起見，在秭歸作戰，又遭敗北，曹丕稱了帝號。凡事都是這樣，難以預料，臣只有不辭勞苦，盡我的力量，到死方休就是了。至於事情的成敗利鈍，不是臣的見識所能預先料到的了！